

魏以新譯

歐  
戰

時  
之  
德

國

冊上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戰時之德國

公用圖書  
歐惜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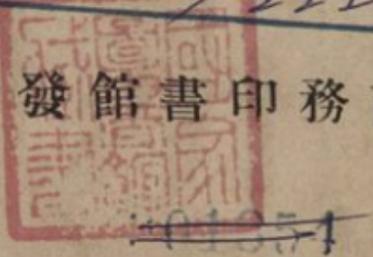


上册  
波麥堡新著  
魏以新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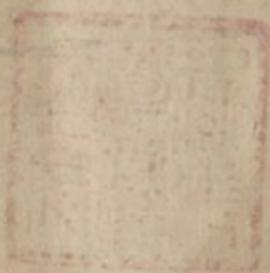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4662
類號	734.30 / 2220 ✓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C662
類號	737.58 / 222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共圖書館  
圖書



## 序言

關於世界大戰的書籍已經有許多了。有的確定事變的歷史過程，有的以研究前線和國內的精神現象爲目的。

抱着十分明顯的意思，我要在這本書中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本書要把戰事現象和精神現象溶而爲一。它的敘述是根據忠實研究的結果，竭力保持戰事的活潑面目。

研究的結果是固定不移的。活潑面目卻有消逝的恐懼。我們今天離德國在四面楚歌，周圍抵抗敵人的那些年代，似乎已經十分遼遠了。

戰爭是殘酷的，它的要求是毫不假借的。觀察它的面目需要勇氣。

我爲那些曾經做過這一千多萬大軍的肢體的人們做這本書，我要在這裏討論他們的功業。我爲那些因爲子弟死在外面，願意聽取他們死時的一個活潑印象的人們做這本書。我爲那些要

使他的兒子們明白那些年度的狀況如何，支配我們的感覺如何，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如何的父母們做這本書。

我亦爲那些只由談論或由偶然看見墓碑而知道戰事的青年做這本書。

我發行這本書，我不怕我所指出的戰事的殘酷面目使人恐怖。個個人都應該睜開眼睛把它看看。

這樣，那些因戰事而捨生的人們的遺囑，纔可以當做傳給我們的遺產。那遺囑說的是要勇猛剛強，要有戰友情誼和愛祖國的情緒。

章爾內·波麥堡

149.50  
8676  
27  
v.1  
譯者序言

本書作者波麥堡 (Werner Baumelburg) 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生於德國萊茵省摩塞爾河畔之特拉巴赫 (Trarbach a. d. Mosel)。歐戰期間以少尉資格參與凡爾登戰役，得頭二等鐵十字勳章。一九二一年在柏林任國防部德國軍人報紙編輯，後任德國普通日報政治欄編輯。一九二四年任杜塞爾多夫新聞 (Düsseldorfer Nachrichten) 的編輯。一九二六年辭去一切職務，專事著作。一九三三年任德國文學研究院院長。其著作有：

- 一、都窩孟之戰 (Donau mont, 1925)。
- 二、一九一四年的伊彭 (Ypern 1914, 1925)。
- 三、羅累托之戰 (Loretto, 1927)。
- 四、萊茵河史 (Der Strom Rhein, 1925)。
- 五、一九一七年的福郎登 (Flandern 1917, 1928)。

譯者序言

國家圖書館



002407497

六、四面楚歌之德國 (Sperrfeuer um Deutschland, 1929 直譯應爲封鎖射擊中的德國)  
七、菩塞米勒的一班兵 (Die Gruppe Bosenmüller, 1930 爲敘述凡爾登戰役經歷的長篇小說)

八、鎖鏈中的德國 (Deutschland in Ketten, 1931 戰後德國史)

九、杜鵑與十二使徒 (Der Kuckuck und die zwölf Apostel, 1931 長篇小說)

一〇、俾斯麥建國 (Bismarck gründet das Reich, 1932)

一一、神愛誰 (Wen die Götter lieben, 1933 描寫空軍的短篇小說)

一二、鐵律 (Das eiserne Gesetz, 1934 敘述前線作戰經歷的長篇小說)

一三、霍亨斯陶蒙族的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von Hohenstaufen, 1934)

此外尚有：

一四、威廉第二與菩羅 (Wilhelm II. und Bülow)

一五、俾斯麥執政 (Bismarck greift zum Steuer)

一六、工作是將來 (*Arbeit ist Zukunft*)。

一七、一九一七年的兵士 (*Soldat von 1917*)。

一八、少年國家 (*Das jugendliche Reich*, 1933)。

而以這本綜合敘述世界大戰中德國內政外交，社會經濟，作戰計劃及士兵經歷的四面楚歌之德國為最有名，在德國被譽為關於世界大戰的一本最好的書。

介紹我譯這本書的是我的老師歐特曼教授 (Prof. Dr. Wilhelm Othmer, 1882—1934) 可惜我開始譯的時候，他已經逝世了！在我譯這本書的時候，德國友人國立同濟大學德文教授賴恩瓦特博士 (Dr. Otto Rheinwald) 和沙德先生 (Franz Schade) 都抽空給我幫了許多的忙；而沙德先生因曾親與大戰，故所助尤多。全書譯成之後，友人徐德麟兄及親戚田小經先生曾把譯文看過一遍，校正了許多地方。我對於他們的盛意與忍耐，應表示萬分的謝忱！

譯文附注釋九百餘條，自信有些注釋，可使讀者對於正文得到比較深刻的印象。  
業餘譯書，錯誤在所不免，若蒙賢達指正，極為銘感。  
一九三六，三十，於吳淞。魏以新

## 譯者其他譯述

<u>閔豪生奇遊記</u>	華通	\$0.40
<u>格林童話全集</u>	商務	2.40
<u>德國史綱</u>	商務	1.30
<u>興登堡自傳</u>	商務	1.60
<u>戰爭</u>	華通	2.40
<u>國防軍</u>	商務	0.20
<u>懺悔</u> (俟刊)		
<u>世界大戰之釀成</u>	鍾山	0.20
<u>中譯德文書籍目錄</u> (同濟工學季刊第三期抽印本)		

Der Übersetzer dieses Buches hat auch die folgenden Werke aus dem Deutsch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1. Bürger: Münchhausen.
2. Brüder Grimm: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3. Haller: 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4. Hindenburg: Aus meinem Leben.
5. Renn: Krieg.
6. Seeckt: Die Reichswehr.
7. Storm: Ein Bekenntnis.
8. Wegerer: Wie es zum Grossen Kriege kam.

Ausserdem hat er auch verfasst:

9. Liste der deutschen Bücher, die bisher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worden sind.

## 獻辭

本書所敘的事件是由一個人寫的。但是著者的精神，卻服從造成那些事件的羣衆的精神。一千三百萬德國人穿過軍衣，其中有六百萬人流過血，差不多有兩百萬人沒有回國。那些回國的人，散在德國各地，各人做他分內的工作。但是他們都曾服從過一種理想，一種意志，一種運命。在那些艱難困苦的年代裏，有個名字照耀其他一切。他是信條，希望和信心。我代表一千多萬生者和死者的意思，把這本書獻給

興登堡

當做一種誓約和自白。

此書綜合敘述世界大戰的事變，描寫勇敢的德國前線兵士的感覺，我在忠實回憶我生死的戰友之中，接受著者的獻辭，甚為感謝。但願那在大戰中四個艱難困苦的年代裏鼓舞在戰地和國內一切德國人的精神，為愛祖國而犧牲，而團結一致的精神，從新在德國民族中出現！

德國大元帥大總統與登堡



# 目錄

## 第一卷 爲生存而戰

- 第一章 塞拉熱窩的槍擊……………一
- 第二章 突擊列日……………一四
- 第三章 巴黎郊外……………二八
- 第四章 松山……………四八
- 第五章 瑪倫河畔的戲劇……………七八
- 第六章 伊彭之戰……………一〇四
- 第七章 進攻波蘭……………一二八
- 第八章 喀爾巴阡山與馬蘇爾湖……………一四四

- 第九章 巡洋艦戰，殖民地與封鎖……………一六三
- 第十章 香賓，羅累托，阿拉斯……………一九七
- 第十一章 勒謨山，華沙，維爾納……………二一八
- 第十二章 伊孫左河，達達尼爾海峽，塞爾維亞……………二四九

## 第二卷 受了束縛

- 第十三章 進攻凡爾登……………二七一
- 第十四章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三〇四
- 第十五章 索姆之戰……………三二四
- 第十六章 興登堡……………三五三
- 第十七章 羅馬尼亞……………三六六
- 第十八章 斯卡革拉克……………三九〇

第十九章 軍隊與本國……………四二二

第二十章 美國人的十字軍……………四四七

第二十一章 各種準備……………四六八

第二十二章 三次春季戰爭……………四九九

### 第三卷 崩潰

第二十三章 議和的決定……………五二三

第二十四章 福郎登……………五五四

第二十五章 從伊孫左河到皮阿味河……………五七七

第二十六章 東方的議和……………六〇一

第二十七章 快要解決了……………六二五

第二十八章 大戰……………六四九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到瑪倫河畔·····	六八一
第三十章	劇變·····	七〇五
第三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上的崩潰·····	七四〇
第三十二章	投降·····	七五七
第三十三章	十一月·····	七八四
第三十四章	敗者受禍·····	八一〇

第一卷 爲生存而戰





## 第一章 塞拉熱窩<sup>1</sup>的槍擊

一九一二年秋，俄國大公尼可來·尼可來百維次<sup>2</sup>，以俄帝國代表的資格，參與法國的軍事大演習，在饒行宴會上，舉起充滿香賓酒泡的玻璃杯，在法國軍官與高采烈，掌聲雷動之下叫道：「我祝我們將來共同的勝利諸君，我們到柏林再會！」

當時俄國對於戰事的準備，還沒有完成。監督給與俄國的幾十億借款的用途，以便增加俄國向德進軍的速度，是法國政府當局和法國參謀本部不斷的心思。不久又有新借款。因欲由波蘭進軍，該區鐵路尙待急需改良的原故。

同年十二月，列強在倫敦開巴爾幹大會議。該會宗旨在阻止巴爾幹同盟因遵奉俄國意旨，脫

1 Sarajevo 南斯拉夫的城市，波斯尼亞州的首府，人口六萬六千，回教徒佔百分之三十五。

2 Nikolai Nikolaiewitsch (1858—1929) 歐戰初爲俄軍總司令，一九一五年免職。

離土耳其羈絆而爆發的戰事。雖有德奧兩國的反抗，土耳其仍退出歐洲，只剩下一塊不關重要的尖端。亞爾巴尼亞藉以獨立，但尙遭巴爾幹諸國反對，因爲它們也想瓜分該地。

列強以最大的壓力，想使那些貪婪無厭的戰勝國度就範。它們當中兩個最大的國家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因分贓不均而起衝突，又互相廝打起來。希臘站在塞爾維亞方面，羅馬尼亞一向都立於局外，但以後突擊保加利亞之背，取得了該國一塊好土地。在對土戰事中，保加利亞所負的責任最重，現在卻被人圍攻。它在這個衆寡懸殊的戰鬪中，弄得殘廢衰弱了。塞爾維亞便因此得到了福利。

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夢，快到成熟時期了。俄國在巴爾幹戰事和倫敦會議中給了很好的助力。倫敦會議原是想整理巴爾幹，但是徒勞無功，是年，一九一二年，九月，英法兩國海軍部的代表，在數年詳細討論之後，簽訂了英法海軍協約。該協約係規定一旦對德作戰，雙方艦隊合作的辦法。英國保護全部北海及法國北岸。法國擔任地中海的防務，因爲它們還不知道，那在條約上爲三國

同盟之一員的意大利，究竟要站在那一方面。

不久又有陸軍合作協定，把這協約加以補充，這協約遂有其特殊歷史。本年二月，何爾敦<sup>4</sup>淹留柏林，與德皇討論英、德兩國艦隊建造調協事件。這種協調自然只有德國放棄其建造艦隊計劃之一部方能成功。首相柏特曼·何爾味悉<sup>5</sup>看到德國四鄰都在備戰，與英成立政治諒解，殊爲必需，對於此舉，甚爲歡迎。當然他也向英國提出交換條件，即一旦德國在大陸被攻擊時，英國確允中立。

何爾敦個人對於何爾味悉的各種建議是同意的，但是英國政府把他撤回了。英國拒絕這種妥協，說這種談判有損於英國對其他列強的友誼。

假若只是德國一方面犧牲，減少它的艦隊，英國定要與德成立諒解。但是要逼着英國自己發表一種鮮明的態度，它卻不幹。反之，英國因爲海軍合作與陸軍協定，與法國早已成立了一種密切

4 Lord Haldane (1856—1928) 英國陸軍總長，創設參謀本部，改革大學。

5 Bethmann Hollweg (1856—1921) 於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年任德國首相，著有世界大戰之觀察。

的關係，它的要務只是在明白表示它對付中歐列強的一種資格。不久，英俄又成立諒解，消滅兩方在亞洲西部政策的舊衝突。

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勢異常緊張，有一觸即發之勢。

俄國與法國締結最後的數十億大借款。該款係作建造對奧對德軍事鐵路之用，是大家公開承認的。是年二月，俄國御前會議，規定「作戰秩序」。俄國外交總長薩索諾夫<sup>6</sup>，在御前會議宣言，或許俄國在最近就應「實行它的歷史使命」去統制博斯普魯斯峽與達達尼爾海峽<sup>7</sup>，這個目的只有藉一個歐洲戰事纔能達到，是沒有疑惑的。

塞爾維亞已經得到了俄國祕密的允許，將來把奧國的波斯尼亞省據為己有。俄國人也沒有想到，戰事恰在本年爆發。雖然政治方面的準備可算業已完成，但在軍事方面，卻還有許多缺點。最

6 See below (1861—1927)

俄國政治家，歐戰爆發時任外長。

7 Bosphorus and Dardanellen 海峽名，在歐亞兩洲之間，前在馬爾馬拉海北，通黑海，後在馬爾馬拉海東，通愛琴海。

後一次的法國借款尙未成功。或許從法國方面還可得到較多的援助。加之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損失太大，還要幾年去恢復元氣，嚴格組織現有的武力。法國人到處都給他幫忙。

這時候法國差不多已經達到了武裝和平的最高限度。政府因為不斷的復仇呼聲，和第二次摩洛哥衝突而激起的民氣，於毫不費力之下，得到國會同意，採取三年兵役制度，馬上就見諸實行。爲要盡量縮短過渡時期，一次召集了兩個年度的兵。自從許多年來，法國各殖民地的軍事組織已經達到了這種地步：卽一旦發生戰事，馬上就可召集五十萬摩洛哥人和塞內加爾人，作對德奧之用。

一九一四年，在歐洲有八十二萬七千的法國人作平時軍隊。換言之，卽每百人中有一·一六人當兵。在德國，百人中只有一·一二，奧國只有〇·九〇。法國一旦動員，可作戰的軍士有三百七十八萬一千。在德國只有三百八十二萬二千，雖然它幾乎有三千萬住民。法國每個住民，在一九一四年平時預算中，所負之軍事捐稅達三十三馬克，德國只有二十馬克。至於借給俄國之數十億，尙

不在內。

德國因爲人民的努力勤苦，聰明才智，以及前代政治家的精敏強幹，國勢繁昌，人民熙來攘往，安居樂業。作戰只有損失，和平則有所得。但是也應該懂得時代的象徵。一個被敵兵包圍的民族，安享虛偽的和平，毫想不到滅亡時期的到來，是無價值的民族。

在前世紀中葉，誰也料不到德國到一九一三年有一百二十五億馬克的進口與出口貿易，爲世上第二商業國。較大不列顛只差四十五億；美國居第三位，只有一百一十億。一八七一年俾斯麥創造的新德國，計有居民四千一百萬。不久德國領土便不敷用。在以下數十年，每年平均有二十萬成年人僑居他國。但德國工商業發展的速度，更超過人口的增加率。一九一四年德國境內人口計六千八百萬。僑居人數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減至平均每年二萬二千人，已經不關重要了。

德國只是逡巡不決，將信將疑地，以試探的步驟，踏上殖民政策的路，它因爲工商業的發達，不得不如此。它的努力不要刺激任何人，不要惹起任何人的怨恨。德國的深自檢束以及在大陸上的

態度，可以卡普里微。做首相，所訂以東非桑給巴爾島換北海的小小岩石地帶里爾郭蘭島<sup>10</sup>作證明。

當英法兩國互分世上沒有業主的地方時，德國得到一點小地方便已心滿意足。德國殖民政策的速度，遠在德國經濟發展速度之後。當德國最後想到要下決心去積極行動時，世界已經分配完了。

德國要想保護商業，必須採取一切列強所有的政治原則，即強大的戰艦。建造戰艦使英國成了德國最激烈的敵人，因為戰艦是德國商業發展極迅速的，最有力最明顯的表示。

英國因為自己武備無力以及特殊地勢關係，看到德國建造艦隊，無疑地感着生命的威脅。它以為只有它在海上有絕對的支配勢力，方纔安全。這是英國的傳統政策，假若有個強國要恫嚇英

9 Capri (1831—39) 普魯士將軍於一八九〇—一九四年任首相。

10 Helgoland 原屬什列斯威·好斯敦公國，一八〇七年屬英，一八九〇年，德國以桑給巴爾島 (Zanzibar) 與英

國交換。

國海上王的地位，它就要用這個原則去對付。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波斯尼亞首府塞拉熱窩的街上，一個塞爾維亞的大學生，放了幾次連珠手槍。奧匈皇儲斐迪南<sup>11</sup>大公夫婦因以殞命。

這幾槍的回聲播於歐洲，震動了全世界。

塞爾維亞人爲什末這樣恨奧匈皇儲呢？

充滿了爲十九世紀特徵的民族國家理想的塞爾維亞，盼望奧匈老皇約瑟<sup>12</sup>速死，等得不耐煩了。一切世人知道，老皇是個令人敬畏的人物，只有他能團結多瑙帝國<sup>13</sup>傾向分裂的各民族。

11 Franz Ferdinand (1863—1914)

生平欲合斯拉夫各族，組成一自治國，與奧匈鼎足而立，而以奧皇主之，所謂

三重主義是也。

12 Franz Joseph (1830—1916)

自一八四八年爲奧皇，所歷之事變爲一八五九年喪失倫巴第及威尼西亞；一八

六六年對普作戰；一九〇八年取波黑兩洲；世界大戰的爆發。

13 門匈奧帝國。

皇儲斐迪南也抱着團結各民族的思想。他努力改革內政，使複雜的民族歸於妥協，繼續約瑟的事業。他以調停敵黨創造新天地爲己任。

但是如此，那大塞爾維亞計劃就難實現了。那計劃只有粉碎奧匈帝國纔能成功。於是皇儲成了塞爾維亞的障礙，非消滅他不可。

奧匈老皇的家中，曾發生過許多不幸事件<sup>14</sup>，是個極可憐的人，他於七月四日致函與他同盟的德皇，說奧匈帝國對塞俄兩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煽動行爲，再不能袖手旁觀了。塞拉熱窩的凶行應該有個報復。

德皇威廉在答書內表示，他也以爲情勢嚴重。但雖如此，他仍照例到北歐去旅行。又德國政府方面，在頭幾天也很慎重。他們以爲不致惹起戰事的糾紛，只從事外交工作已足。當戰禍迫於眉睫，日趨鮮明時，德國尙努力一種和平政策。

<sup>14</sup> 奧皇之弟麥克西米倫伏誅於墨西哥；其子魯多爾夫暴卒於獵舍；后伊沙里伯遊幸日內瓦，又被刺於無政府黨，現在其姪——即皇儲——又遭橫死。

七月二十二日，奧國駐德大使，把已經由維也納發出，正在到柏爾格刺德途中的哀的美敦書的本文，通知德國政府。首相覺得內容過於嚴厲，且以事前未與彼磋商爲異。

哀的美敦書於七月二十三日在柏爾格刺德遞交，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宣言，判決宣傳大塞爾維亞主義者的罪，將來再加以懲罰。在塞京審訊暗殺秘密組織——即負有惡名之國民共勵協會——時，奧匈當派委員參加。哀的美敦書限兩日答復。

次日，塞爾維亞向俄國求計，並在聖彼得堡聲明，要按計行事。第三天，塞政府答復奧匈政府。回牒中對於維也納要求的各點大致都予接受，其他各點則以不得要領及支吾之辭作復。它的目的是要過幾天再去決定。俄國需要時間與它的各大協約國去磋商。

柏林、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維也納和羅馬間的電報，往來不絕。這衝突是不是「地方事件」呢？英德兩國一致努力，想把它變作地方事件。俄英兩國要奧國把答復哀的美敦書的期限延長兩天。德國在維也納對於此項建議甚是贊成，並且鄭重聲明，假若奧國不尊重它的忠告，德國是不

願捲入不可料的世界戰禍的。柏林方面又要求維也納直接同聖彼得堡談判。

但是這個緊急的報告來得太晚了。

在暗中操縱的列強，大權在握的聖彼得堡，工作較爲迅速。俄國的援助是一定的了，所以塞爾維亞在遞回牒給奧國之前，就下全軍動員令。住塞奧國公使要求出境護照，於七月二十五離開柏爾格拉德。爲回答塞爾維亞動員起見，奧皇約瑟也令若干軍團動員，以對塞爾維亞。

俄國在表面上，還是同英德兩國共同努力，把這項衝突變作地方事件，但在暗地裏，在事實上早已不當這個腳色了。當外交談判尙在進行之際，俄皇於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的夜間，已經規定「作戰準備時期」的開始，實際就是部分動員。

還總是在北歐旅行的德皇威廉，以電報與俄皇磋商，俄皇雖已署名於那使戰事難於避免的文件之下，但語言中仍充滿了酷愛和平的音調。

奧國因爲塞爾維亞的動員，又因調停中止，不得不有所舉動，遂於六月二十八日向塞宣戰。它現在還是小心，怕幹出惹起俄國敵視的行爲。變作「地方事件」的最後可能性仍然存在——只

要俄國願意。

但是俄國不願意。七月十九日，它叫敖得薩<sup>16</sup>，基輔<sup>17</sup>，莫斯科和喀山<sup>18</sup>各軍團準備出師。十三個軍團向奧國開進。

於是維也納宣言沒有辦法，只得令它的隊伍全體動員。

德皇威廉又懇求俄皇，停止俄國的軍事準備。當俄皇作不得要領的答復時，他的左右強迫他下全部軍隊動員令。他們要在德國之前動員完畢。

現在大禍幾乎不能避免了。人們只能作個最後的嘗試，使戰事只限於東南。一切都以英法兩國的態度為轉移。

但是各個腳色都準備得過於悠久，過於徹底，再不能中止了。英國在巴黎宣言，它要遵守一九

16 Odessa 在烏克蘭，臨黑海北岸，人口四二〇，八六五。

17 Kiev 烏克蘭城市，在聶伯河右岸，人口五一三，六四〇，為蘇聯第三大城。

18 Krasn 蘇俄薩爾自治共和國首府，在傑爾加河左岸，人口一七九，二一〇。

一二年的協定。換句話說，即德法有衝突時，它要站在法國方面。法國政府免除了一切憂慮，在巴黎極明白地告訴德國大使說，如果俄與奧德有了衝突，它不能守中立，只能按照他自己的利益，決定它的行動。於是不作別的聲明，就令全部法軍動員。其實好幾天來已在從事動員的準備了。

這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

德國又令人在倫敦詢問，假若德國擔保，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並且於將來締結和約時不損害法國及其殖民地，英國是否要守中立。倫敦清清楚楚地說，它要保留自由行動。實際上，英國已爲法俄兩國羈絆着了。

前一天，德皇宣佈「鄰近戰事的狀態。」現在，八月一日，動員令佈滿全國。同時又對俄宣戰。德國政府太按規則，太誠實了，八月三日，也向法國提出宣戰書，別國戰而不宣，它卻要宣而後戰。準備決鬪的槍聲，這時候在各國境界上都響了。

## 第二章 突擊列日<sup>1</sup>

田裏麥子都黃了，可以割了。割麥的人放下長柄鐮刀，跑到兵營裏去。

工廠的煙筒不出煙了。在鍋爐下煽火的人，擦去汗額上煤煙，向家鄉告別。

一陣狂風暴雨吹過赤日炎炎，八月天氣的德國。吹到高級學校教室裏，利那間教室就空空如也。吹到各會社和工廠的辦公室，使室內突然靜止。吹到各大學講堂裏，把裏面的人都吹散了。吹動了每座安居樂業的房屋。不管父親的憂慮和母親的痛苦了，不管妻室兒女和雙親了。吹起了一種高於一切聲音的叫喊：「一切爲鄉里！一切爲國家！」

要想馬上容納一切報名的志願兵，是不可能的事。那些未被收錄的人，彷彿失戀者一般，從這個補充營跑到那個補充營，極爲失望。在當局未諒其熱誠，容納他們以前，他們覺得自己是下等人。

<sup>1</sup> Lutich 比利時的省會，對德邊境要塞，在繆司河 Ourthe 入馬斯河之口，人口一六八·三〇〇。

隊伍都非常忙碌，要實行動員和出發的巨大任務。它們彷彿是一座一切極細齒輪都互相連鎖的鐘，現在開始走動。幾個單簡的用略語作成的電報，使一切變作巨大的運動，照着分針進行。全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了一個別的方向。國家的面目變了，到處發生了些神祕的現象。一付巨大的機器，因為輕微的一撞，便運動工作起來——從這一分鐘起，全國沒有東西不是這付機器的一部了。

頭幾列兵車已經向西開去了，過萊茵河向亞亨<sup>2</sup>，經摩賽耳<sup>3</sup>，谷向特里爾<sup>4</sup>，沿拿赫河<sup>5</sup>向紮布律克<sup>6</sup>，過普法爾茨<sup>7</sup>和亞爾薩斯<sup>8</sup>。兵士戴着鋼盔，盔上插着鮮花，繫着皮帶，皮帶上的扣子

2 Aachen 普魯士萊茵省的道治，與比利時交界，人口一五四·六八二。

3 Mosel 萊茵左岸支流。

4 Trier 萊茵省的城市，濱摩賽耳河，人口七一，一〇〇。

5 die Nahe 萊茵左岸支流。

6 Saarbrück 薩爾區的首府，在薩爾河畔，人口一二六，〇〇〇。

7 Pfalz 巴威邦的一省，在萊茵河左岸。

8 Elsass 萊茵河與瓦斯根林（Wagenwald）中間之地，原屬德，現屬法。

閃閃發光，穿着灰色軍服，大家笑容滿面。

柏林國會對面，有一座用紅色沙石造成的，朴素的，正方形的大房子，前面立着老毛奇<sup>9</sup>的紀念碑，那便是參謀本部。在和平時代很少人提起它。參謀本部軍官的褲子上有一條特別鮮紅色的線，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軍隊中學識最優秀的分子。

在下動員令的一刹那，這座房子就成了德國野戰軍組成的整個巨大機械的神經中樞。

自從一九〇六年老毛奇的繼承者史里芬<sup>10</sup>離職以來，主持參謀本部者，便是老毛奇姪兒赫穆·毛奇<sup>11</sup>元帥，他是個天性沈靜，淡泊自甘，勤勉服務，憂國憂民的人物。他的身體不算頂好。戰禍

<sup>9</sup> Helmut Gf. v. Moltke (1800—1891)

德意志參謀本部的創設者，計劃丹麥、普奧、普法三戰役，其戰略為

「分途進軍，聯合攻擊。」

<sup>10</sup> Alfred Gf. v. Schlieffen (1833—1913)

亦譯士里芬，希里芬，戰略家，一八九一—一九〇六年為普魯士參謀

總長，作向俄法二面進軍計劃。研究漢尼拔的坎尼 (Canna) 之戰，即以包圍殲滅敵軍取勝之原理。

<sup>11</sup> Helmut v. Moltke (1848—1916)

大戰爆發時之德軍參謀總長，因未完全遵守史里芬的作戰計劃故有瑪

倫河之敗，一九一四年九月免職。

迫於眉睫時，他正在某溫泉療養。

動員持續到五天。人們奉令行事，不用再去問參謀本部。三百多萬人，差不多一百萬匹馬，近六千尊的各種口徑的礮，幾十萬的駛行器具，都應該從動員地點，運輸到東西兩方軍隊集中的地點去。

在下動員令十五天之後，在完全動員十天之後，每個人。每匹馬，每尊礮，每掛車，都要各就各位。軍隊都在邊境上準備前進。

史里芬伯爵留了一個遺囑把他的同事和繼承者，那遺囑是參謀本部全體的信條。在俄國大軍尚未完全調集，德國東部未遭陷沒以前，應該在西方決戰，空出手來。不只是戰勝法人，卻要殲滅法人。只是戰略上的勝利，對於德國情勢，還是等於失敗。

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用一個強大的右翼和一個薄弱的左翼去猛攻。準備比利時站在德國敵人方面，是這個戰略的前提。

大家都知道法國人作戰的計劃。他們先要舉行一次大攻擊，經過洛林<sup>12</sup>向馬因斯<sup>13</sup>突擊。他

們腦筋中嘗是記着麥因線<sup>14</sup>。當德國以稀薄兵力的左翼抵制這個突擊時——這突擊因德國兵力雄厚及進行極速的原故，是不能實行的——德國的主力軍筆直衝過比利時，在法國北部與敵軍相遇，逐漸壓迫法軍北翼，包圍法國主力軍及已登岸之英軍，打一個解決戰事的仗，作一次規模宏大的坎泥<sup>15</sup>之戰。因法國以全力建築東部要塞網，所以只有這個唯一的作戰法。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破壞比利時的中立。

德國規定了七路大軍為西方作戰之用。第一，二，三，四，五路軍，在亞亨與麥次<sup>16</sup>之間。它們的任務，是按照史里芬的計劃以麥次為旋回點，經過比利時盧森堡，作一個巨大的鈎狀旋回到法國去，

12 Lothringen 為萊茵河與服給嶺森林間之地帶，原屬德，現隸法。

13 Mainz 萊茵黑森省的省城，與麥因河口相對，人口一三四，〇〇〇。

14 Meimlie 舊北德同盟與南德各邦之境界，因麥因河得名。

15 Annase 意大利亞浦里亞的地名，公元前二一六年漢尼拔包圍羅馬軍隊於此，殲五萬人，虜一萬人。參看註10。

16 Metz 法國城市及要塞，濱摩賽耳河，人口七萬。

在那裏決戰，七八兩路軍隊集中在麥次與服給增森林<sup>17</sup>及服給增森林與瑞士邊境上。它們應該等着，看法國是否要突擊洛林且如何突擊洛林。

向東進軍的目的頗有限制。擔任東境防務的只有第八路軍。集中在普魯士的邊境上。窩易爾士<sup>18</sup>將軍的後備軍團，保衛上細勒西亞<sup>19</sup>，作與奧人的連絡體。

奧國的參謀總長是孔刺德·馮·霍真度夫<sup>20</sup>。他是一位能幹的，思想敏捷的將軍，富有韜略，德國的忠實的同盟者，同時也是他皇室的黨臣。強大的奧國軍隊都調向塞爾維亞。不過那向塞開進的三路大軍之一，應於進軍完畢之後，馬上就調到俄國戰場上去。

這是德國統帥部沒有想到的事，它自始就把塞爾維亞當做副戰場，盼望奧國的大軍去對付俄國，以便在此時間內，德國能够在西方決戰。電報飛來飛去。但是孔刺德以為已經開始的運動，若

17 Vogesen 萊茵上流低平原的西境山脈。

18 Woyrsch, R. v., (1847—1920) 以一九一五波外悉塞爾河著名。

19 Oberschlesien 細勒西亞的東南部。看第七章註4。

20 Gonrad von Hötendorf (1852—1925) 在戰時期為一九二一—二七。

欲移調，恐有危險。

他甚至於相信，一面強壓塞爾維亞，令其屈伏，爲奧匈帝國爭面子，一面猛烈攻擊集中在加里西亞東邊的俄國主力軍。他的計劃很勇敢，也很俠義。他要以這個攻擊，盡量羈絆許多俄國的軍團，以便減輕東方陣線上北部德軍的厲害的防禦工作，並幫助創造對法迅速得勝的前提。

在東方，約有二十萬德軍，九十萬奧軍，合計兩國聯軍一百一十萬與約近三百萬的俄軍對抗。八月二日的晚上，德國駐在布魯塞爾<sup>21</sup>的公使去訪比國政府，遞交德國政府的公文。德國首相要求德軍假道比境，保證比利時的安全，並給以相當的賠償，要比利時立刻答覆。

人人都知道，比利時的中立，只是表面上的事。比法兩國早已有軍事協定。比境要塞的構造，只是單獨對付德國。比利時的軍隊已經在向德國境上集中。

八月三日，比王亞爾伯特<sup>22</sup>把德國的行動通知英國政府，並請求在外交上加以援助。

21 Brussels 比利時的京城。

22 Albert (1875—1934)

於是英國住德大使，迅速拜訪德國首相，要求嚴格尊重比利時的中立。英國知道，德國進軍的事就令只有幾天陷於狼狽之境，法國就可以建立很大的功業。首相向大使聲明，就令比利時站在德國敵人方面，德國仍保證，沒有掠奪比利時領土的野心。但是要德國看到法國從比利時進軍，不加抵抗，卻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皇帝在柏林宮中，向國會議員們說：「我不認得黨派了，只認得德意志人，」議員在國會裏的討論，都與十分嚴重的情勢相適合。沒有擾亂的事。一種濃厚的興高采烈的氣象支配着議會，就是社會民主黨也決定加入各黨派的統一戰線。許多議員都願穿灰色軍服去作戰。戰事借款，差不多已一致同意了。

首相何爾味悉從政府旁聽席的座位上起來，以斬釘截鐵的話語，申明德國非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不可。

這件事還要候議會決定。事實上，只是曝露一種已有的現狀而已。英國大使到國會中首相辦公室裏，再請首相保證德國尊重比利時的中立。首相只得回答他，說這時候德國隊伍已經過了比

利時的境界。雖然如此，他仍補上一句，說若果英國要守中立，德國仍願實踐它最末次的聲明。

大使興辭而出。柏林和倫敦之間，又有一次電報往返。

三小時之後，大使向首相報告，要首相宣言，德國停止在比利時的行動，撤回它的隊伍。宣言以夜半爲期。如果屆時不發宣言，大使就要遵命請求發給護照，起程回國。於是德國與英作戰。

在德法兩國沿境警戒相觸的服給燧森林中，第一個德國人，胸口受了敵人的鎗彈，脰臂向上倒到地下。第一個死者臥在草中。

幾隻德國輕巡洋艦，開足全部機力，衝過波羅的海到里堡<sup>23</sup>，向俄國港埠射擊溜彈。先遣部隊，在東普魯士邊境上，與急馳的哥薩克發生小衝突。

此處彼處的軍隊還在預備開拔。雖然振作全副精力，在兩星期內還不能終了。直到終了以前，一種激昂不能忍耐的空氣，震動着那供給子弟的國土。

23 Libau 萊多尼亞庫爾蘭省城。在波羅的海與里堡港之間，人口五七,二四〇。

需要兩星期嗎？

幾天之後，正如在緊張的空氣中來了一道明亮的閃光一樣，德國戰勝的消息傳來了，這項勝利比從前在紮布律克附近攻陷斯皮赫棱山<sup>24</sup>還要光榮，比攻擊度柏爾<sup>25</sup>堡壘還要勇敢，那是一大串連接而來的事件的可喜預兆。

列日攻下了！

這個保障馬斯河的大要塞，比利時的角柱，落到德國人手裏了。鐘聲振盪全國。家家屋頂上都掛着旗，幾星期都不會捲藏。

列日封鎖着經過馬斯谷的進軍大道。佔據它是實行史里芬偉大作戰計劃的先決條件。爲了略得該地，採取了非常的處置。

24 die Spicherer Hoehen 斯皮赫棱爲奧普魯士交界之洛林村名，斯皮赫棱山在其北，高達三四一米達，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爲德軍攻下。

25 Dneppi 丹麥村名，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八日腓特烈·卡爾親王攻陷該地之堡壘。

26 die Maas 流經法國東部，比利時，荷蘭，入於北海。

幾旅爲作戰還不十分充足的步兵，踏過了比利時境界，與比利時人射擊，按照命令，於八月五日的晚上，站在要塞禁止地帶的東邊和南邊。一陣騎兵在前面馳騁，達到要塞區域之內，被擊潰殲滅了。

深夜裏那幾旅開始前進。在它們行軍縱隊之間有堡壘威脅着。到處都有急烈的步兵戰。比利時人頑強地抵抗。便衣隊和狙擊兵殺死了許多德國人。那勇敢的計劃似乎難於實行了。

第十四旅步兵在中央慢慢前進。厄米息<sup>27</sup>將軍，全部攻擊支隊的司令，騎着馬在各營前進縱隊之間走。魯登多夫<sup>28</sup>少將在他跟前。他是二路軍的副參謀長，該軍現集合於亞亨。他的長官派他

27 Emmich。

28 Erich Ludendorff 生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一九一四年八月攻下比利時列日要塞，任第八路軍參謀長，歐戰

中與登堡的主要助手，也有人稱他是歐戰后期德國的「狄克推多」。一九二二年爲德國人民自由黨的首領；一九二三年參與奧明與希特勒暴動，一九二四年爲國社黨的國會議員，一九二八年與希特勒脫離關係。松山（看本書第四章）同盟的保護者。反對天主教，基督教，共濟會會員及猶太人。著有我的戰時回憶錄，超乎政治以上的勢力（指猶太人與基督教）及全民族戰爭論等書。（中國有張君勱譯本，又有董問樞譯本，名全民戰爭。）

到厄米息那裏來，以便在最近處參與攻擊列日的事。

這一旅人現在開始作戰。從生籬中發出的側射，使各連都感受不安。德國人沒有充分的礮兵。加之天黑了，阻礙任何運動。

比利時的各堡壘開始射擊。

魯登多夫觀察那因黑暗越發增大的紛亂。他們離列日還遠。別旅沒有消息。它們大約還在堡壘帶以外。

天未亮之前，第十四旅的旅長吳索夫戰死了。魯登多夫自動擔任司令，統率他手邊所有的隊伍，毫不躊躇的朝前進。重新作戰，不久又沈寂下去。

最後穿過了堡壘線。在大熱的天氣之下，迅速前進。比利時人自天亮以來就退讓了，沒有作戰。他們因為德軍勇猛的突擊，完全癱呆了。

將近中午，在火熱的進行之後，魯登多夫帶着他的一旅人，達到列日舊教堂西邊的山上。白旗

在上面飄揚。比利時人顯然不知道敵人是如何的少。但是當德人派軍使去要求交割全城時，又被拒絕了。

晚上來了。夜色又廣佈着，危險可怕。沒有燎火的閃光，更談不到露營了。但是燒着房屋的悽慘的火光好像紅點一樣，照着山上。人們彷彿在一座島上，懸在空中，但是並不動搖。

八月一日清早，完成了未之前聞的事業。德國的散兵線從山上下撲列日，佔據了城中馬斯河的各橋樑，經過惶恐不知所措居民羣隊之中，達到內城。比利時的守備兵，在德軍初度要求時便繳了械。大部分比利時的軍隊早已退卻了。

城市是得到了。但縣內周圍的堡壘還沒有一個落到德國人手裏。它們還沒有嗅着鎗子氣味。戰事的幸福來幫助。比利時的反抗崩潰了。幾天之後，德國的重砲兵就可以作射擊的準備了。在新製四十二公分白砲的強烈可怕的奇蹟之前，一座一座的小要塞都被擊破了。八月十五日，那最後最堅固的稜堡，隆星<sup>30</sup>砲臺被擊得粉碎。它那堅固的裝鐵砲塔破烈了。司令交出他的武

器。

馬斯河的門打開了。一位非常的鐵匠把鎖劈開了。  
現在可以照着史里芬的意志去作事了。



第二章 巴黎郊外<sup>1</sup>

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怖，穿過協約各國的統帥部。法國作戰計劃，以比利時在北方強頑抵抗為前提，現在發生了第一個破口。但是還有那慕爾，還有安特衛普<sup>2</sup>。沒有攻下比利時的野戰軍，還不會全來作戰。並且他們沒有料到，德國的楔子是如何厲害，它的尖兵只是攻擊列日的人。

法軍總司令霞飛<sup>3</sup>，當時還覺得應該照着他那深思熟慮的進軍方向走，不必改變。

他的軍團集中在法國東方要塞壁壘後面，茅波易格<sup>4</sup>，蒙美第<sup>5</sup>，凡爾登<sup>6</sup>，都爾<sup>7</sup>，厄比納爾

1 Namur 比利時那慕爾省省會，要塞，在松布爾(Sambre)河入馬斯河之處，人口三二五〇〇，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曾為德軍所佔。

2 Antwerpen 亦譯安凡爾斯，為比利時最大商埠，歐洲第三大商埠，濱些耳德河，距海八十公里，有要塞，人口四二七

二四七。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曾為德軍所佔。

3 Joffre (1852—1931)

4 Manbeuge 法國城市與要塞，人口二三四〇〇，一九一四年九月曾為德軍所佔。

8 和柏爾福 9 之間。法國第一路軍與第二路軍以厄比納爾及都爾爲根據，準備攻擊洛林。第三路，四路五路軍，在凡爾登，沙龍 10 和美最耳 11 與沙勒微爾 12，組成一個三角形，眼光注射着東北兩方，等着從盧森堡 13 和比利時南部來的德國人。英國費費起 14 元帥率領遠征隊，集合在茅波易格周圍，準備與法軍左翼的作戰聯絡，目前靜候情勢的發展。他們以爲在陣地的老後面，可以從容地做

5 Montmedy 法國縣城與舊要塞，在亞爾丁，人口二八〇〇，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爲德軍佔領。

6 Verdun 法國縣城與要塞，濱馬斯河，人口二萬九千三百，歐戰期間，德軍攻之未下，損失極大。

7 Toul 法國城市與要塞，濱摩塞耳河及萊茵鴨倫運河，人口一萬二千。

8 Ephenal 法國城名。

9 Belfort 法國要塞，在服給嶺森林與朱辣山脈之間，歐戰中爲法軍在亞爾薩斯境邊之主要據點。

10 Chalons 法國瑪倫區城市及法國最大軍車演習場，一九一四年鴨倫河大戰時爲法軍大本營。

11 Mezeres 法國城名，濱馬斯河，一九一四—一五爲德軍大本營所在地。

12 Charleville 在美最耳對岸，一九一四—一六年爲德軍大本營所在地。

13 Luxembourg 大公國，在比利時東部。

14 French (1352—1925) 一九一四—一五年爲英軍總司令，一九一八—二一年爲愛爾蘭總督。

他們的進軍事務。

當在列日附近作戰的時候，德國最高統帥部令騎兵第二軍團在馬尉慈<sup>15</sup>將軍指揮之下，繞過列日的北部。到八月十二日，大本營直轄騎兵在繼續搜索戰鬥之下，把比利時人趕到格忒河<sup>16</sup>的後面。

聚集在萊茵省北部的德國一、二兩路軍，攻下了列日，現在因為這種動作，可以變更它們的開進區域。這兩軍以全力從打開了的馬斯門推進，繫在哈塞爾特<sup>17</sup>和度爾布伊<sup>18</sup>之間，準備攻擊比利時的野戰軍。比利時人在格忒河後面的提耳勒蒙<sup>19</sup>左右。他們與馬斯河畔的第二個大要塞那

15 Georg Marwitz (1856—1928) 騎兵上將。

16 Gette 在比利時。

17 Hasselt 比利時東北部城名。

18 Durhuy 比利時東北部城名。

19 Tirlemont 比利時城名。

慕爾的聯絡已經被割斷了。

雖然比法兩國的軍人，在平時有很多的磋商，但比利時人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候，還是完全不明白應該怎樣辦。法國人在老遠的南方，英國人在老遠的西方。

霞飛的眼光太注重洛林了。

當德國第一路軍着手攻擊提爾勒蒙左右的那一天，法國第五路軍紮在美最耳沙勒微爾附近，一步不動。他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走過盧森堡向萊茵河前進，或者走過計未<sup>20</sup>和那慕爾順馬斯谷而下。他們停頓在有害的無所事事之中，讓比利時人守着北方正在失掉的地點。八月十二日，馬尉慈的騎兵軍團，從新向北利時陣地北部側面進行，在劇戰中被擊退，於是按照命令，撤回正在追擊的一路軍一起。有六天工夫，花費在往復搜索戰之中，步兵的前衛方纔來到。比利時人等着法國人從南方前進，急得發熱。

霞飛安慰他們，但是他不進兵。

20 Givet 法國亞爾丁區城名，濱馬斯河，人口七千八百，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爲德佔領。

到了八月十八日，集中完畢的克魯克<sup>21</sup>將軍的第一路軍以全力向比利時人攻擊。比軍現在雖然知道法國人不能按時趕到，但仍不停止他們的戰事。他們的中軍在提耳勒蒙左右逐步退卻。戰事劇烈，雙方都有重大損失。

克魯克將軍是位堅信自北伸翼包圍法軍的基本原則的人物，他用一個強大的攻擊部隊去衝比軍的退卻線。八月十九夜，比利時人向安特衛普退卻，以免切斷連絡。

這種運動也延及他們的右翼。幾小時之後到處都退卻。他們也曾做了一個弱小試驗，想在盧汶<sup>22</sup>後面停住，但是無益，德軍勢如潮湧不可遏抑了。比利時全部野戰軍都潛伏到安特衛普堡壘的防禦線裏面去了。

在這個作戰期間內，霞飛元帥終於明白了他的地位。他忽然看到他整個的北翼都沒有防衛。

<sup>21</sup> Alexander v. Kluck (1846—1934) 歐戰中，一九一四—一六年爲德國第一路軍總指揮。著有進攻巴黎及馬

倫河之戰一書。

<sup>22</sup> Louwen 比利時的城市，歐戰中因居民攻擊德軍被燬。

比軍已不能大規模地作戰。他不顧一切，掉轉他的第五路軍，在松布爾<sup>23</sup>和馬斯兩河之間，向北推進。

當德國人在安特衛普要塞之間，準備追逐比利時人的那一天，法國人紮在茅波易格和計未之間，等候那慕爾那邊發生的事變。

這一天是法國人葬送他們向東攻擊洛林的計劃的日子。這種攻勢的自身早已失敗了。

八月七日，法國第一路軍的幾部分，從柏爾福衝過勃艮第<sup>24</sup>的門戶，佔據麥爾好森<sup>25</sup>。法國歡呼，復仇者慶祝他們第一次的勝利。巴黎的人以為法軍縱隊已經在唱歌聲中過了萊茵河，侵入了夫賴堡。<sup>26</sup>列日失陷的惡劣消息，在這種狂樂之中沈靜下去了。

23 Sambre 馬斯河的支流。

24 Burgund 法國東部地名。

25 Mettlhausen 亞爾薩斯的城市。

26 Freiburg 德國巴敦邦的城市。

赫林貝<sup>27</sup>元帥第七路軍的強有力的部隊，已經與敵人接觸，在麥爾好森左右與法人血戰，用力前衝，兩天之後，已經緊挨法境，向柏爾福去。他們在這塊遇着法軍的大隊。在此期間，洛林的德國第六路軍，要求第七路軍撥給它幾師人。在勃艮第門口，只有薄弱的警備，當敵人重新攻入時，只得退避。八月十九日，麥爾好森又落於敵軍之手。

這些戰鬪都沒有戰略上的意義。重點是在北方洛林的邊境上。

八月十五日，法國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向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sup>28</sup>統率的德國第六路軍前進。霞飛盼望在這塊決戰。法國最好的隊伍集中在這個窄狹的地段上。

我們記着史里芬的計劃，他以爲德軍左翼在戰略上應取防禦宗旨，不必給它多的兵，只要它能防禦便够了。這個原則，在戰前已經未曾遵守。參謀總長毛奇，以爲法國大約要在麥次和服給增森林之間進攻，要用較大的兵力去對付，或許在這塊就可得一個部分的決戰。所以德國的第六七

27 Heeringen (1859—1926)

28 Ruprecht von Bayern (1869—)

兩路軍，在配備時已經比較強大，超過了它們原始的防禦任務。他們的強度使人在戰事期間更繼續違背上述戰略原則。

第六路軍差不多全由巴燕軍團組織而成。他們急望同敵人決一雌雄。

但是在科不林士<sup>29</sup>的德國統帥部，對於這一路軍卻有別種較好的計劃。那塊的一切人，還都深信着史里芬的坎泥思想<sup>30</sup>。他們命令巴燕的軍隊，向北朝紮布律克和薩爾格閔<sup>31</sup>撤退。這種後退的運動，應該盡量持續，直到來追的法人，陷到一個鉗子中間為止，那鉗子的兩角，以北方的麥次要塞和南方的薩爾堡<sup>32</sup>附近第七路軍的迅速加強的北翼組織而成。

巴燕人咬牙切齒地服從這道命令，因為這道命令阻止他們前進，照他們看來，是強迫他們做下等腳色。法國人遂巡地跟着他們，不明白，德國人對於國境的保衛，竟至這樣疎懈。他們在學校的

29 Koblenz 普魯士萊茵省省會。

30 看第二章註10及15。

31 Saargemünd 洛林最重要的工業城。

32 Saarburg 洛林縣城，濱薩爾河。

時候，已經聽到教員說，巴燕人都是野蠻好殺的無賴漢，現在這種傳統的恐懼，慢慢地變成了帶嘲笑驕傲。他們電告巴黎，由巴黎傳播至全世界。膽小的巴燕人，德國的精兵，在初度攻擊時便被打敗，逃向德國邊境去了！到紮布律克去的路已經自己打開了！

這樣有幾天工夫。但是因為法國人只是很慢地，逡巡地追着，六路軍總指揮部疑惑起來，敵人是否要真心向洛林突擊，又本軍在繼續後退之下，是否能夠解決它牽制敵軍巨大兵力的任務。科不林士的最高統帥部叫魯卜勒、悉特太子去決定，因為該部對於局勢的見解，一天一天地動搖。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子決定去攻擊，這時候第七路軍也隸屬於他。——於是掉轉頭來向敵人衝去，在血戰之後，一氣把敵人驅出境外，第二天把他們追到南錫<sup>33</sup>和呂內微爾<sup>34</sup>的線上。第七路軍也被拉去了。洛林之戰——時間短促的，狂怒的，沒有戰略意志的血戰——於八月二十二日終了，可算是一個勝利。

33 Nancy 法國東境城名，濱摩賽耳河，人口一一四五〇〇。

34 Lunéville 法國東境城名，在南錫東南，人口二三二六〇。

雖然沒有作成一個坎泥之戰，但是德國統帥部卻可完全放心去實行它在北方的日漸增加的任务。這時候它在南方沒有什末可怕的事了。法國攻入洛林的聲勢在萌芽時便被遏抑了。霞飛在這裏猜謎兒，難道德國人要到處都去攻擊嗎？

假使巴燕人在所達到的地方停止着，假使最高統帥部現在以十二分的決心，重新牢守戰略上的基本思想，從巴燕人中抽出一切可以不用兵力，極迅速地送到北方去——或許洛林之戰，到了今天還是一種迅速決戰開始時的可歡呼的勝仗。

但是不然。錯了一次接連又錯第二次。最高統帥部命令「迅速逐去敵人，向南奪取厄比納爾」。巴燕太子，甚為驚訝，因為這樣，是要完全消滅在國境內被擊敗的敵人，至少應該牢牢地羈絆他們，不准他們的兵力向決戰翼上推進。反之，按照原有計劃，輸送第六七兩路軍的大部分到自己右翼去，毛奇將軍以為沒有什末益處了，因為照他的計算，這些軍團不能在決戰之前達到。

但是追逐在洛林被擊敗的敵人的事，兩天後就停頓了。法國人從南錫附近的要塞中出來，向巴燕軍反攻，十分凶猛。第六路軍抵禦他們，佔了戰利，這塊入於靜止狀態。

但這只是暫時的事。以後魯卜勒悉特太子從最高統帥部得到了一個完全新的任務。德國中軍和右翼各路軍的勝利，令人想到以兩翼包圍全部協約軍力的奇蹟，實有出人意外的可能。六七兩路軍應該突破都爾和厄比納爾中間的要塞地帶，再過摩賽耳河前進。毛奇將軍早已把他在戰略上的最後的預備軍，分作六個半補充師，供這兩路軍的調遣。

突擊開始。各師不顧損失，總是向那強頑的防禦線衝。有些時候，彷彿可以一直衝破呂內微爾和巴卡刺<sup>35</sup>，劈到防禦的角柱南錫和厄比納爾中間去。法軍抵抗異常強固，衝不過去，只得停止攻擊。於是法人得抽出他第一第二兩路軍的大部分，迅速送到早已有崩潰恐懼的北方。

毛奇將軍也從六七兩路軍中各抽出一軍團，送到北方。大戰在那裏極度發展，使別個陣線上的事變都因之減色。運命要德軍統帥部現在纔回想它們的信條。不幸的錯誤已經幹成了。

『加強我的右翼！史里芬的聲音從墳墓中突出來。

德國行軍縱隊，在比利時境內的大道上擁擠着，向西南和南方前進。以麥次為軸的巨大旋回，進行得達於極度。各路軍分別前進，延展成功一個扇形。

八月的炎熱向下燒烤。沈重的背囊壓在身上。從早到晚都是灰塵，汗流不止。以後大雨如注，兵士的衣服都濕透了。遇着的住民都含有陰險的敵意。

沒有休息的時光，每天都有它的工作。那工作是要走若干公里的大道，明天還是一樣。

散兵線在這裏和那裏開展。槍彈的明亮的線從高空嗤嗤地落下來。機關槍撲撲撲地響。野砲的吼聲打破了單調的情景。

死傷的人被運回來。俘虜亂站着，現出遲鈍的樣子。在青灰色的比利時人中，已經有了法國人。他們還穿着七十年代<sup>36</sup>的舊紅褲和長到膝部的褂子。

以後又進行，進行，進行。

<sup>36</sup> 卽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時代。）

八月二十日，第一路軍已佔領布魯塞爾，毫不停留，緊靠西南旋回，向英人紮着的蒙斯<sup>37</sup>而進。英軍因爲一切事變都如此劇急，還不明白戰神給了他們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責任異常重大的地位。

在蒙斯附近的克魯克元帥的第一路軍，彷彿在狂風暴雨之前的一陣如火如荼的雲彩一樣，以幾師兵力極迅速地去擊英國費齊起所統率的軍隊。八月二十三日，該路軍走過布魯塞爾的第二天，與英軍發生衝突，在初度攻擊時，就把英人趕到勒卡脫<sup>38</sup>和索勒斯麥<sup>39</sup>。茅波易格被第二路軍的各部分包圍了。斷了連絡的各部分的英軍和法國的第五路軍都在裏面。費齊起在勒卡托抵抗着，甚爲絕望。

最高統帥部劃了一個薄弱的監視兵團出來，以便防備安特衛普。現在還不是去攻擊這個世

37 Mons 比利時的省會。

38 Le Cateau 法國城名，離比利時不遠。

39 Solesmes 法國地名，在勒卡脫東北。

界最堅固的要塞的時候。

畢羅<sup>40</sup>元帥所統率的第二軍，差不多是向南旋回，沿着松布爾河<sup>41</sup>而上，向那慕爾西邊去，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在那塊遇着由南方急調來的法國第五路軍，爲急劇的衝突。

德方以重兵包圍那慕爾，豪森<sup>42</sup>元帥第三路軍就在該地之南，正向的南特<sup>43</sup>——計未線作正面攻擊。他這種強韌的前進，使軍隊到了法國郎勒折<sup>44</sup>將軍所統率的第五路軍的側面。

在查勒羅<sup>45</sup>附近作了兩天工夫的戰。德國二三兩路軍，與最高統帥部的連絡太鬆懈，失掉一個大好機會。二路軍攻擊敵人太早，三路軍作的側面突擊，沒有向南方十分深入。當二路軍向第三

40 Karl von Buelow (1846—1921)

41 Sambre 馬斯河的支流，長一百八十公里，在那慕爾入馬斯河。

42 Max Frh von Hausen (1846—1922) 著有一九一四年馬倫河戰役回憶錄。

43 Dinant 比利時城名，在那慕爾東南，計未東北。

44 Lamrezac

45 Charleori 比利時的城市。

路軍求救的時候，他們竟忘記了原始的包圍計劃，只是直接去援助第二路軍。

雖然如此，統率法國第五路軍的郎勒折將軍仍被擊敗，只得向聖昆丁<sup>46</sup>退讓。他向西南回退時，使他自己與他的右鄰，即法國第四路軍當中發生了一個危險的間隙。

這時候符騰堡公爵阿特勒喜特<sup>47</sup>帶的第四路軍在紐沙托<sup>48</sup>，德皇太子領的第五路軍在龍威<sup>49</sup>與法人撕殺。八月二十二日敵人強韌地支持了一整天。但是第二天德國兩路軍完全勝利，追逐退讓的敵人，直到馬斯河畔，纔又遇着強頑的抵抗。第四路軍在色當<sup>50</sup>和洞歇立<sup>51</sup>，要奪馬斯河的渡口，敵人對它們作憤怒的反衝。暫時來了重大的危機。最後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渡河得到

46 St. Quentin 法國北部城名。

47 Albrecht von Wuerttemberg。

48 Neufchâteau 法國東部地名，在盧森堡西。

49 Longwy 法國東部城市與要塞，與盧森堡相鄰。

50 Sedan 舊譯師丹，法國城名，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德人於此擒法皇拿破崙第三。

51 Donchery。

了成功。繼續向南追擊，達到恩河<sup>52</sup>畔。第五路軍於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一日之間，奪了該段馬斯河的渡口，繼續前衝，右翼向阿爾良山脈<sup>53</sup>，左翼向凡爾登。

於是在狂風暴雨似的突進之後，當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一日之間，在蒙斯，在查勒羅在紐沙托和龍威，作了劇烈的攻擊戰。到處都得了勝利。

作德軍北翼巨大旋回的軸，由麥次推進到凡爾登了。

但是這種西方的大戰，雖決定勝負的時期還是很遠。到處只是勝利，但還是沒有勝利。任務中比較重大的部分，依然還在目前。當德國後方連絡線愈延長愈緊張的時候，法國人靠着他們優良嚴密的鐵路網向後撤退。雖然法國人到處都被打敗了，而且有些部分，受了重大損失，但是沒有在任何地方受到致命傷。

52 Aisne 法國北部河名。

53 Argonnen 凡爾登西面的高原脊背，高三七五公尺，全為森林，在瑪倫河與馬斯河之間。

德國第一路軍在蒙斯大勝之後，又重新去攻擊勒卡特附近，費齊元帥所統率的英軍，不會享受片刻的休息。他們深信，他們是在決戰翼上作戰，他們進行的迅速與一切別的都有關係。

英國人又第二次被擊退。法國索爾德<sup>54</sup>的騎兵軍團急來救援，使他們不陷於絕境。雖然如此，英國各軍團仍不得不倉皇向南退去，一直退到法國郎勒折將軍五路軍的緊後面，該軍於查勒羅之戰受了損失之後，退紮在聖昆丁。克魯克元帥帶着他的第一路軍，沒氣地繼續向前衝。他總是守着從北包圍敵軍暴露翼的基本原則，使他的軍團向西南追越敵軍。八月底，他在索姆河<sup>55</sup>畔與正在組織中的法國第六路軍較量長短。

郎勒折受了霞飛元帥憤激的警告，還想在聖昆丁附近與畢羅元帥所統率的德國第二路軍再作一次對頭。於是來了一個異常激烈的戰爭，延長了許多天。霞飛盡其全力，在這塊求一個成功，因而防備他北方側面所受的異常恫嚇。但是不幸的郎勒折第二次又被打敗了。他帶着重大損失

54 Bordet。55 Comme 法國北部河名，爲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戰區。

向南退讓。聖昆丁之戰，第二路德軍完全勝利。

在郎勒折的第五路法軍和第四路法軍之間，自從查勒羅之戰以來，嘗是裂開了一個遠大的空隙。霞飛正在那裏組織一路新軍。那便是第九路法軍，總指揮爲福煦將軍<sup>56</sup>。

這時候，在豪森元帥統率的第三路德軍背後的比利時的馬斯要塞那慕爾，被圍三天便陷落了。可惜最高統帥部把情勢看錯了，馬上將圍攻該要塞的兩軍團，從西戰場調到東方去。他們到那塊的時候太晏了，對於主要事變並沒有什末影響。可是西方缺了他們，卻種下了滔天大禍。

但在目前，一切都似乎極爲順利。在勒卡特，聖昆丁，色當和凡爾登北，馬斯河畔的諸勝戰之後，史里芬的旋回計劃正在以非常的力量實現。

第五路德軍已經把凡爾登包圍了三面。他的右翼紮在阿爾良森林之南。第四路軍已深入香

席。

56 Foch (1851—1929)

領事瑪倫河之戰，一九一八年四月起爲協約聯軍總司令，一九一九年爲最高軍事委員會主

賓<sup>57</sup>。第三路軍得了雷姆斯<sup>58</sup>。第二路軍在沙頭·鐵里<sup>59</sup>，已到瑪倫河<sup>60</sup>畔了。

八月二十九日，費齊起元帥寫信給英國陸軍部長吉青納<sup>61</sup>說：『我不能說，以後在法國的作戰有希望。我對於法軍領袖的信任——戰事有好結局——很快地消失了。』

有一位英國將軍說，乘道路尚未封鎖時，應該把英國各師團調到海邊，趕快運回英國去。

九月初間，克魯克將軍帶着他的一路軍，到了巴黎的東北，準備在首都東面，向南攻擊。他的隊伍非常辛苦，但是在比利時全部和法國北部的勝利的進行，給了他一種十二分堅決的情感，使他們情願冒險，把最後的力量用到最後的決戰上面去。

57 Champagne 法國東部地名，在恩河與Yonne河中流之間，以產酒著名。

58 Reims 法國城名，在恩河與瑪倫河之間。

59 Château Thierry 瑪倫河畔地名。

60 Marne 法國塞納河(Seine)的最重要的支流，在巴黎流入塞納河。

61 Lord Kitchener (一八五〇—一九一六)，曾佔領蘇坦，降服南非，重整埃及，一九一四年任陸軍部長，實行徵兵制，一九一六年乘艦赴俄任顧問職，於六月五日溺死於蘇格蘭海濱。

自從八月底以來，那迫進者的輕先鋒，德國飛機就向巴黎擲炸彈。巴黎居民正在胡思亂想，做法軍勝利的夢，現在惶恐地醒來，聽到架在瑪倫平原摩胡<sup>62</sup>附近的德國大砲的轟聲，德國斥候已經偵察到巴黎郊外和堡壘旁邊了。至於遠在巴黎東南迅速退走的英人，德國追兵幾乎沒有和他們接觸。

法國政府召集了一個會議，總統樸蔭凱資<sup>63</sup>主席。這次事變的情形，和一八七〇年完全一樣，令人戰慄。第二次危險時期來了。很快就有了議決。

九月二日晚上，政府與總統遷到波爾多<sup>64</sup>。

巴黎的人知道決戰是可怖的，怕得發熱，還不知道遷都的事。

62 Meaux 瑪倫河岸地名，在巴黎東四十公里。

63 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 亦譯普恩賽，數度為法國內閣總理，一九一三—二〇年為總統。一九三三年實行佔領德國。爾。一九二六—二九年復為內閣總理，穩定法郎市價。

64 Bordeaux 法國西境格羅內河畔的城市。

## 第四章 松山<sup>1</sup>

八月二十二日——在查勒羅和松布爾線左右的德國第二路軍正作了困難的戰鬥——的清早，一部高等司令部的汽車離開總指揮部，在充滿縱隊的大道上，盡量設法，迅速向列日和馬斯谷馳去。

不久達到列日。坐在汽車裏的那個人，仔細觀察這些地方，好像以前想着什末事，現在纔醒覺的樣子。他向內城瞥了一眼，當大路引他到要塞那邊馬斯丘嶺上時，他的面孔變得很嚴肅。他還很認得這條路。

赫爾柏斯塔<sup>2</sup> 周圍的森林迎接着他。到處都是縱隊，縱隊，縱隊。步兵看着這部汽車，討厭它走

1 Tannenberg 東魯士南部村名，亦譯泰倫堡，或坦能堡，松山係譯意。一九一四年奧登堡於此大勝俄人。詳情見本章。

2 Halbestadt 比利時東境村名。

過後的灰塵。這裏和那裏，有人發現坐在車裏軍官椅子旁邊的紅條，知道是一位將軍。大家都想知道，在這個寬大高拱的額壳後面有些什末思想。

中午達到亞亨。現在車走得快些了，雖然遠不及車內軍官所想的那樣快。大路都空着。眼前都是平時的普通景象。人以爲這是在大演習的時候實行某種任務的樣子。

收穫正在進行。載滿穀物的車搖搖晃晃地進來。穗子都是金黃色而且飽滿。工廠的煙筒又在出濃煙，彷彿不會發生任何事變的一樣。許多房屋前面都掛着旗幟。

坐在汽車裏面的那個人知道——這是因爲攻下了列日和以後的一切勝利而掛的。

到了萊茵河。現在汽車經過那沒有一個德國人見了不受感動的秀麗的谷中，溯河而上。汽船的巨輪撥着水，上山鐵路卜卜地響，煤從礦區裏輸出來。

堡壘迎面而來，迅速走過，又消逝了。七山脈<sup>3</sup>，罕麥斯泰因<sup>4</sup>，安得那赫山<sup>5</sup>都過了。一切都在

3 Siebengebirge 在萊茵左岸蓬城 (Bonn) 東南。

4 Hammerstein 萊茵左岸地名在七山嶺之東南。

5 Andernacher Berge 在萊茵左岸罕麥斯泰因東南。

日光之中。

他們現在過了松布爾河嗎？那慕爾已經被包圍了嗎？第一路軍已經按時到了那裏，去包圍並殲滅英法軍隊嗎？

到了諾易威德<sup>6</sup>盆地。名譽寬石<sup>7</sup>的塊狀岩已經站在遠處。它看着河這邊的平原，彷彿等待着似的。

坐在汽車裏面的人振作精神。「我現在不准再想着西方了，那已過去了。我應該把一切都忘記掉。現在有完全別樣的事在面前了。」

他袋裏有兩封信。第一封是參謀本部部長毛奇的。他寫道：「除您以外，我再沒有這樣絕對相信的人了。或許您還可以拯救東方的局勢。」

6 Neuwid 科不林士區的城名，濱萊茵河。

7 Ehrenbreitstein 地名，譯意在萊茵右岸，與科不林士隔河相對。高出萊茵一一八公尺，一九一八年前有要塞。

第二封是參謀次長斯泰因的。「任務是很難的，但您一定辦得到。」

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光，汽車走過老摩賽耳橋到科布林士。汽車在那裏沒有惹起任何注意。這城裏密集着參謀本部的人員和高等軍官。

原來汽車裏面的那個人是魯登多夫，他在大本營報到，馬上就由毛奇接見。會議有兩小時的工夫。晚上九點鐘，專車離開科不林士車站。有幾個軍官去送行。直到最後的一刹那，都是討論勤務方面的事。

魯登多夫在車上所得到最後消息之一，是方從漢諾威來的一封電報的內容。那封電報說，三年來在該處持養老金度日的將軍興登堡<sup>10</sup>先生，接受了德皇的要求，做普立特<sup>11</sup>元帥的繼任者，擔任東普魯士第八路德軍的總指揮。

夜裏三點鐘，興登堡元帥——一位六十六歲，精神矍鑠，身軀高大，肩膀寬廣的先生——在漢

8 Hermann von Stein (1854—1927) 一九一六—一八任陸軍總長。

9 Hannover 德國普魯士邦漢諾威省的省會。

諾威上車。他兩人——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生平纔第一次相見。

孔刺德在初度作戰開端時，就看到同時開始攻擊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是一種錯誤。奧國軍隊的力量絕不能辦這件事。在集中時就下命令，為對付塞爾維亞所配備的三軍之一，奧國第二路軍，在集中完畢之後，馬上就輸送到俄國戰場上去。那時間短促，損失重大，對塞的不利的攻勢，本來就

10 Paul von Beneckendorff Hindenburg 一八四七年七月二日生於波森，世為勃蘭登堡的舊貴族；一八六六及一八七〇—七一年參與普奧及普法戰役；一八七八年在參謀本部任職；一九〇三年任第四軍團長；一九一一年致仕，隱居漢諾威；一九一四年任東普魯士第八路軍總指揮，大敗俄人於松山及馬蘇爾湖；一九一五年任東方軍總指揮，進級為大元帥；一九一六年任野戰軍參謀總長，魯登多夫為次長，征服羅馬尼亞，勝意大利，擊潰俄國；一九一八年在法大舉進攻（受金線鐵十字的大十字勳章）；德軍敗後，率師回國；一九一九年退職，著自傳（有本書譯者的中文譯本，名曰與登堡自傳，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一元六角）；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當選為大總統；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連任；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希特勒為國務總理；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慶祝松山之戰時，德國人民購買東普魯士諾易德克（Neudeck）地方贈之，以為紀念；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卒於諾易德克，葬於松山。

11 Max v. Prittwitz (1848—1917) 與登堡的表弟，其任軍團長，係由與登堡推薦。

得到了一個迅速的結局。

奧軍對於極佔優勢的俄兵的配備，等於一個密集在喀爾巴阡山脈<sup>12</sup>東南的中軍，俄國人組  
成一個廣大的弧形圍着它。第一第四和第三路奧軍密佈在散河<sup>13</sup>與外悉塞爾河<sup>14</sup>合流的區域，  
延及惹羅斯老<sup>15</sup>。普爾則密斯爾<sup>16</sup>要塞，勒謨山<sup>17</sup>直至聶斯德河<sup>18</sup>的上流。在克拉考<sup>19</sup>由庫美爾  
<sup>20</sup>統率的支軍，遮着這個配備的左翼，集中在卡托維次<sup>21</sup>周圍，由窩易爾士率領的德國後備軍團

12 Karpathen 波蘭加里西亞和羅馬尼亞的山脈。

13 San 在波蘭南部爲外悉塞爾河的支流。

14 Weichsel 在波蘭與西普魯士，亦名維斯杜拉河。

15 Jaroslan 波蘭城名，在散河左岸。

16 Przemysl 在波蘭散河畔。

17 Lemberg 波蘭城名，在普爾則密斯爾東。

18 Dnjestr 在歐洲東南，由喀爾巴阡山脈流入黑海。

19 Krakau 波蘭東部城名，濱外悉塞爾河。

20 Kummer

更與庫美爾軍相連。奧軍右翼由紮在聶斯德河後面科羅美阿<sup>22</sup>西邊科味斯<sup>23</sup>領的支軍保護着。敵人方面，俄國第四路軍紮在伊凡哥洛得<sup>24</sup>正面，筆直朝着南方，第五路軍在科爾木<sup>25</sup>與科威爾<sup>26</sup>之間，也是朝着南方。俄國中軍有個強有力的部隊紮在盧斯克<sup>27</sup>度普諾<sup>28</sup>與洛甫諾<sup>29</sup>三要塞區域，所謂窩里尼因<sup>30</sup>的三角形上。再是南方和東南方的第八第七路軍，延展甚為廣遠，對着

21 Katowitz 上細勒西亞城名，與波蘭連界。

22 Kolomea 喀爾巴阡山脈東北城名，濱普魯斯河（Pruth）

23 Koevess (1854—1924) 歐戰中奧匈軍的司令。

24 Iwangorod 從前俄國在外悉塞爾河渡口的要塞，現屬波蘭。

25 Cholm 波蘭鎮名，在伊凡哥洛得東南。

26 Kowel 波蘭鎮名，在科爾木東南。

27 Luck 波蘭窩里尼因區首都及要塞，濱斯爾河（Syr）。

28 Dubno 要塞，在盧斯克東南。

29 Rowno 要塞，在盧斯克西。

30 Wolhynien 波蘭與烏克蘭交界地名。

塔諾坡耳<sup>31</sup>和折諾維次<sup>32</sup>。第七路軍作爲防備羅馬尼亞之用。在羅馬尼亞嚴守中立的時期，它的主力給第八路軍，協助對加里細亞的作戰。

所有俄國軍隊的集中，有個基本原則，即自始以極優越的兵力去撲奧人。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雖然知道喀爾巴阡山脈是匈牙利和奧地利中部的天然的巨大稜堡，但是仍不變更這種計劃。對於德國他開始只派了兩路軍，第一路在科甫諾<sup>33</sup>，第二路軍在格羅德諾<sup>34</sup>和洛木紮<sup>35</sup>。直到他看見德軍配備異常薄弱時，纔決定在這塊也取攻勢，向兩翼作強烈的攻擊，聯絡南北兩軍的爲華沙<sup>36</sup>要塞，左右都有較小的稜堡做防禦。

31 Tarnopol 波蘭南部城名濱塞勒特河 (Sereth)。

32 Czernowitz 羅馬尼亞北部城名，濱普魯斯河。

33 Kowno 立陶宛的首都。

34 Grodno 波蘭北部要塞城名，濱涅門河 (Njemen，即德國之默麥爾河 Memel)。

35 Lomza 波蘭城名，濱訥勒夫河 (Narew)。

36 Warschan 波蘭首都。

因為俄軍在集中時，要從一部分遼遠區域運輸三倍於德軍的人數，所以孔刺德以為應該先去攻擊。他想要在俄軍集中時就撞進去。

這是一個計算的錯誤。在戰事爆發之前，俄國早已有各種準備，已經與奧國的天然優先之處大半相等。法國幾十億法郎都用得很恰當。

八月二十日，丹克爾<sup>37</sup>將軍領率的第一路奧軍，以第一部隊的資格向東北突進。他們列成極寬的形勢渡過散河，越過邊境，於八月二十三日在克刺斯里克<sup>38</sup>左右遇着在那塊業已集合前進的第四路軍的中心。

俄國人沒有料到奧國人如此迅速，如此樂於攻擊，在劇戰之後便動搖了。第二天他們已經退到盧布林<sup>39</sup>和伊凡哥洛得，被奧國人緊緊地追着。但是他們站在那塊準備好了的臨時要塞裏，無論奧國人衝撞得怎樣厲害，他們一步都不退讓。

37 Dankl (1854—) 一九一四—一六爲奧軍司令。

38 Krusnik 波蘭鎮名，在外悉塞爾河之東，伊凡哥洛得之東南。

39 Lublin 波蘭中部城名，在華沙東南。

幾天之後，孔刺德又叫他的第二路軍，在阿芬山<sup>40</sup>將軍統率之下，以第二部隊的資格去攻擊。發展的情形與以前相似。奧軍很迅速地出了以布格河<sup>41</sup>為界的國境，擊退紮在科爾木方面的俄國第五路軍。

孔刺德知道還不能得到決戰。在軍隊向前突進時，他纔看到俄軍集中的程度，遠過於他所預料。他的第二路軍現在纔正從柏爾格刺德對面的多瑙河畔直過匈牙利滾滾而來，如果已在手邊就好了！

但是當俄國南軍，即從第七路軍得到許多軍團因而增強的第八路軍，以其雖然遲鈍然而優越的全力，侵入東加里西亞，無防守的邊境時，奧國情勢纔變得不利。它有什末抵抗俄人呢？只有在勒謨山附近和其南方的第三路奧軍和那薄弱的只作監視之用的科費斯統率的支軍，這支軍只有少數師團，忽然當着俄軍攻勢的重點。

40 Affenberg。

41 Bug 外塞爾河右岸的支流。在華沙北與納勒夫河會流。

布魯德曼<sup>42</sup>統率的第三路軍，原擬作為向東北進攻的第三部隊之用，現在只得筆直向東回轉，以便阻止氾濫的俄軍。在塞勒特河<sup>43</sup>與次羅塔·利帕<sup>44</sup>河中間的科費斯，已經被捲入一個無希望的戰鬪之中了。塔諾坡耳和折諾維次已經被俄軍巨浪所沖刷了。

八月二十六日，奧軍南翼的局勢已告失望。第三路軍在東北，東方和東南三面都受着劇烈的攻擊，只以疲憊的兵力抵抗。科費斯且戰且走，退到喀爾巴阡森林裏。他只得把全部布柯維納<sup>45</sup>都放棄了。從塞爾維亞滾滾而來的第二路軍，還沒有一營人達到。

勒謨山之戰引來了新的敵軍，一天比一天多。孔刺德認識這時期的萬分嚴重，於是令向科爾木突進的阿芬山領的第四路軍馬上回頭，趕快到極受威脅的勒謨山去。於是丹克爾的第一軍的

42 Brudermann。

43 Sereth 聶斯德河左部支流，亦譯塞勒斯河。

44 Zlota Lipa 利帕為加里西亞（波蘭）聶斯德河左岸兩支流，一名次羅塔·利帕，一名格立拉·利帕（Gulja Lipa）。

45 Bukowina 羅馬尼亞的地名。

右鄰被奪去了，因而陷於危險。他只得退讓，辛辛苦苦地抵抗俄軍的逼迫。在兩星期之久的一次血戰之後，他又回到他在散河後面的出發陣地。他的隊伍不成樣子了！

不吉的事逐漸從右翼延到左翼。窩易爾士將軍帶着細勒西亞的幾旅後備軍趕來，以便與庫美爾的支軍拯救爲俄人包圍，極受恫嚇的丹克爾的北翼。

第二路軍的尖兵終於從塞爾維亞經過匈牙利達到，被送至右翼，以便援助科費斯部隊的無望的戰鬪。他們來得太慢了，對於勝負沒有發生影響。

布魯德曼的第三路軍打算最後停在勒謨山的西邊。當他們到那塊時，在勒謨山之南，在科費斯和布魯德曼中間的第二路軍的部隊，已捲入戰爭漩渦了。

一個十分薄弱的希望還浮起了一次，即十天來狂暴的勒謨山之戰停止了。

但是在勒謨山北部旋回的阿芬山的第四路軍，不能脫離來追的敵人。第五路俄軍經過刺瓦魯斯卡<sup>46</sup>滾滾而來，不可遏止，原來是朝着普爾則密斯爾，現在轉向南方朝格羅德克<sup>47</sup>，繼續往前

46 Rawatiska 波蘭城名，在勒謨山北。

衝。

爲要免除阿芬山在勒謨山的新任務起見，奧人在那塊從阿芬山的軍隊各部分，迅速組成了一個支軍，由約瑟·斐迪南<sup>48</sup>大公統率。這些隊伍因爲經過上兩星期的強迫行軍，經過了不斷的惡戰與倉皇的退卻，異常疲憊，而且幾乎完結了。許多大礮和俘虜都留在敵人手中。他們忍不住衝撞，從格羅德克退讓。阿芬山的軍隊在勒謨山北面陷入一個惡鉗之中。勒謨山之戰是失敗了，爲要避免最不利的事，不得不馬上停止。

當孔刺德看到他聰明的計劃破碎無遺，在英勇戰鬪之後，準備把奧匈軍隊引回到散河及聶斯德河後面，在那塊組織新正面時，是他生平最痛苦的日子。勒謨山，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都喪失了。

47 Grodek 波蘭鎮名，在勒謨山南。

48 Joseph Ferdinand。

但是接着還有更厲害的事。那大壞的奧軍，與優勢的俄軍對峙時，不能保守散河及聶斯德河。在重大損失之下，不得不繼續退卻，直到衛斯洛卡河<sup>49</sup>後面和喀爾巴阡山脈之上方纔停止。各路軍隊都被迫在那塊密集着，在一個月前，他們還是整個奧匈帝國的光榮和希望呢。他們受了開戰時幾星期的打擊，再不能恢復了。

主力軍不會參與這次戰事最嚴重局勢的第二路軍，堵着喀爾巴阡山口，那山口是到匈牙利的最後欄柵——如果俄人過了這個欄柵，那一切都完了。

當德國西線軍隊在比法交界境上，第一次攻擊英法軍，以狂風暴雨的聲勢向南衝擊他們的時，候——即孔刺德派他的各路軍隊向東北突擊很有希望的時候——在一連串倉卒勝利事件之中，來了一個慘淡的消息。

49 Wisloka 外悉塞爾河右岸支流。

俄國蒸汽輾路機 50 破壞了東普魯士的境界。哥薩克 51 在的爾西特 52 普斯忒爾堡 53 哥爾達 54 安革爾堡 55 和里克 56 劫掠殘殺。馬蘇爾 57 湖地平原的東北地方都在焚燒之中。

洛民特河 58 流域一望無際的森林，安革爾堡和約翰尼斯堡 59 中間的藍湖區域以及約翰尼

50 喻衆多之俄軍。

51 Kosaken 俄國烏克蘭不納稅的農民，有戰事則組爲騎兵團，由其本族之首領統率。

52 Tilsit 東普魯士北部城名，濱默麥爾河。

53 Insterburg 東普魯士的城市，濱普斯忒爾河 (Inster) 與安格拉卜河 (Angerapp)。

54 Goldap 東普魯士東部縣城，在哥爾達卜湖流出之處。

55 Angerburg 馬蘇爾湖北畔的縣城。

56 Lyck 東普魯士東部里克河上的縣城。

57 Masuren 東普魯士南部地名，有丘嶺、森林、荒野和富於魚類之湖沼。

58 Rominte 東普魯士畢薩河 (Pisna) 的左支流。

59 Johannsburg 東普魯士東南部的縣城，濱洛士湖 (Rochsee) 及畢薩河 (按東普魯士有兩畢薩河，前在北，此

在南)

斯堡荒野的巨大平原，都看到一支德國兵力，對付多至數倍的俄軍，要作背城借一的戰爭。普立特尉慈將軍指揮的第八路軍，有第一軍團，第十七軍團和第二十軍團，第一預備軍軍團，預備第三師和一個騎兵師。他紮在音斯忒爾堡和安革爾堡之間，他把防備東普魯士南境全部——從里克到索爾道<sup>60</sup>——的責任，交給所爾慈<sup>61</sup>將軍統率的第二十軍團。

俄人的計劃如何不久就明白了。德國的騎兵斥候和所有的少數飛行家，報告俄國大隊人馬正從科甫諾方面向音斯忒爾堡前進。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深信德軍甚少，於是發前進的命令給勒嫩坎夫<sup>62</sup>統率的第一路軍。

勒嫩坎夫開始審慎地運動。他的隊伍有八師步兵，五師騎兵——俄國禁衛騎兵亦在內。此外，還有令他放心的地方，即他的同事三索諾夫<sup>63</sup>還有更大的隊伍，團集在格羅德諾。除開三索諾夫

60 Soldan 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交界處河名又城名，現屬波蘭。

61 Scholtz, Friedr. v. (1851—1927) 德國東線的主將，一九一八年自羅馬尼亞返師回德。

62 Rennenkampf (1854—1918) 俄國大將，日俄戰爭時，甚有聲名，後為布爾塞維克黨鎗斃。

63 Simsonow (1859—1914) 於松山戰敗後自殺。

上他的前，奪取戰利品以外，他沒有什末可怕的事。時間在替他工作。德國人對付這路大軍能够有好結果，是夢想不到的事。

普立特尉慈元帥遵着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精神，以攻擊方法去實行防衛。他還是把他的各師團密集着，向邊境前進。八月十七日到處都與敵人接觸。敵人在毫不辛苦和幾乎一路平安的進行中，妄想着，等到看見非展開作戰不可時，不覺大為驚訝。

勒嫩坎夫絕不高興在這塊就打仗。因為如此，三索諾夫就有時光，可以從南方來拿東普魯士，彷彿從勒嫩坎夫搖着的蘋果樹上，摘一個熟蘋果一樣。這是一件極大的恥辱。

德國人滿腔忿怒地作戰，要叫侵入國境的敵人進一步就須流一點血。勒嫩坎夫只得在賓能<sup>64</sup>高原展開他全部的軍隊。他的各師團死傷甚多。二十日清早在寬廣的陣線上作戰。

在德軍北翼作戰的第一軍團，包圍俄軍北翼加以打擊。賓能的戰事，已經有變成德軍勝利的模樣。

但是那種已經在高等司令部暗地計算中的轉變發生了。尼可來·尼可來自維次大公，是個危險可怕，而且手段極辣的敵人，他已經把三索諾夫率領的第二路軍，從策源地格羅德諾繼續朝西向洛木紮和鄂斯特洛倫卡<sup>65</sup>推進。現在他叫他們集合，以便向阿倫斯泰因<sup>66</sup>前進，從南方來決定東普魯士的運命。對付這路大軍的只有延展甚廣的第二十軍團，這是抵制岩崩的唯一石頭。

普立特尉將軍中止在東普魯士東部的戰事。他的各師團最先在威勞<sup>67</sup>和羅村<sup>68</sup>中間的地方退卻，在湖畔平原找倚托。勒嫩坎夫以為他打了決定一切的勝仗，按照一定的方法前進，以便奪得戰利品。三索諾夫在南方準備去參與收穫，他心裏很生氣，他以為作戰和得勝是他一個人的事。

普立特尉慈元帥的電報達到了科不林士的德國最高統帥部，大意說，只有把軍隊撤退到外

65 Ostrolenka 波蘭城名，濱訥勒夫河，在華沙北。

66 Allenstein 東普魯士南部城名，濱阿勒河 (Alle)。

67 Wehlan 東普魯士縣城，濱普累革爾河 (Pregei)。

68 Lötzau 東普魯士縣城，屬阿倫斯泰因區，一九一五年為興登堡司令部所在地。

悉塞爾河以西，纔能拯救東普魯士的局勢。毛奇回電說，無撤退這遠的必要。這時西線德軍已把全部比軍擊成粉碎，毛奇在這種印像之下，也想到若把整個東普魯士交給俄國遊民，在德國定要喚起痛苦的呼聲。

有一種冒險思想初次浮現着：即使第八路軍的主力脫離勒嫩坎夫，向南方對三索諾夫作一次攻擊戰。最高統帥部努力求這個計劃的實現。但它以為必須有氣魄較大，精力較富的人物，纔能使它實現。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已經在路上了。

專車從漢諾威來，經過柏林。一切經過的車站都得到了命令，要使專車極快地繼續開走。在各個車站上，兩位將軍都看到最高統帥部打來的，詳細說明東方情形的電報。他們曉得，一到之後，就應該馬上工作，不得耽誤一點鐘。

一望無際的平原，在庫斯特林<sup>69</sup>後面展開着。火車的聲音隆隆不休。暮色又沈下來。火車聲音

繼續響着。到了士奈得睦爾<sup>70</sup>。兩位將軍睡覺去了。他們到了明天應該休息過來，身心都要新鮮。

下午很早達到外悉塞爾河。到了馬利恩堡<sup>71</sup>第八路軍總指揮部。

最初商議了幾次。普立特尉茲將軍已經離開了馬利恩堡，氣象甚為頹喪。司令部為新決定已有了良好的準備工作。魯登多夫看到這塊的戰事是如何不同。這些人的額亮現着如何憂慮的情緒，每句話語是如何嚴肅。他想到西方，兩天前，他在同樣的朝晨，在歡呼的攻擊中，離開了那塊的各路軍隊。

以後與登堡，魯登多夫同首席參謀軍官，賀弗曼<sup>72</sup>中校一齊坐下。賀弗曼說明詳細的情形。他說南方有很多的敵人，德軍至多只能抵抗他們的五分之一。三索諾夫的砲兵有德國三倍多。勒嫩坎夫的計劃如何，尚不得而知。他那種逡巡遷延的搜索前進，是令人非常奇異的。或許他得到命令，

69 Kiistrin 勃蘭登堡的城市和要塞，濱荷得河（Oder），一七三〇年，大腓特烈為其父囚於此。

70 Schneidemühl 普魯士邦 波森，西普魯士境界地方1的首府。濱曲多夫河（Kittow）。

71 Marienburg 東普魯士的縣城和要塞，濱諾加特河（Nogat）。

72 Hoffmann, Max (1869—1927) 此人於一九一六年作松山之戰的真相，對於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大事攻擊。

與三索諾夫同時前進，以便造成德軍被殲滅的敗北。賀弗曼又指出一道被發現的，叫三索諾夫須與勒嫩坎夫極度密切合作的俄國軍令。它叫他紮在里克附近右翼，直接與勒嫩坎夫的左翼互相依托。

以後賀弗曼報告他已經作了怎樣的對抗處置。

與登堡的額後有思想在工作。他想到，一切都好，但是這個戰事的準備，目的只在一次單簡的勝利，殊嫌不足。我們應把它變成一個坎泥之戰<sup>73</sup>。我們應該消滅三索諾夫，不應該只把他擊退便算了。這件事應在他不曾與勒嫩坎夫合作以前就要辦好。情勢是順利的，因為三索諾夫大約盼望勒嫩坎夫軍有穩定的成功，向西太衝遠了。他不朝約翰尼斯堡，卻向鄂爾忒爾斯堡<sup>74</sup>和阿倫斯泰因去。這應該造成他的惡運。

爲得成功一個坎泥之戰，不得不加強德軍的兩翼。這是最要緊的事。爲了這應把一切別的顧

73 看第二章註十及十五。

74 Ortelshurg 東普魯士南部縣城。一九一四年曾爲俄人所毀。

慮，都置之度外。魯登多夫在這個基本原則上與興登堡完全一致。

於是作了下列的部署。

第二十軍團做作戰正面的中軍，在松山左右抵抗三索諾夫正面的攻擊。它的任務，是令許多敵軍的師團，盡量在自己面前聯合。如果敵軍突擊超過了它的力量，它就應該逐步退讓。第三預備師和以前保衛國境的幾個後備團和補充團，去增強第二十軍團的左翼。

那以鐵路運輸橫過東普魯士的第一軍團，配備在中軍的右面，即基爾根堡<sup>75</sup>與勞騰堡<sup>76</sup>之間。在作戰開始時，它應該越過烏斯道<sup>77</sup>向奶登堡<sup>78</sup>衝擊，切斷俄軍的退卻路線。睦爾曼<sup>79</sup>的後備旅供第一軍團的調遣。

75 Gilgenburg

東普魯士村名，在松山南。

76 Lentenburg

在基爾根堡南，偏左。

77 Usdan

在基爾根堡南，偏右。

78 Neidenburg

東普魯士南部城名，濱夫克刺(Wkra)河。

79 Mühlmann

第四章 松山

柏羅<sup>80</sup>將軍的第一預備軍團和馬肯森<sup>81</sup>將軍的第十七軍團，從遠處轉個大圈，組成第八路軍的左邊的攻擊翼。柏羅越阿倫斯泰因——瓦騰堡<sup>82</sup>作戰，馬肯森越帕森海木<sup>83</sup>——鄂爾忒爾斯堡線作戰。

總指揮部移到洛寶<sup>84</sup>，以便在作戰正面中心的緊後面。隊伍運動到集中地點，不得顧慮它們的狀況，必須實行。它們應在兩天之內運動完畢。

留在勒嫩坎夫面前的只有一師騎兵。卽六團騎兵——內中還有兩團以後也參加了松山之戰——對付這時候增加了十三師步兵和一軍團騎兵的俄國第一路軍。

80 Below, Otto (1857—)

81 Mackensen (1846—) 歐戰時幾與奧登堡齊名之德軍司令，曾解放加里西亞，爲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兩役

指揮。

82 Wartenburg 東普魯士城名，在瓦倫斯泰因東北。

83 Passenheim

84 Lötzen 東普魯士村名，在松山四。

一切都要迅速，纔能成功。計算的主要因素是德國兵士的能力優於俄國兵士。那已行軍十日或已作戰十日的隊伍，應該不惜一切去拚命工作。

如果這次戰敗了，不獨東普魯士要喪失——而且德軍要在勒嫩坎夫圍困之中窒死，德國東方要破裂，因而延及德國的腹心。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名字，在幾百年後還要被每個德國人咒罵。

八月二十三日，各種顏色混成一幅大戰圖。

當德國隊伍還在集合的時候，下午就有俄國第十五軍團在拉刺<sup>85</sup>和鄂爾老<sup>86</sup>向德國第二十軍團左邊的一師衝突。新的俄國軍隊不斷地從森林中出來展開。他們的攻擊在苦戰後被擊退了。當天夜裏又有一軍團的俄國兵來，打算包圍第二十軍團的左翼。第二天早晨，左翼德軍各團，得到脫離敵人，退到新陣地的命令。俄人慢慢地跟着。他們在新陣地前展開，重施攻擊。

85 Lahna

東普魯士村名，在奶登堡北。

86 Orjan

現在戰事伸展到第二十軍的整個寬幅上。

德國高等司令部的人緊閉着嘴唇，看着中軍稀薄而柔韌的戰線。他們看到戰線如何伸展，如何擴張。他們不能撥出一營人去增援所爾慈。每一支槍，每一尊礮都應該歸與兩翼。所爾慈知道這種情形，故他不請求援兵。

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德軍開進完畢。

現在兩翼活動起來。第一軍團和睦爾曼旅爭奪烏斯道，三索諾夫在那塊失望地抵抗着，好像他已料到了未來的事。八月二十七日，那正在被俄人焚燒的村莊，落到德國人手裏。東普魯士人追逐俄國第一軍團，只是要拯救鄉土，先朝南追到索爾道，然後朝東旋回，一直追到奶登堡。

第一預備軍團和第十七軍團，在阿倫斯泰因和帕森海木之間對三素諾夫的右側攻擊，他們慢慢前進，從森林到森林，在湖沼間走過。八月二十七日，第十七軍團的西普魯士人，從德軍極遠的左翼，力衝帕森海木和鄂爾忒爾斯堡。八月二十八日，他們抄到俄國人的背後。鉗子的兩齒從西方奶登堡，從東方鄂爾忒爾斯堡，慢慢向維倫堡<sup>87</sup>推進閉合。

自從八月二十六日以來，作中軍的第二十軍團，因為哥爾慈<sup>88</sup>後備兵增援之故，也向前去攻擊。到處都像發熱似地緊張。隊伍開始想到，他們在前幾天，爲什末要作似乎毫無意義的行軍，經過那樣一次的紊亂。在高石<sup>89</sup>的中軍，於八月二十八日被逼作沈重的殊死戰後，已經覺得俄國攻擊的鬆懈了。三諾索夫知道他的死期到了嗎？

八路總指揮部的人，還不敢放心大膽說戰勝的話，但是勝利的欣悅，已經在這裏那裏，流露於面目之間。興登堡的信心，是鎮定他同事的一種勢力。

在木拉瓦<sup>90</sup>的俄國第一軍團和在約翰尼斯堡的第六軍團，即留在圍圈之外的三索諾夫的兩翼，雖然會受嚴重的打擊，仍向奶登堡和鄂爾忒爾斯堡運動。勒嫩坎夫終於從令人難解的昏睡中醒過來，慢慢開始運動。據說，正在華沙組織的俄國第九路軍，有幾部分趕來。奧國人方從加里西

87 Willenberg 東普魯士南境鎮名。

88 Rüdiger Goltz (1865—1930) 一八一八—一九一九年爲抵抗布爾塞維克之德國波羅的海軍隊指揮。

89 Hohenstein 鎮名，在松山與阿倫斯泰因之間。

90 Mlawka 波蘭北部城名，距東普魯士甚近。

亞出攻，現在不得不在勒謨山附近爲他那攻勢掘一個可怕的墳墓。魯登多夫和作戰部的同事看到這種情形，都起了是否還應作戰的疑問。但是興登堡決定，仍照原有計劃進行。

在這種狂風暴雨，迅雷從周圍天邊閃灼而來的現象之下，這次坎泥之戰奏了令人戰慄的終曲。

俄國人被擠在一種不可破碎的金屬環內，開始認識他們的運命。他們在絕望之中，從各方面向中間退讓，想找一條出路。他們互相衝撞，大家都不認識，自相殘殺。他們縱隊無助地被羈絆在森林和湖沼之間。

指揮失了效力。各軍官想在亂七八糟的隊羣中，打出一條道路。恐怕之神從沼澤中擡起它那怪女之頭，顯牙露齒地微笑。

八月三十一日，大功告成。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的軍隊，在維倫堡互相握手。鉗子合攏了。現在還要發生的事件，只是以前各種事件的可怖的結算。

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有九萬俄人做俘虜。他們的縱隊蓋着戰場，癡呆地等候領走。臥在地上

的死傷的人數也一樣多。巨量的大砲，整整一路軍的用品，無數乘具，都落到德國人手裏。

幾天之後，人在死者之中，找着了一個白髮將軍。那是三索諾夫。他自殺了。

在奶登堡，松山，高石和鄂爾忒爾斯的露營燎火旁邊，射出洛易騰<sup>91</sup>戰役的感謝歌聲。

勒嫩坎夫聽到三索諾夫的運命時，面色蒼白。德國人得到了怎樣魔鬼似的援軍除開來了一路全新的德軍外，沒有別種的可能，因為原有德軍的主要部分，都在他自己戰線前被打敗了，他這樣想。

他看到這一路新軍已到了他的面前，並有原來被擊敗的軍隊增援。他看到他們打了勝仗，狂喜地瀟湧而來，以便完成他們的偉業。一路大軍已足使三索諾夫從地面上消逝，他自己怎樣能夠抵抗兩路大軍呢？

91 Leuthen

下細勒西亞地名，亦譯類騰，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五日，大腓特烈於此擊敗奧人，當晚兵士唱「你們一切

都感謝上帝」的歌。

當九月五日他全部正面被攻擊時，他曉得新敵人到了。支配他的，只是不要再喪失俄皇一路大軍的思想。他且戰且退。

但是在事實上，松山的勝利者，正在強行軍中，向東北趕來，如同他們前十天朝相反的方向急走一樣。他們在戰後不會有過一天的休息。有兩個新軍團，即十一軍團和禁衛預備軍團，在佔領那慕爾之後，從西線抽出來，增加他們的隊伍。

勒嫩坎夫以為自己是與一個巨大優勢的兵力相對峙。他每逢想到三索諾夫，就滿心恐怖。他在短戰之後退出德國境界，留下了好幾千俘虜和大批戰利品。但是他向聖彼得堡打了幾封長電報，說明他的退卻與衆不同。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看到他退了，眉頭都皺起來。他們的目的是要從南伸翼，包着勒嫩坎夫，在蘇瓦爾吉<sup>92</sup>和奧古斯妥窩<sup>93</sup>森林中，給他準備一個與三索諾夫同樣的運命。但是勒嫩坎夫只是

26 Suwalki

波蘭地名，離東普魯士甚近。

93 Augustowo

亦波蘭地名，在蘇瓦爾吉南。

想到拯救他的隊伍。無論出怎樣的代價，都非逃走不可。

與登堡力促他的右翼前進。或許還可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勒嫩坎夫退得更快。

他在三星期前，一心以為必勝，向西越過國境，這時候又朝東越過國境回去，現在也同那時一樣，向世界宣稱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在事實上，一切希望都沒有了，他勉強保着了他那被震動得麻木了的隊伍，未遭他那路姊妹軍的運命罷了。

九月中旬，第八路軍在科甫諾和格羅德諾的西邊，停止追逐俄人，但已深入敵境了。這隊伍便是在將近一月之前，因受俄國兩路大軍優勢的威脅，應退到外悉塞爾河西邊去的隊伍。

新任務在呼喚奧國人的墨運在這時候實現了。

最高統帥部的指令已經來到了。

## 第五章 瑪倫河畔的戲劇

克魯克將軍紮在巴黎的東邊，與兩次被擊敗的英人對峙。九月三日的夜裏，最高統帥部叫他驅逐巴黎東南的法人。爲了這個目的，第一路軍應作梯隊與第二路軍連接，並擔任保護軍隊側面的工作。第二、三、四、五路各軍，各驅逐面前的敵人。五路軍的左翼逐漸緊逼凡爾登。

在東方的德國各軍團，從松山之戰迅速去作馬蘇爾湖之戰，從擊三索諾夫去擊勒嫩坎夫。

當兩個具有極遠大意義的決戰，似乎在同時發展的時候，那在世界大戰中所見的最巨大的戲劇，已經在西方開幕了。那幕劇的頭幾句話，在松山和巴黎勝利的歡呼聲中消逝下去了，沒有被德國人聽見。

正如東方德人在極度危險時期，產生了兩個轉變運命的人物一樣，上天也贈了兩個領袖給法國，他們在他們國家最痛苦的時期，在敗軍如潮湧退之中，只有一種思想——我們怎樣把勝利

之神拿到法國方面來。那兩個人便是霞飛元帥與巴黎衛戍司令加里安尼<sup>1</sup>。

加里安尼是第一個認識轉變運命的可能的人。德國人在巴黎東邊走過的時候，他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看着。他要用德國人自己未曾遵守的，在西方的作戰原則——包圍敵人的孤立翼去打德國人。這是法國將來的大希望。

霞飛馬上拿着這個主意。他堅忍不拔始終一致把這個思想見諸實行，是他在歷史上的大功。他因此拯救了法國。『從退卻中去攻擊，』成了霞飛司令部的新戰略原則。

八月底，法國第六路軍已經新組織成了。總指揮為摩拿利<sup>2</sup>將軍，是法軍中最能幹的高級軍官之一。雖然如此，他在索姆河一帶仍被克魯克打敗，不得不退到阿眠<sup>3</sup>。現在摩拿利將軍隸屬於加里安尼。他在百忙當中，把這一路軍配備在巴黎的緊東方和東北方，在克魯克將軍敵着的側面。

1 Gallieni (1849-1916) 於瑪倫之役突擊德國第一路軍。

2 Mannoury。

3 Amiens 法國北部索姆區首府，濱索姆河。

改編這路軍，第一須不使德人知道。在亞爾薩斯和洛林方面的法國第一、二路軍，有新的隊伍開來。但是假若在這時候，從巴黎到凡爾登的英法兩軍的正面奔潰了，就令準備在北方包圍德人，又有什末益處呢？在這裏不得不變更辦法。霞飛看到可以退到塞納河<sup>4</sup>畔，脫離敵軍，在退卻中組織新攻擊。

代替不幸的郎勒折，法國第五路軍得到了一個新的有力的指揮官，愛司半來<sup>5</sup>。福煦的新軍被插入第五及第四路軍之間，當第九路軍。他因有幾團非洲兵的加入，得到了巨大的援助。第四路軍和第三路軍也從第一路和第二路軍的部隊得到援助。

這一切都是在退卻時規定的。

九月四日，霞飛把他在巴黎和凡爾登之間的進攻計劃，通知各路軍的總指揮。九月五夜，他在

4 Seine 法國北部大河，流貫巴黎。

5 Franchet d'Esperey

他苦戰的軍隊正面的緊後部，在巴耳·蘇·奧布<sup>6</sup>，大本營裏發出爲隊伍所規定的命令。那命令應於九月六日的早晨實行，含有這些自豪的話語：『在關係祖國生存的戰鬪開始時，每個人都應該明白，再無回顧之餘地。我們應該拚上一切，去攻擊敵人，打敗敵人。一種不能前進的隊伍，必須保持業已略取的地帶，就令犧牲一切，亦所不惜。寧願當場死掉，不要回退！在現今狀況之下，不容有絲毫懦弱的行動！』

再作戰。  
德國北翼的隊伍一直到第五路軍的右翼，自三星期以來，只知道作戰之後再行軍，行軍之後

正如從前在比利時一樣，太陽毫不饒恕地燒着他們。有些得了行軍病的人，留在馬路旁邊不許行動，他們面孔浮腫，容貌深紅，流着熱汗，把手巾遮着頭，蹲在那裏。

麵包早已沒有了，因爲烤麵包的縱隊趕不上。一切馬路都充滿了破隊和戰鬪行李。榴彈比麵

<sup>6</sup> Bar Sur Anbe 地名，在巴黎東南，距巴黎一百公里。

包重要。行軍灶供給的肥肉，令人見了作惡心，幾乎蠻吞不下去了。

每人背兩百個彈藥筒。它們和鉛一樣向下扯着。如果射去了一部分，戰鬪行李又來給他補充。彈藥筒還多得很。

筆直的大路，兩邊都長着錦葵。路靜悄悄地伸在赤日炎熱之下，從小丘到山嶺。村莊連着村莊。然後又是平原，無非是平原。

沒有終結，沒有休息的日子，沒有野戰郵政。短筒襪早已破了。大家都用手巾，破襯衫，麻布來做裹腳布。靴子因為乾燥和灰塵變硬了，使骨節疼痛，摩得受傷。汗濕了的衣服，緊緊地貼在身上。

這種行軍是不是有停止的時候呢？

自從在國境打仗以來，幾乎沒有看見敵人。表尺由一千一百米達到一千米達，有時甚至降到四百米達。臥下前躍——跑步人簡直不知道，那嗤嗤的子彈，是從什末地方飛來的。要在什末地方找着敵人，必須有麻煩的檢查，方纔成功。

法國軍隊很優良。他們榴霰彈噴出的一朵一朵的煙，散佈在草原和田野上面，好像放的一羣

一羣的小羊一樣。人們臥在那裏，縮着頭。彈雨向地下注射。

灰色曳煙痕跳躍的次數，逐漸加多。它有一種劈耳的難聽的破裂聲音。東西受了它的傷害，是非常可怕的。榴彈開始逐漸排斥榴霰彈了。

田野和森林裏，都散佈着水瓶，麵包袋，背囊和飯盒。他們把一切都丟了。他們爲什末要這樣急於逃走呢？這彷彿是賽跑到法國去。他們的腿並不見得比我們的好，總有精疲力竭的時候。

敵人在村邊，林邊，丘嶺上和馬路旁邊的溝裏蹲着。槍彈噍噍地飛，機關槍塔塔地響。前衛展開作戰。本隊走到幾間房屋後面或者一個樹林裏搭槍架。他們坐在他們背囊上，一雙手捧着頭。蒼蠅嗡嗡地叫。命令來了，本隊散開到前衛裏面。

以後他們一齊開走。人覺得槍子已經不噍噍地響了。在天邊這裏和那裏，可以看見紅藍色的隊羣消逝。他們的礮隊從退卻者的頂上，向主要部隊集合的馬路上射擊。

現在我們也可以走到近處看他們了。草原上亂臥着死傷的人。有少數的俘虜。傷者以熱烈的眼光懇求憐憫。他們怕德國人把他們同野狗一樣地打死。他們第一需要的是水！他們是口渴的人。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末總是應該逃回去。這樣長久下去，他們再不能前走了。如果有人把他們的傷口裹好，他們就拿女人和孩子的照片給人看。

以後又是行軍。前衛由一個新的前衛來替代了。連絡兵總是兩個一排，手裏拿着槍，在房屋的後面集合。如果這兩個走了，後面兩個就機械地數着他們的步數。他們數到五十步時，他們自己也開步走。以後是前衛本隊。再以後是本隊。軍官叫隨從兵牽着他們的馬。牲口不能載人了。

天黑了時，隨處紮個露營，或者在一個倉屋裏找下處。整連的人已經可以走到一個倉屋裏面，這不算希奇，因爲好多人都死了。今天又沒有麵包了。行軍灶分發燉的肥肉湯。許多人非常疲倦，不到拿飯的時候，簡直不要起來。

野戰郵政又沒有來。

早上六點鐘在廣場上集合。本連在村莊出口的地方放一個排哨。

據說在松山打了一次大勝仗。松山是在東普魯士一個興登堡將軍在那塊指揮德國隊伍。這些隊伍說的，無非是前進和勝利的話。直到如今在各處的迅速決戰，創造了一種絕對優勝

的感覺。大家都發熱似地努力求最後的大決戰，天天都計算那件事。

德國的大本營從科不林士遷到盧森堡。它同正在作戰的各路軍隊的連絡，甚為疎鬆。大本營到戰事重點，即右翼的距離，直線達數百公里。這些都是方纔佔據還沒有組織的區域。

最高統帥部太為東方的戰事所束縛了。沒有一個主宰者，從很近的地方，以自己的觀察，去領導在巴黎和凡爾登中間的五路大軍的作戰。各路總指揮都應該與他們的鄰軍聯絡。他們有時候不知道，究竟應該把重點向右，或者向左。他們在側面應做的事太多了。

九月四日，當霞飛在巴耳·蘇·奧布擬定攻擊命令時，毛奇應該看到，西方作戰的基本思想，自北包圍，業已失敗了。巴黎沒有受到壓迫。德國兵力絕對不够包圍那座要塞。兩軍團被牽制在安特衛普之前，一軍團在茅波易格。還有兩個軍團在那慕爾陷落之後，送到東方去了。最高統帥部把南方的第六路和第七路軍太編制大了，而且把最後的總預備隊也給了這兩路軍，叫它們擔任那與作戰的基本計劃沒有關係的任務。

總而言之——德國在北方沒有一個戰略上的預備隊，能够左右戰事。第一路軍還是靠着自己。從巴黎旁邊走過，不去壓迫它，也不去包圍它，並不算是狂妄。

史里芬說：『加強我的右翼。』但是現在來不及了。

毛奇在這一刹那，還不知道在巴黎附近的新危險——摩拿利的一路軍——打算作一個緊急處置。他叫右翼的第一路軍和第二路軍，去攻巴黎，左翼的第六路和第七路軍在都爾和厄比納爾之間衝過去。作中軍的第三路，第四路和第五路軍，在這時期，慢慢前進。攻擊計劃從右翼移到左翼去了。

實行這個計劃的命令，已經達到了各路軍，但事變越過了這個計劃。這幕戲的危機和轉變，在巴黎附近發展得太快了。

在克魯克的總指揮部與最高統帥部之間，幾乎毫無連絡了。毛奇不能把他所想的新作戰計劃，清清楚楚地告訴克魯克。他打給那方以正面對着可怕的法國首都，在巴黎東邊的第一路軍和

第二路軍，令它們停止前進的無線電報，於九月五日上午達到，那時克魯克已叫他的各軍團向南對塞納河去攻擊了。

在克魯克方面，也不能把他自己的意見和步驟告訴毛奇。他在五日晚間發出的無線電報告，直到二十四小時之後，纔到盧森堡。

克魯克還相信自己在勝利之中。他繼續向南驅逐英人，以便達到法國第五路軍的側面，該路軍在蒙米刺厄<sup>7</sup>與約赫斯<sup>8</sup>之間，在畢羅軍之前退過卜替·摩因河<sup>9</sup>。克魯克的眼光和全副力量都向着那裏。他只派了一個唯一的軍團，格洛勞<sup>10</sup>將軍指揮的第四預備軍團，朝西對着巴黎。該軍團有騎兵。

格洛勞將軍於九月五日，在摩胡北與法國警戒軍小戰，他以為那是巴黎守備軍的一部分。幾

7 Montmirail。

8 Joches。

9 Petit Morin 瑪倫河左岸支流。

10 Gronan。

小時後，法軍的強度激起了他的驚異。中午十二時，他決定作一有力的突擊，以便仔細認識敵人。這是一番偉大而勇敢的決心。

直到晚間，第四預備軍團都被糾纏在劇烈戰爭中。

入夜，知道面前有一整路組織嚴密，準備攻擊的法軍，是無疑惑的事。霞飛的計劃過早地洩露了一夜。

於是飛報克魯克，他的左翼又正在同法人作戰了。如果他不馬上把他的眼光從卜替·摩因河移到北方去，就有大禍臨頭。

這一夜第一路軍總指揮部的人都沒有合眼。克魯克和他參謀長庫爾深思熟慮，鎮靜而勇敢地拿定了他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便以電閃似的速度去實行。

九月六日，整個陣線直到凡爾登都有大砲怒轟。最後的前一幕戲劇正在開始。這便是霞飛將

軍攻擊的日子。

格洛勞將軍的第四預備軍團，這一夜在佔優勢的敵軍之前，撤退到忒諾安內河<sup>12</sup>地帶之後，它所感覺的衝擊，最爲劇烈。摩拿利帶着他的第六路軍向東集合，以便達到德軍戰線的背後。霞飛和加里安尼都注視他——他是他們的工具——以便轉變戰事，拯救法國。摩拿利帶着三個軍團去壓迫一個德國軍團。但是勇敢的馬得堡<sup>13</sup>人卻一步都不退讓。

中午時候，終於有第一支救兵來到附近。

克魯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南方陣線裏把第二軍團抽了出來。玻美爾<sup>14</sup>人用強行軍趕到馬得堡人旁邊。下午激戰於烏爾克河<sup>15</sup>之西。

但是摩拿利還不會衰弱。又來了新的師團，把他的攻擊延長到北方。克魯克只得叫第四軍團

12 Therouanne 瑪倫河右岸小支流，在摩胡東北。

13 Magdeburg 普魯士薩克森省首府及道區名。

14 Pommern 普魯士省名，濱波羅的海。

15 Ourcq 瑪倫河右岸支流。

統雖英人，到北方去。他們於九月七日的早晨達到那裏。直至九月六日晚間，克魯克覺得北方情勢非常危險，甚至於把第三軍團和第九軍團也調到北方去抵抗摩拿利。那時這兩軍團還正在瑪倫河南面第二路軍的旁邊，捲入苦戰的漩渦。

這番移動的直接結果，是畢羅的第二路軍的右翼因受正在突進的法國第五路軍的威脅而撤退，但是他的左翼始終仍在向前攻擊之中。正如克魯克陸續把他的各軍團調到北翼去一樣，畢羅也只得取同一步驟，令他的右翼繼續向北轉灣。九月七日兩軍當中已經發生了一個裂口。這個裂口在八日繼續擴張，到了九日，成功了一個四十公里的極爲不幸的寬度。這兩路軍原來是向南的，現在把他們的正面轉向西南。第一路的轉師，第二路右翼的向北轉灣，使二路的左方在第一路之後，成功一個梯形。兩路中間的地方只得用馬尉慈和李希霍芬<sup>16</sup>的兩個騎兵軍團去填補。

除此以外，敵人沒有得到任何地方。反之，德國三路，四路，五路各軍，還在向前邁進的戰鬪之中。霞飛大事經營的反攻，在正面沒有成功。德國中軍勝利進行，不可遏止。

九月七八兩日，霞飛又從第三路取了一個軍團，送到北方去援助摩拿利，他這時正與克魯克軍對峙，情形一小時比一小時困難。正如克魯克在這裏慢慢變成勝利者一樣，現在英人和法國第五路軍的幾部分，開始插到畢羅和克魯克當中的空地。德國的騎兵軍團都太薄弱，到處都沒有預備隊。

現在毛奇終於認識了北方可怕的危險，知道十分嚴重。從洛林和亞爾薩斯六路七路軍抽出的兩個軍團，自九月五日以來，已經經過比利時和盧森堡在半路上了。它們絕對不能及時達到，來參加正在進行的戰事。

九月九日決定勝負。那是極悲慘的事，以德軍一次的勝利做開端。

摩拿利支持不住了。前一天，加里安尼已經從巴黎把他的最後預備隊給他送到戰場上去了。法國步兵第七師的幾部分，已由巴黎汽車隊送來。無論如何不准摩拿利後退。

但是戰事的強迫要比較劇烈。九月八日的晚間，摩拿利已經下了退卻的祕密命令給他的下級指揮官了。

德軍一路二路中間的危險，在九月八日只感受威脅的，這時候取得了一個具體形式。英軍的幾部分過了瑪倫河。法國五路的兩軍團，接着前進，但進步甚少。它們因為九月六七兩日，受了德軍二路的嚴重打擊，太衰弱了。法國騎兵達到沙頭·鐵里。

克魯克稍微撤退他的左翼，以便對付新的危險。那同樣遭受威脅的畢羅的右翼，仍在九月九夜所佔領的向後灣曲的陣地裏。一路二路兩軍間的形勢嚴重但是萬不至於絕望。克魯克極快地有了新計劃。

他對於過了瑪倫河的英人，加以強烈的反攻。

毛奇不能瞰視一路二路的迅速發展。它們走得太快，而他又隔得太遠。一切都已佈置就緒。他打算找個補救辦法。最高統帥部派了一個委員，亨池中校，坐着汽車趕到正在作戰的各路軍隊那裏。亨池的任務，是調查右翼德軍的情勢，保障各路軍隊進行的一致。他雖然應該盡量作一切免除右翼危險的步驟，但是他奉到的指令中，也含有暫時退避的可能。

九月八日晚間，亨池在畢羅那裏，遇見關於情勢的一種嚴重然而仍屬可靠的意見。如果第二天，英人仍在一路二路之間繼續前進時，二路就注意退卻的事。可惜他們不會把假想的克魯克軍的不利情形，弄個清楚明白。九月九日的中午，亨池到了一路總指揮部。他遇着第一路軍，正在對摩拿利得勝之中。參謀長反抗退卻計劃。亨池明白告訴他，此時二路已在完全退卻。於是第一路軍沒有別的辦法，只得部署退卻的事。

實際上，畢羅得到飛機報告，說敵人過了馬斯河前進，到了克魯克的側面以後，乃按照昨晚與亨池的協議，於此時在瑪倫河南岸部署二路軍的退卻。關於一路對摩拿利的勝利和對英人反攻的順利進行，他一點都不知道。他又不曾做任何試驗，以求實在明瞭右鄰的情勢和空地的危險。

這時候，在豪森將軍領導之下的第三路軍從他的右翼出發，以強大壓力去佔領在塞贊內<sup>18</sup>的法國五路軍和九路軍中間的分離地點。畢羅的左翼也紮在這裏——那時尚在該路軍下總退

卻令之前——屹立不動。法國五路軍施於畢羅全線的壓迫，已經弛緩了。

這塊的情勢是絕對很有希望的。但是沒有人在這塊下適當的命令。

於是畢羅退到多爾曼<sup>19</sup>與厄拍爾內<sup>20</sup>之間瑪倫河畔。克魯克向索阿松<sup>21</sup>附近的恩河退去。兩路軍的總指揮，自然以為他們只是在短時間的戰略的退卻運動之中。他們要重新編製，以便再事攻擊。

英人法人還沒有料到，勝利之冠快要加到他們的頭上。過了一天之後，他們纔覺得巴黎郊外的情勢完全變了。這種情形的傳佈，彷彿和一段荒唐無稽的童話一樣，還是不能明白的事。他們將信將疑地向前摸索。德國人已經走了。

巴黎脫險了！運命轉變了！瑪倫河的一種偉大勝利成功了！德國人全線飛逃，被協約國的人趕

19 Dormans 法國城名，濱瑪倫河左岸。

20 Epermy 亦法國城名，濱瑪倫河左岸，在前地之東。

21 Soissons 法國北部城名，恩濱河左岸。

走了！

雷動的歡聲，侵入了正在傾聽着的協約世界。

最後的一幕戲。

關於二路軍退卻以及不久以後一路軍也退卻的消息，於九月九日晚達到最高統帥部時，大家都嚇得一跳。直到此時，人們依着中間各路軍的順利報告，以為有一個良好轉機。在最近幾天內，從南方調來的各軍團的先頭部隊，應該達到聖昆丁。赫林良帶着他第七路指揮部接踵而來。從茅波易格之前解脫出來的第七預備軍團將於三天之內到拉費爾<sup>22</sup>，從安特衛普前面抽出的第九預備軍團到杜亞<sup>23</sup>。

病夫毛奇於九月十一日到離他最近的各路軍隊裏去。他看到德皇太子和他總指揮部的軍

22 La Fère 在昆聖丁之南。

23 Donai 法國北部城名，在聖昆丁之北。

官都有充分的信心。他們對於巴黎前面兩翼軍隊的行動甚爲驚訝，以爲如果趕快，這裏還有辦法。毛奇心中發生了新的希望。皇太子和他的參謀長說中了他的心思。他們說的話他也想着了。法人英人還只是逡巡地追着。這便是他們覺得自己薄弱，怕有變動的一個佐證。

反之，在豪森元帥三路總指揮部裏，卻流行着合理的不安。他的右翼已於九月九日與二路共同爲退卻運動，又爲優勢法軍所攻擊，於是慢慢退讓。

豪森的願慮給了毛奇一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們與德皇太子的樂觀主義完全相反。

於是他到四路軍那裏去。這塊總指揮部的氣象也很可靠。總指揮是符騰保邦的阿布勒喜特公爵，他甚至宣言，擔任三路正面的一部分。正在磋商的時候，二路來了一個報告。畢羅一面斷定他自己軍隊正面的情勢可靠，同時對於他左鄰豪森的三路軍的抵抗力，卻有很嚴重的疑惑。他報告道，他應該注意敵人衝過三路軍的右翼和中部，因此，他要於九月十二日晨，將自己的隊伍多向東面，向雷姆斯退卻。換句話說，他與一路克魯克的距離，將比直至現在還要遠。

毛奇又趕到三路總指揮部，也去拜訪二路軍。然後他回到總司令部。

他在途中極力思索，覺得還可以行。但願三、四、五路軍能保持現在的陣地！我們給兩翼軍的時間，使它們繼續退卻，重新組織它們的正面。九月七日攻下了茅波易格。虜了三萬英人和法人。攻圍的隊伍，次維爾<sup>24</sup>將軍指揮的第七預備軍團，已經趕快跑來，到一二兩路之間。或許還可以行！

但是假若如此，又怎樣辦呢？這時候，法人已經可以深入克魯克與畢羅兩軍之間，要用別路軍去防止，已經來不及了。假若上述衝破三路陣線的事接踵而來呢？這事不是已經可以進行嗎？以後那業已向南遠進的四路、五路軍，不是有死亡的危險嗎？人也應該想到這種極端不幸的事情。

但反面不是更有可能嗎？在以前數戰中，法人不是根本都失敗了嗎？以後德國中軍的新攻擊，可有迅速的成功，是幾乎沒有疑惑的事。果真如此，那一切都要改變了。

當毛奇達到總司令部時，他幾乎站不住了。他同事的態度都很頹喪。毛奇開了一個短時間的會議。

同時他下了叫三、四、五路軍也開始退卻的命令。他把雷姆斯——叔拍<sup>25</sup>——聖麥內何爾德<sup>26</sup>線指給它們做新的正面。這就是說叫這幾路軍隊的最南各部分退回七十公里。

這道命令達到三路大軍，好像在深晚雷雨已過之後，又來了一道電光在天上照耀一樣，令人莫明其妙。

退卻。

各部隊都在戰鬪。天氣悶熱得怕人，他們在塞贊內，在費爾·查姆培諾阿斯<sup>27</sup>，在維特利·勒·佛朗索阿<sup>28</sup>后面，向巴勒丟克<sup>29</sup>去。

25 Stippes 地名，在雷姆斯東南；又河名。

26 St. Menéould 在叔拍東。

27 Pere Champenoise 在厄拍爾內之南。

28 Vitry le François 在前地東，濱瑪倫河右岸。

29 Bar le Duc 在前地東，濱俄爾內河(Ornain)及瑪倫·萊茵運河，與前兩地成一直線。

戰事繼續進行，帶着殘忍忿怒的情感。我們已經咬住了敵人。每進一步都須流血。更加上怕人的悶熱。

這是什末道理？他們都停頓起來。野戰礮隊不射擊了。礮彈完了嗎？

不是的！他們在撤退退卻！

我們只用肉眼便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駕馬拖前車。

奇怪。

傳騎從各旅到各團再到各營部。他們都不要相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定有什末事不對。於是馬上派出若干人做後衛。主隊在幾公里之後集中。本日應走的地方有八千公尺遠。傷兵都被放在倉屋裏，只有萬不可少的衛生人員照顧他們。以後他們一起都做了俘虜。

每個人都應該留心，帶着他的行李和彈藥筒。騎兵幫助後衛。各團長負有莫失掉時間的責任。在敵人礮火之下散開臥在山坡上的隊伍，忽然變成了後衛尖兵。各連的傳令兵向他們叫，說他們是後衛尖兵。

這是什末道理？死了的人怎樣呢？還臥在前面的傷兵怎樣辦呢？

晚間，天上和地下的悶熱中止了，大雨如注。各村莊充滿了縱隊。談不到躲避的地方。馬垂着頭。雨從頭髮裹落下來。駕馬的人蹲在雨衣裏面毫不動彈。

雨下了一整夜，可憐的兵士。

天方黎明便吹警號。

一切都濕透了，凍了。行軍灶在夜裏已經退了好遠，免得日間阻礙道路。沒有咖啡。

法國的野戰礮隊，盡是起得很早的人物。在村莊出口之前，已經有他們榴霰彈的白煙逍遙。榴彈爆裂的聲音，極其難聽。他們知道有什末事了。

機關槍已經在答答地響，子彈馳馳地飛。

死馬臥在退卻的大路上。人從轅上把它連鞍具割開。在馬路旁邊還臥着前進時戰死了的兵。現在人可以把他們連新死的兵一起埋葬了。

據說後衛尖兵得到了一個完全命中彈。各個人都周圍觀望，看到底是誰死了。

騎兵過去了。每連派出一個後衛尖兵來。野戰礮隊沒有火藥了。彈藥縱隊已經退得很遠了。誰中了一個子彈，只要還能夠動彈時，仍同隊伍一起走。健全的人把他夾着，免得軍官們看見。軍官們也知道，但是他們不說什末。每個人都曉得，如果傷兵不一路走，就要遇到什末事。

雨還是沒有停止。

下雨有一項好處，即人不認得地方，不覺得失掉了那些處所。這樣繼續地走，還要走幾久呢？有一個人苦笑道：「一直走到母親那裏。」想到這一層是可怕的人，不得說這樣的話。各連還像一個人少的排。它們大半都由副上士領率。三分之二的軍官都戰死了。第二天也下雨。

克魯克將軍將他的各軍團配備在索阿松和孔撒涅<sup>30</sup>之間，再以正面對着敵人。這時候，畢羅差不多退到雷姆斯了。那造成這些非常不幸的退卻決定的空隙，還在逐漸擴張。

霞飛看到了這一層，於是令英軍和他的第五路軍拚命朝這塊空地前進。他的軍團有幾部分已經過了維勒河<sup>31</sup>。難道那慘淡的日子還要來一次嗎？整個的退卻不只是一要結束這個空隙嗎？

最後從北方來了援兵。在茅波易格打了勝仗的兵到了附近。次維爾將軍把他的第七預備軍團調到郎<sup>32</sup>之南，在克郎<sup>33</sup>的長岡上抵抗法軍。法軍狂怒地衝鋒，他一步都不退讓，牢牢地支着第一路軍的左翼。

第二天，集中在聖昆丁的第十五軍團的頭幾團人，向左延展，一直與二路軍聯接。正面總算結合了。

九月中旬，退卻運動變為立定。隊伍再掉轉槍口指着敵人。他們在一切地方，都靜候敵人來攻。戰線從訥永<sup>34</sup>——第九預備軍團在正當時間內到了那塊——經過索阿松到雷姆斯，再從

31 Vesle 鄂阿塞河(Oise)的左支流。

32 Leon 看第二十二章註二。

33 Cronne 鎮名，在郎的東南。

34 Noyon 看第六章註十六。

雷姆斯橫過香賓直到阿爾昆森林的北緣。它在凡爾登的北方，與戰前的舊線相連。

德國軍隊雖然把戰場和他們偉大的戰略計劃交給了敵人，但是沒有讓敵人得勝。

瑪倫河畔的戲劇完了，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形勢。從長馳直入變作急劇退卻，又從退卻變作重造戰線，一切都非常迅速可怕，幾乎令人不能明白。

但是每個人都已經有了憂鬱的感覺：在這塊鬧下了滔天大禍。



## 第六章 伊彭<sup>1</sup>之戰

當德國軍隊轉過身來，再把胸口對着敵人的那幾天，毛奇將軍精神方面和身體方面的力量都告竭了。他雖然病得要死，還在總司令部裏，踱了一些時光，但是德皇已任命直到現在的陸軍總長福根海<sup>2</sup>將軍做他的後繼者，實行參謀總長的任務。

福根海在德軍空前的最痛苦時期中接受他的職務。在東方三索諾夫是殲滅了，勒嫩坎夫也被逐於東普魯士之外。但是在這兩路敗軍之中，又有了一路新的俄軍。

奧國人打了敗仗，紮在衛斯洛卡河的東邊，勉強守着喀爾巴阡山口。頂南邊羅馬尼亞角上的

1 Ypern 比利時西南城名。

2 Falkenhayn (1861-1922) 德國步兵大將，於一九一三—一九一五任陸軍總長，一九一四—一九一六任參謀總長，一九

一六一—一八任羅馬尼亞、敘利亞、立陶宛等處德軍指揮，著有德意志最高統帥一書，已由南京訓練總監部譯為中文。

喀爾巴阡山，已經被俄軍越過，他們正以貪慾的目光，對着匈牙利平原，以爲那是上帝許給他們的地方。奧匈軍隊的精華，都紮在散河旁邊，科爾木之南和勒謨山的左右。普爾則密斯爾是被包圍了。人不知道能够守幾久。孔刺德找德國援兵的呼聲，急切而且洪大。

在西方，史里芬獨創的計劃，在瑪倫河兩岸礮聲隆隆之下被埋葬了。這次出師的戰略底子被抽去了。如果我們不要放棄任何獨立的行動，必須找一個新的戰略底子。德國軍隊並沒有被擊敗。但是他們很疲憊而且十分失望。損失也很重大，尤其是軍官，如團長營長和連長的損失。

敵人不見得好。法國軍隊自以爲得了最後的勝利，喜得發昏，等到在恩河岸邊，在雷姆斯，在香賓，在阿爾貝森林流血之後，纔醒過來，知道並沒有那項事。必須再去作戰，流許多血，方能得到勝利。到處都繫着德國軍隊，堅固得和城牆一樣。一切突擊都是浪費。霞飛也應該找新的計劃。

福根海具有冷靜而精細的計算家的特性。他沒有用詭計去作戰的幻想。他是個有辦法的人物。他無論做什末事，都要加以仔細的考慮，想到該計劃一切可能的結果。他的勤勉，他的有恆，他的鎮靜，在在都足令人佩服。他實行計劃的那種不屈不撓的毅力也很大。他不喜歡忽然改變計劃。這

種改變，都應該用計算去免除。自來就沒有人能夠說他失掉神經，因為凡發生的事，沒有不是經他預料到的。

有一件事是他同每個普魯士軍官相同的，即必要勝利的意志。

在比利時與荷蘭交界的地方，些耳得河<sup>3</sup>，有世界最大的武庫和兵營，即安特衛普要塞，沒有受什末壓迫。比利時全部野戰軍，即從格忒河戰役和追逐中逃出來的約八萬人，再加上要塞守備隊約七萬人都紮在那裏。

以巨大礮臺組成的兩個保護環，圍着那要塞的核心。自城市算起約半徑六公里的地方，蹲着一八六〇年由著名要塞建築家布利阿蒙<sup>4</sup>建造的舊要塞。但是人們在平時已經不信任這些礮臺了。比利時人在半徑平均十五公里的地方，造了些完全現代式的礮臺，成第二個環。堡壘，礮臺，野

<sup>3</sup> Schelde 法國北部及比利時河名，流入北海。

<sup>4</sup> Brialmont

戰築壘，電氣設備，充滿了中間地方。內推河<sup>5</sup>畔的水草泥濘低地，更成了一種天然的強烈援軍。

人應該把安特衛普守着，以便英法各師團從瑪倫河畔通過比利時朝該處得到新勝利。他們不要叫德國人安寧。然後在比利時戰場上，在萊茵平原作最後大決戰時，安特衛普就可作協約戰線北翼的有力角柱。整個的英國都看着安特衛普。島國的生命利益在這塊被防守着。

那在格忒河畔野戰中，逼着比利時軍向安特衛普前進的德國第一路軍，現在在遼遠的法國作戰。留在那裏的只有柏塞勒。將軍統率第三預備軍團。他紮在要塞的南面。他不能想到封鎖這巨大堡壘的事。爲了抵制比利時人向布魯塞爾前進和威脅德國兵站的試驗，他有許多事應該做。八月二十五日，在蒙斯，在查勒羅，在紐沙托在龍威作劇烈境界戰時，比利時人舉行第一次大攻擊。那直到現在爲保護海岸之用，在這幾天向西線滾滾而來的第九預備軍團，幫助抵抗這次攻

5 Netho 安特衛普南面的河名，流入些耳得河。

6 Beauler (1841-1921) 德國元帥，一九一四年攻取安特衛普，一九一五年攻取諾高喬治耶夫斯克 (Nowogeorgiewsk)，一九一五—一八任波蘭總督。

擊，該軍團直到九月七日，都受柏塞勒將軍的調遣。

該軍團剛剛起程去參加瑪倫河之戰時，比軍於九月九日——這一次與瑪倫河戰役同時——舉行第二次大攻擊。第十五軍團的幾部分，正在從亞爾薩斯到法國北部德軍右翼的路上，就被調在這裏作戰。這時候在瑪倫河畔作戰的各師團也到了。以後第三十八後備旅，第四補充師，第二十六旅及巴威第一後備旅逐漸接踵而至。

但是最高統帥部爲在法國北部決戰，需用隊伍，隊伍，隊伍。它不能作一種浪費的事，留幾師團監視一個要塞，何況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要塞呢。

九月九日，柏塞爾接到準備攻擊的命令。如果他不能作包圍的襲擊，他必須打個尖楔子到城牆裏面去，使它崩壞。他應該得到一切在西線可以抽調的重砲。那攻破列日，那慕爾和茅波易格的四十二公分的白砲，已經準備好了。奧國斯各達廠送了一尊優良的三〇·五公分摩托白砲來。有幾連砲兵已經向安特衛普去了。

九月二十八日，白砲轟轟地響了第一聲。砲彈怒吼地飛出去，消逝於以太之中，帶着一種降低

的不可見的大風琴的聲音落下去，在利爾<sup>7</sup>礮臺裏喚起了一種異常的爆烈。

這種風琴聲音在空中響了兩天之久。十月二日，利爾，科寧格斯和夷克特<sup>8</sup>，發夫爾·聖·喀德隣<sup>9</sup>和韋赫姆<sup>10</sup>的礮臺都燒成廢墟了。後舉三個礮臺是步兵攻下的。十月三日不戰而得利爾礮臺。在利爾和美契爾<sup>11</sup>兩城之間，最外堡壘帶裂了十五公里寬的一個破口。

格忒河的水草泥濘地帶橫在攻擊者的面前。河水因大雨氾濫了。遍地都佈滿鐵絲，荆棘，散兵巢，野堡和礮臺。

後面有內方環狀的舊礮臺威脅着。它們的平射礮從熱的礮口中射擊。當預備兵，水手和後備兵，在工兵協助之下，於堅忍不拔數日血戰中，要渡過內推河時，重礮彈已經從他們頭上飛過，落到

7 Lierre。

8 Koningshoek。

9 Wavre-Sainte-Catherine。

10 Waelhem。

11 Mechin 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城名。

內方堡壘上去了。

十月七日，比利時人和在這時達到三旅英國海軍陸戰隊，放棄了內推河地帶。淡黃色的河水被血染紅了。戰敗者的野戰礮留在泥濘裏，差不多沒有損壞，都落到德國人手裏去了。

在向那業已半爲廢墟的內方堡壘前進時，柏塞勒派了一個軍使到要塞裏去。他要求馬上移交兵士和軍器。如果他們拒絕或延遲，就開始轟擊城市。比利時司令拒絕任何談判。

夜裏，臼礮和重平射礮的礮口火到處發焰。一種雜亂無章的音樂會控制一切，那是趨於滅亡的可怕的序幕。

攻擊者臥在冒煙的內方堡壘之前，排哨向前推進了。隊伍紮在露營裏。雖然上星期流了很多的血，但是沒有人想着睡覺。所有的人都觀察堡壘頂上噴火。比利時人的回射甚爲薄弱。

十月八日過去了。礮火還是持續地放，毫不減少。步兵逐漸走近要塞。

以後又到夜裏。現在以礮作回答的堡壘差不多一個都沒有了。它們都破碎了。

十月九日黎明，下了衝鋒的命令。天氣有下雨的模樣。軍隊進攻極其勇猛。他們根據奪取外部

堡壘的經驗，絕對相信白礮的工作可以成功。

幾點鐘之後，內方堡壘帶的整個南線破裂了。城內到處燃燒。房屋都敞在攻擊者之前。

下午最後的抵抗疲弱了。軍隊衝進安特衛普，虜了分散的比利時人和英人，並且通過城市達到些耳得河畔。

自十月七日起，比國野戰軍和英軍已經向西撤退，越過聖尼科拉斯<sup>12</sup>了。攻城的人數很少，故不能封鎖要塞。柏塞勒開始追擊。留着萬不可少的隊伍，以便監視俘虜。戰利品中有五百多尊礮，即整個要塞的礮。

最先只有第四補充師，在些耳得河那邊去追逐退卻者。敵軍一大部分都被逼到荷蘭境內去了。它們在那裏被解除武裝，被監視着。還有許多囚柏塞勒緊逼着，乃以強行軍向西逃去。

這是一個瘋狂似的賽跑，它的速度在戰史上是唯一無二的。十月十四日第四補充師到了布

律革<sup>13</sup>。再過一天之後，預備兵從俄斯頓德<sup>14</sup>的沙灘中上去，沒有遇着困難就看見了海，然後毫不喘氣，沿着海岸向西南追擊敵人到敦基成。<sup>15</sup>

這時候，在這裏逐漸發生了完全新穎的事件。

福根海將軍馬上把德國總司令部從盧森堡移到美最耳·沙勒微爾。他現在在一，七，二，三，四和五路軍的緊後面，即訥永<sup>16</sup>與凡爾登之間。他可以好好地看到它們作戰，迅速頒佈他的命令。

西戰場作戰的形勢完全變了。從凡爾登向南直到瑞士邊境上的德軍北翼，似乎完全麻木了。在這塊不能期待一個決戰。在中軍也呈現了陣地戰的嶄新形式，當時人以爲陣地戰是迅速就要了結的一種過渡階段，它是完全由自己一天一天發展的東西。開始甚微，最先幾乎沒有人注意，也

13 Briège

比利時西福耶登省省會，濱布律，革運河。

14 Ostende

比利時西福耶登省港口和浴場，濱北海。

15 Dünkirchen

法國諾爾省(Nord)的港口和要塞。

16 Noyon

亦譯那雲，法國鄂阿塞(Oise)省城名，濱鄂阿塞河。

很少有人提倡，在這邊和那邊都完全一樣。更沒有想到，陣地戰將成一種新式的學術。

德軍的右翼一二兩路軍——七路插在這兩路之間——也停頓在訥永和雷姆斯之間。無疑地，在這裏敵人也有相等的兵力，目前不能施行戰略運動。

但是在訥永與海之間，有二百公里寬的一個空地，它不但招誘人從事新的作戰，而且逼得人非作戰不可。那已經耽誤了的決戰，應該在這裏去找。但必須回到史里芬思想程序的底子上，方能成功。自北包圍的原則還須應用一次。

最初似乎當作戰略理想，當作爲了勝利可用的一種方法，不久顯現出來，那是在防禦上的一種應急手段。孤立的北翼有什末意義，霞飛比福根海還認識得迅速而且敏銳。他深信在中軍得不到好處，於是在這裏作孤注之一擲。

一種特殊的情勢，使他佔了德國人的上風。他在期待中軍勝利的時候，已經在阿眼集合了一路新軍。它的總指揮是卡斯泰諾 17 將軍。霞飛把他從洛林調來，正如毛奇從那裏把赫林根調到聖

昆丁一樣。但是當戰事逼着毛奇調赫林根帶着第七路軍到克魯克東邊，對於延長包圍翼並無價值的時候，霞飛卻派了卡斯泰諾一個比較重大的任務。

法國人驕傲地稱這路新軍爲「追擊軍」。它應該從阿眠向聖昆丁前進，使德軍歸於消滅。摩拿利在巴黎東北未曾完成的事業，它必須在這塊——法國土地還沒有被德軍皮鞋所「踐污」的地方——去完成，毫無疑問。

九月二十一日，「追擊軍」開始從阿眠前進。爲適合它的特殊任務起見，它得了許多騎兵。勝利似乎是一定的了。霞飛已經打了勝利的電報到巴黎去。

但是事實怎樣呢？卡斯泰諾報告他在巴坡謨<sup>18</sup>和洛阿<sup>19</sup>之間遇着了敵人，並且展開作戰。霞飛心裏不安起來，馬上又以爲不要緊。他想到，卡斯泰諾將與德國騎兵作戰，那騎兵原來是遮掩北翼上面的空地的，他很快就可以了結他們。

18 Bapaume 法國巴得卡雷 (Pas-de-Calais) 區的城名，與阿眠、聖昆丁成三角形。

19 Roye 法國鎮名，在巴坡謨之南，亦與阿眠、聖昆丁成三角形。

法國大本營發熱似地等着繼續前進的消息。

晚間，卡斯泰諾報告，他受了重大損失，並且費了很大的力，纔能抵禦德軍的攻擊。他的整個正面都陷於劇戰之中，在已達到的戰線上，不能越雷池一步。

站在卡斯泰諾之前的，是哪些新來的德國隊伍呢？毛奇已經把巴燕太子統率的第六路軍的大部分，從洛林調到右翼。福根海更盡量加速那種運動，並且把該路總指揮部也移過來。

霞飛和福根海都在索姆河畔埋葬了一個勇敢的希望。但是各人都堅持着他的計劃，且爲局勢所迫，不得不然。他們還應該繼續向北旋回。在這裏，霞飛又比福根海迅速而堅決。

這幕戲差不多和前一幕相同。霞飛在阿拉斯<sup>21</sup>的西邊，又集合了一路新軍。它的總指揮是摩得意<sup>21</sup>。摩得意在培丟恩<sup>22</sup>和阿拉斯之間，卽位於中央的有名的羅累托山<sup>23</sup>，遇着正執行伸翼工

20 Arras 法國北部巴得卡雷區的首府。

21 Manduy。

22 Bethune 法國城名，在阿拉斯北。

23 Loretohöhe。

作的德國第六路軍的右翼。奪羅累托聖母教堂<sup>24</sup>的戰鬪，甚是激烈，兵士從兩面撲上山去。在惡烈戰鬪之後，教堂的殘墟留在戰線當中。

西方的正面又停頓了，向北延長了一百公里。它的方向完全朝北。如果它是從東朝西，和在凡爾登與訥永之間一樣，就可以節省許多德國軍隊。霞飛有兩次先著祖鞭了。

安特衛普還固守着。比利時的西北角上，還沒有一個德國兵。整個比利時的海岸還是敵着沒有主人。

現在應該決定的問題，是德國人是否要在福郎登<sup>25</sup>得到一個潛艇根據地。德國統帥部把這個問題看得十分重要。

英國覺得這塊是與它的生存有關係的地方。倫敦政府向法國內閣要求仔細注意英國的利益，語勢極為嚴厲。費費起沒有讓英國遠征隊在恩河流血的絲毫傾向，同時比利時海岸卻兵不血

<sup>24</sup> Notre Dame de Lorette。

<sup>25</sup> Flanders 比利時西北地名。

及地落到德國人手裏。費資起看到因為法國軍事領袖的無能，弄到這步田地，覺得異常糟糕。

正在討論的時候，安特衛普陷落的消息來了，猶如鎗擊一般。德國各師團已經以強行軍趕到俄斯頓德去。英國人看到這，甚為切齒。雖然法國北部的鐵路車輛已經極不敷用，但霞飛仍答應了英國人的要求。英國人極迅速地離開恩河正面，在部羅涅<sup>26</sup>的東邊哈塞布陸克<sup>27</sup>附近會集。新從英國本部運來的各師團已經在那塊。它們迅速向北延展。費資起在敦基成的東邊，還把從安特衛普跑來的比軍收容到他的隊伍裏。柏塞勒的隊伍已經接比軍之踵而至。

北海阻止人們前進。自北包圍的思想已經停止了。雙方的軍隊好像靠着一架無形的梯子的階級，從東西兩方逐漸上升，都達到了北海，一個窄狹的潛艇根據地還留在德國人手裏。費資起要是去攻擊，必須有相當的準備時光。

但是福根海不只要這個根據地就算了。他最後預備沿着海岸，施行一次激烈攻擊，以打破

26 Boulogne 法國北方的海水浴場和港口。

27 Hazebrouck 法國鎮名。

正面的僵局，在公開的野戰中奪取勝利。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那是十月的中旬。

村莊，籬笆，田野，兩旁長着白楊的大路和縱橫的水道，呈着紛亂的現象，漫無涯際。那地方好像一個翻倒了的兒童積木箱一樣。

馬路上充滿了前進縱隊。一切都朝着西方，朝着落日走去。他們是從下車的地方，根特和布魯塞爾西南的中間來的。

長着鬚鬚的人，在剛離學校的青年人當中走着。好像德國大學教授帶着大學生旅行的樣子，不過有一種奇異的變化，因為穿的是軍服。軍官大半是比較老的人，本來都已退役，但是少年的熱情傳染了他們。

鋼盔和槍身都有鮮花和綠葉做裝飾。從早到晚都聽着行軍歌的聲音。只有在中午正熱的時

候是寂靜的。

不，人們並不注意行軍的辛苦。人們咬着牙齒，筆直朝前看着，向白楊樹走去。行李壓着身體，腳走得痛。面帶笑容，口裏唱歌。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

快到早晨的時候有霧升起，它們蹲在籬笆中間，彷彿是這次前進中的沈默客人。

人在棚布下凍着。自然也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來到。但是到了白天裏，一切又和平常一樣。少年的快樂心情是不能壓制的。

在露營火旁，老先生們述說一八七〇年的情形。他們那時都是小孩子，還記得很清楚。他們描寫如何展開去攻擊，如何作成二重散兵線，從左右前進，並且一班一班地從邊上挨次朝前跳躍。但是爲要保持聯絡，成排比較好些。拿着指揮刀的軍官站在正面前三十步，嚮導在他的左右，喇叭手在連長旁邊。最重要的是間隔和距離。以後就吹號。每個人都懂得號音，那號音短促，斬截而乾燥，千遍一律地鼓動兵士前進。退出子彈，免得有人死亡，免得因爲過早的槍聲，使敵人知道戰線。在可能

範圍之內，一切都用刺刀去辦。刺刀戰是最要緊的事。敵人那邊卻受不住。

青本人張開眼睛聽着，一個字都不失掉。他們將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雖然會踢足球，嚼橡皮糖，甚至於每個人都帶着一個網球拍子。但是他們作戰也和做一種運動會一樣，只在某種程度之內感覺興趣。遠征一事在他們看來，只是法德兩國人的足球比賽。他們是穿着淡色褲子和乾淨毛織短衫的公正人。他們很注意怕把自己弄髒了。因為這整個事件不值得把自己弄髒。他們在德國第一路軍前像兔子一樣地快快逃走了。

人人都這樣說。沒有人告訴他們，英國隊伍大半是由訓練過的，在殖民地戰事中有經驗的兵士組織而成，他們的特長在於善會利用地形。

這是一種燥急而嚴肅的期待，一天一天地增高。從今天起或許還有四個晚間，明朝還有三個……後天還有兩個……以後就要開火。

人們在衛戍地方受了六星期的訓練。下士的原則，是他們應該忘記自己是個平常的人。爲了馬上準備作戰，一切都願忍受。他們或在餘忒堡<sup>29</sup>，或在得培利次<sup>30</sup>，或在明星根<sup>31</sup>，或在挨爾孫普

恩<sup>32</sup> 軍隊演習場上過了兩星期，又在師團建制中作戰圖演習，並作強迫射擊訓練。

我的上帝——在那塊常是如何混亂，人們對於白鬍子老先生，是應該如何忍着不笑！現在到外面已經好了。但願人終於達到前線。無論作成班縱隊，作成行軍縱隊，作成散兵線，向左並進或者向右並進，——一切都一樣！只要有敵人在槍口和刺刀之前！

陣亡病死受了重傷躺到地上？『如果一顆子彈打死了我，我就不能回家鄉去了。』<sup>32a</sup>『從心的深處發出像風琴的聲音，不過有點憂慮的情調，說：『誰在敵人面前被打死了，那是世上最美麗的死。』<sup>32b</sup>』

是的……如果早晨吹了警號，如果各連都成兩行在市場上集合，如果在遼遠的東方，在庫爾

29 Jüterbog 勃蘭登堡的縣城，在柏林西南六十公里，有砲兵學校和射擊場。

30 Döberitz 軍隊演習場和國防軍駐紮地，在柏林附近。

31 Münsingen 符騰山 (Württemberg) 邦的城名，練兵場。

32 Eisenhorn。

特累<sup>33</sup>和根特的老後面的天上站着朝紅的時候——間或也唱「朝紅，朝紅……」<sup>32c</sup>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

大半由戰時志願兵組成的四個軍團，與柏塞勒的軍團相合成爲一個新的四路軍。在香賓的舊四路軍解散了。新的四路軍集合在羅斯頓德和庫爾特累之間，於十月十五日準備對海邊納波爾<sup>34</sup>和里斯河間的正面，朝麥爾維爾<sup>35</sup>進攻。

兩軍的衝突極爲劇烈。青年隊伍完全照着操典，直向敵人衝去，其不顧性命，可謂從無其比，而敵人卻是善於利用一切地形優勢的能手。

在地克斯木頓，比克斯勺特，蘭格馬克，巴生得勒，貝克勒累，荷勒俾克，維特沙忒和麥新<sup>36</sup>附近，

32 a b c 德國三首詩的首句。

33 Courtrai 比利時西福郎登省的城市。

34 Neuport 比利時的港口，在西福郎登，澤衣塞爾河（Yser）。

35 Merville

發生着惡戰，含有中古時代的怨毒。德國青年的花，成了獻身沙場的能手。

在上面的北方，在沙灘上和衣塞爾河流域的東方，第三預備軍團於柏塞勒指揮之下，在這道小河附近作了十天的戰鬥，向這塊推動。第十二預備軍團於一度流血巷戰之後，第一次取了地克斯木頓。第十三預備軍團在德利·格拉悉騰<sup>37</sup>逼近到衣塞爾運河，此運河自衣塞爾河通伊彭。

第十六和十七預備軍團，在舊福郎登母市孤形的周圍，與英人作極度的惡戰。接在南邊的第六路軍，將它的北翼向伊彭南面上有刻麥爾<sup>38</sup>峯的低塊狀山彙推進。戰事直到里斯河，蔓延到一百多公里寬。

戰事延長到兩星期，這在以前都以爲是一種不可能的現象。十月底，纔確定突破伊彭之北的事難於實行。犧牲太大。地形給了防衛者以許多利益。

36 Diksmuiden, Bikschoote, Langemarck, Passchendaele, Becelaere, Hollebeke, Wytschaete and Messines 均伊彭附近地名。

37 Drie Graachten。

英國人和比利時人在困苦中，從老遠的北方喚來了一個有力的同盟軍。十月二十七日，他們打開納波爾的水閘門。海水衝進來，灌滿了直到地克斯木頓的地方。

最初，人以爲這是由於陰雨連綿，從地下長起來的水。後來第三預備軍團的隊伍都站在水裏，水到膝部。以後他們只得到較高的地方去看望。水升到腰間。水面越過越寬。

海水正在向前進，是沒有疑惑的了。攻擊者過水，救護傷兵，朝後退，直到靴子踏着乾地爲止。洪水分開雙方作戰的人。榴彈的彈道卻在上面縱橫交錯，毫不停止。

伊彭周圍的戰事因此越發劇烈。

六路軍的北翼改編成一個特別戰鬥集團，由法貝克<sup>39</sup>統率。在別個戰線上節省下來的新砲隊開來了。十月三十日開始突擊。

桑特佛得<sup>40</sup>與荷勒俾克都陷落了。十月三十一日，二十六師的各團，從里斯河的低地上來於

38 Kimmel。

39 Fabbeck (1854-1916) 普魯士的方面軍長。

劇烈迎戰之後略得麥新。他們的眼光已經到了背後伊彭平原上了。

戰事已經到了極劇烈的地步。費賚起以為不能支持了。但是福煦將軍說有一支法國軍隊來救他。霞飛在十月四號已經組成了『諾爾<sup>41</sup>兵團』由福煦將軍指揮。所有在索姆河及海岸間的一切隊伍都隸屬於他。十月十九日，他派了一個新的支軍，在杜爾巴<sup>42</sup>將軍指揮之下，插入英比兩軍之間。

幾部分的法軍在地克斯木頓加入戰事，從德國志願兵手裏奪了這個正在煙霧薰天已成廢墟的村莊。

現在組織第二個德國突擊隊，由林心根<sup>43</sup>統率。該隊以劇烈的武力，於十一月十日，再向伊彭東南敵軍正面遠遠突出的弓形地帶進攻。

40 Zandvoorde 伊彭附近村名。

41 Nord 法國省名，與比利時接壤。

42 D'Urval。

43 Linsingen。

在北方志願軍又奪取了地克斯木頓，並且守着，抵抗一切法軍的反攻。那法軍都是法國最好的隊伍。

林心根不能前進。費賚起派新隊伍到那盆地裏。

十一月十一日，普魯士禁衛第二師，沿着伊彭大道的兩邊，越過徹盧未爾特<sup>44</sup>向美能<sup>45</sup>，在劇烈頑戰中，阻止敵人在森林和籬笆中的反攻。

福郎登的秋雨已經開始了。土地變成了泥濘。彈痕都是水沼，隊伍從水沼周圍的窄路上走。損失異常重大，達到了未之前開的高度。

十月中旬戰事逐漸分化為陣地戰，停頓在第一次舉行攻擊的地方。雙方軍隊都疲倦得要死。他們繫在的地方，距離極近。

兩軍相隔三十公尺，都集在彈痕裏，能够延至幾天幾星期之久，這也是未之前開的事。手榴彈

44 Chelivolt

45 Menin

怒吼地來來去去。如果敵人那邊有個人吸紙煙，我們都可以看得見。我們可以聽到他們低聲說話。在白天裏只一舉手，不招惹槍聲是不可能的事。夜裏，如果聽察哨像猛獸一樣巡邏，就有光彈上升。德國隊伍的眼光，從北方，東方和東南方都朝着伊彭。

馬丁教堂的塔樓都破壞了。麻布廠的屋頂都四分五裂了。在那座臥下慢慢死去的城中，還有將熄的火在燃燒。



## 第七章 進攻波蘭

與登堡、魯登多夫兩人仔細考慮，看他們怎樣纔能最迅速並且最穩妥地去幫助處境極爲困難的奧國人。三索諾夫是殲滅了，勒嫩坎夫目前不致爲害，東普魯士是解放了。

尼可來 尼可來頁維次第一次的大攻勢，是對着東普魯士的北翼和加里西亞的南翼的，只在南方得着了成功。奧人受了重大的損失，紮在衛斯洛卡河後面和喀爾巴阡山口。普爾則密斯爾有庫斯馬內克<sup>1</sup>將軍帶着的五萬奧軍被包圍着。這是一種有計劃的圍攻。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一到奧軍沒有重炕麵包和肉罐頭時就要解決的。

反之，俄軍在東普魯士的攻勢，得着了了一個不只是悲哀的結局。但是這要什末緊呢！巨大的俄國人源逐漸開始流來。三十多萬人的損失迅速地得到了補充，而且因爲補充的人過多，反超過了

<sup>1</sup> Kusmanek。

未受損失以前的人數。

巴黎和倫敦都催俄國人進攻。在西方，瑪倫河戰役也找着了它的結束。協約各國漸漸地覺得，它們並未得着勝利，只是達到了減輕德國壓迫的程度。現在應該輪到俄國去實行它的任務。人把它幾十億法郎做什末呢？

但是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需要時間。他在東普魯士看到了，一個數目少得可笑的敵人能夠幹了些什末。這一次再不准臨時敷衍了。他要穩妥行事。戰事應該有個解決。

在東有兩個原素，除隊伍的勇敢和忍耐外，一切都建築在那兩個原素上面。第一是興登堡元帥和他參謀長魯登多夫業已兩次得到證明的指揮天才。第二是德國各軍團在這巨大區域上的非常運動，這一層第一應歸功於德國鐵路網的優良狀況。這兩件事實給了東方戰爭一個特徵。

孔刺德實行他戰略思想順序時，具有天才，毫不費力，幾乎近於遊戲，辦得太快，福根海實行他的戰略時，極端精細，有計劃地深思熟慮，並賦有計算的毅力，可是辦得太慢，太無想像力，反之，在東方的兩位德國軍事領袖，卻具有這兩方戰術的長處，幾乎成了一種理想的混合。德國已經在開始

預想，直到現在爲命運所拒絕的領袖的二重人格，在這裏產生了。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在實行馬蘇爾湖戰事中，已經在考慮並準備援助奧國人，他們想到要從東普魯士的南境去擊華沙。他們要出乎紫在波蘭中部的敵人的意外，襲入北方的側面，並且沿着側面深擊敵軍的背部，給奧人一個刻不容緩的援助。福根海否決這種思想。照他的意見，援兵應該派到奧國人附近些去。波蘭東北部離得太遠了。等到一種這樣作戰的結果成熟了時，那奧國人已經完了。

興登堡讓步。現在他要從波森<sup>2</sup>的南面，大約沿瓦忒河<sup>3</sup>而上，去開始攻擊。他的目光總是在走到敵人北方的側面。坎泥思想總是支配着他的總指揮部，而且到處皆然。他們不獨只要戰勝，而且要殲滅敵人。

福根海又拒絕了。他覺得波蘭東北離奧國人還是太遠。他規定新作戰的出發點，應正對着奧

2 Posen 原爲德國東部省名及省會，現屬波蘭。

3 Warthe 俄得瓦 (Oder) 的右岸支流。

軍向北延伸的左翼。集中區域是上細勒西亞。<sup>4</sup>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聽取福根海的理由。奧國人的困難給了這個決定。自然這兩位指揮官也用盡全力，要打個勝仗。但是他們也不放棄別種的可能。或許別種可能將來還可實現。

集中需要較長久的時間。軍隊應從東普魯士的東邊，經過西普魯士、波森、下細勒西亞到上細勒西亞。對於俄國鐵砧施以不斷鎚擊的第一原則，不得不違犯了。

不可能的事竟變成了可能。那支八月三十日在松山，九月十三日在馬蘇爾湖東邊打過仗的隊伍，於九月二十六日又集中到上細勒西亞。他們穿的軍服都不是最好的了——經理部不能夠辦得這樣快。靴子後根都跑彎斜了，在安革爾堡退到外悉塞爾河後面，以後又到松山、鄂爾忒爾斯堡和維倫堡，以後又上去，越過安革爾堡並向科甫諾和格羅德諾那邊去。沒有靴子能支持這樣久。馬匹也沒有發光的鐵掌了。短鎗兵都有鬍子苗，慢慢地長成滿腮鬍。各連都有生力軍來補充。每逢半個月打一次仗，並且以後又行軍，彷彿鬼作前衛尖兵似的。間或也乘火車。這一次又要怎樣呢？但

4 Schlieffen 原爲普魯士的一省，在俄得河河上流，分上下二部，東南爲上，西北爲下。

是興登堡一定知道。

他們現在不叫第八路軍了。他們分開了。有幾個軍團仍爲八路軍，留在科甫諾和格羅德諾前面，卽勒嫩坎夫在他第一次涅門河軍受了嚴重損失之後，重建他第二次涅門河軍的地方。新近甚至查出還有一路新軍，第十路軍，紮在勒嫩坎夫之南。

在松山打過勝仗的所爾茲將軍的第二十軍團和馬肯森將軍的第十七軍團，是組成在上細勒西亞的新九路軍的基本隊伍。此外尚有第十一軍團和禁衛預備軍團，它們已經對勒嫩坎夫作過戰。第九路軍的總指揮是興登堡，同時他也是東方一切德軍的司令。窩易爾士的後備軍團曾於奧軍打第一次敗仗時，保全了奧軍的左翼，使不潰敗，現在加入九路軍，組成該軍的右翼。

孔刺德不肯放棄這次新作戰的司令權，如果要奧軍來參戰的話。這是過於自信奧軍軍隊的光榮的原故。反之，他覺得當然應以全力策應。

此外，他要利用機會，把全部奧軍從衛斯洛卡河口，撤過喀爾巴阡山到布柯維納這邊的台斯河<sup>5</sup>源，從昏迷中拉出來，求一個新的勝利，求一個解決。他痛心勒謨山和散河的創傷，要恢復多瑙

帝國已經銷沈了的勝利希望。

所以由丹克爾指揮的第一路奧軍得了命令，應同德國第九路軍在同一戰線上，對散河口作戰。以前由阿芬山統率，現在由約瑟·斐迪南大公統率的第四路軍去救普爾則密斯爾，在惹羅斯老渡過散河。第三路和第二路軍從喀爾巴阡山口下來，奪回勒謨山和塞勒斯河線。

這是一個勇敢的計劃，是對於那受了第一次打擊還沒有復元的奧國軍隊一種巨大的要求。就情勢看來，自然它們的突擊含有主要攻勢的性質。德人將擔任這次作戰的北翼。

第九路軍於九月二十八日，從克拉考——十字堡<sup>6</sup>線，騎馬式地集中到卡托維次——歧爾策<sup>7</sup>——拉敦<sup>8</sup>——伊凡哥洛得鐵路的中部。東普魯士的勝利者知道什末叫做行軍。但是他們

5 Theiss 多瑙河左岸最大的支流，發源於喀爾巴阡山，流過匈牙利低原。

6 Krenzburg 上細勒西亞的縣城。

7 Kielce 波蘭城名，在克拉考之北。

8 Radom 波蘭城名，在外悉塞爾河中流之西。

在這裏還要學些新的東西。

俄國的警戒線突然被越過了。五天之後，九路軍在歧爾策兩旁作戰，奪取利薩哥拉山脈。過了兩天，越過了那條山脈。奧國第一路軍勇猛參戰，沿着外悉塞爾河，用力向散河口前進。

其他奧國軍隊的前進，與孔刺德驕傲的期待不相符合。第三路軍雖然去救普爾則密斯爾，但是它的各師團都在散河旁邊停住了。右翼的第二路軍簡直沒有達到加里西亞平原。只是在布柯維納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但是這種結果，不足令人作從南邊去席捲俄國人的思想。

但是現在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顯出他十分巧妙的戰略了。當他知道德軍在波蘭南部作攻擊準備時，他就完全改變方略。以前他作戰的重點在兩翼，即東普魯士與加里西亞，現在他叫他隊伍的大部分湧到波蘭中部，以便從華沙和伊凡哥洛得區域出來，對於德軍北側施行一種極爲強烈的打擊，抵抗波蘭南部和喀爾巴阡山中間的德奧軍的前進。

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不獨只是想著抵抗敵人的攻勢，他的作戰思想尚有一個較高的目

的。時季還容許作一個偉大的戰事。以後雨和泥濘就要改變一切了。那個巨大隊伍，以後被世人名為俄國「汽轆」，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之間，差不多已經集中完畢。三十個軍團都在準備前進。強固要塞更足爲此作戰的後盾。通過波蘭和細勒西亞便可以拿柏林了。

德國第九路軍和奧國第一路軍愈是前進，則敵人的壓迫愈是顯著。德奧兩軍應同極佔優勢的兵力周旋，不久就成了沒有疑惑的事了。戰事的經過逼着同盟軍的指揮部，逐漸把他們的兵力，送到敵人抵抗最烈的東北方面去。所以原來向伊凡哥洛得作戰的第九路德軍，現在幾乎以華沙爲瞄準點了。奧國第一路軍從散河口轉向伊凡哥洛得。

這兩路軍隊還正在前進。但是幾天之後，就發現局勢異常的嚴重。大公給了他「汽轆」集合的命令，準備直接包圍德國第九路軍的北翼。在被捕的俄國軍官身畔搜得作戰命令，證實了這一切。在這個嚴重時間內，德奧的攻勢便告終結。現在應作完全新的決定。

直到現在勇猛同行的奧國第一路軍的隊伍，遇着俄軍從伊凡哥洛得出來的突擊，迅速地就

疲憊了。丹克爾陷於動搖。他退到拉敦。這是奧人不與德人為統一作戰的報應。

德國第九路軍的先頭部隊，紮在華沙外堡的旁邊。中軍的前衛在皮利卡河 10 口，看到緩流的外悉塞爾河，認識河那邊俄國人掘的紛亂的塹壕。十天前德國人還紮在二百五十公里遠的上細勒西亞時，俄國人就築了堡壘，彷彿要作一個長久的陣地戰似的。

德軍各師部已經在作渡外悉塞爾河的準備。他們沒有想到別的，只想到要貫徹對華沙和伊凡哥洛得的戰事。按照屢試屢驗的模範，要以野外的作戰去克服要塞。隊伍因為經過南部波蘭，作了十天之久的強行軍以及持續的戰鬥，都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一定知道，隊伍還能夠做什末。

他們的確知道。他們篤信一個基本原則，即在一次作戰結束時，就應該準備第二次作戰，現在他們的計劃已經完畢了。這一次不是包圍和殲滅。這一次是比較痛苦的事。退卻到出發的陣地裏，放棄一切。在戰略上前進的大師，變成在戰略上退卻的大師了。

波蘭地方的淫雨來做陪伴。大道都變成了溝，充滿了泥濘。車輛停頓着，碾沈下去。波蘭南部的平原展開着，茫無涯際，一個唯一無二的惡濁水溜。遠處是利薩哥拉山。十天前軍隊從那山上過來。現在又要走過去了。

就距離講，行軍的目的差不多都是殘忍的。此外還有根本毀棄一切有軍用價值的建築和設備。高級司令部對於這件事非常注重。在前進時到處都有了準備。橋樑和鐵道都飛到空中，十字路都轟炸了。目的是要敵人不能找着能够加速他的前進的任何東西。

但是這個可為模範的唯一無二的退卻，在道德方面的作用也達到了極點——沒有一個兵士在某一小時內發生這裏有什末不對的感覺。他們知道總指揮部有充分的原由。在這塊的退卻只是要為新的攻擊作個底子。攻擊與退卻溶和為一種整個的戰略行動。兵士覺得退卻只是勝利的一部分。這是一種盡善盡美的指揮者的功業。

德國各師退到克辰斯托毫<sup>11</sup>和十字堡，以便脫離敵人在北方的包圍。

11 Ozenlochan

波蘭瓦忒河畔的城名。

俄國大公令他的汽轆遲鈍的運動，右邊對着波森，左邊對着布勒斯勞。<sup>12</sup>奧國人又放棄了一切的獲得這次甚至於到了泰諾夫<sup>13</sup>左右的杜納耶克河<sup>14</sup>後面方纔停住。

在這些悲傷的日子裏，在他們自己受過嚴重試驗的各軍團的退却中，東方兩位軍事領袖的意力，豐富的機智和堅定的勝利信仰，已經在從事一種第二次轉變命運的新的作戰。

魯登多夫到柏林去。事件的發展，使最高統帥部和東方作戰司令部有番詳細討論之必要。福根海也從沙勒徹爾到柏林來，兩人在那裏相會。

魯登多夫覺得到了一個另外的，使他不能了解的世界。他後來寫道：『自從戰事開始以來我所經過的異常緊張與柏林的行動的分別太大了。』咖啡店和娛樂場所都充滿了人。街道上盡是

12 Breslau 普魯士下細勃西亞的省會。

13 Tarnow 波蘭南部（加里西亞）的城市，濱杜納耶克河。

14 Dunajek 外悉塞爾河的右岸支流。

快樂的生涯。人們向他歡呼，把他當做兩次戰爭中的勝利者，當做東部的解放者。

魯登多夫甚為驚訝。他的隊伍都在退卻，都在使用他們最後的力量。人還不知道，俄國大公不是完全認識了情勢的便利。波蘭正在落雨。人們在那裏有許久不知道快樂與歡呼了。奧軍向杜納耶克河後面湧去。這些情形差不多太難堪了。魯登多夫把東普魯士和波蘭的情勢，向福根海講得清清楚楚的。孔刺德急切地請德國增援。但福根海毫不疑惑地說他暫時不能發援兵。福郎登的戰事甚為劇烈，他常是期待在那裏有個勝負。

國內在慶祝勝利！

與福根海的討論，令人不快。兩人都有許多心思。魯登多夫的戰略的意志遇着福根海的冷靜的頑強。雙方都不歡而散。

但福根海對於東方命令權的急須改編，終於允許了。興登堡把第九路軍的指揮權交給馬肯森。他現在只是東方的總司令官，帶着他的司令部到波森。東普魯士、西普魯士、玻美爾、波森和細勒西亞各省都隸屬於他，當作戰事區域。

對於此外企圖的作戰，魯登多夫還不能有什末報告，因為關於這方面的各種計劃都還沒有成熟。一切都要看俄軍的前進是否實在停頓了，九路軍是否恢復了它作戰的自由，纔能定奪。

在德國國內還沒有完全知道東方忽然發生了如何非常的危險以前，排除那危險的打擊已經下了。

德國隊伍不顧一切從集中區域，即現在九路軍的退卻區域，撤退了。奧軍也舉行大規模的改編。這些運動終了時，在克拉考的北方，從右至左，紮着奧國第一路軍窩易爾士的德國兵團，奧國第二路軍和德國九路軍留下的各部分。德國九路軍的主要部分，在退卻中時，被輸送到波森與託爾恩<sup>15</sup>中間的地方，該處直到現在，只有幾營國民軍實行國境守備。在東普魯士的第八路軍，不得不撥出一切可缺少的兵士，來增強第九路軍。

爲了不要八路軍受穩定的犧牲，採用了一項特別痛苦的辦法。該軍毫不作戰，從科甫諾及格

羅德諾正面撤退，重新放棄東普魯士的幾部分，到的爾西特——袞賓能——安革爾堡——里克線上準備抵抗。在此期間那塊名經築了一個持久的陣地。這就是驅逐勒嫩坎夫，肅清東普魯士敵人的馬蘇爾湖之戰開始時出發的陣地。

福根海終於從西方撥了幾個軍團來。伊彭之戰逐漸終止。各軍團應該先橫貫全部德國。從步行上車到下車步行的地方，至少需一星期。尼可來·尼可來已經在前進。興登堡再不能等了。

十一月十一日，馬肯森領着第九路軍攻擊。他的左翼依托於外悉塞爾河畔，在托爾恩附近；右翼依托於瓦忒河畔，在格涅森。<sup>16</sup>東南。這又是在松山，在馬蘇爾湖，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打過勝仗的軍隊。他們每隔兩星期變化一次，彷彿他們的力量無窮盡似的。俄國大公站在一個謎兒的前面，莫明其妙。

兩天之後果實成熟，那時馬肯森已經在洛治。<sup>17</sup>半路上作戰。俄國中軍中止前進。汽轆停頓起

16 Gnesen 原爲德國波森省的城市，現屬波蘭。

來。大公以其堅忍不拔的精力，抵抗一切運命的打擊，把他的預備隊伍送到北翼。但是無益於事。北翼慢慢地彎，並且屈折。馬肯森的隊伍紮在洛治城外，俄國軍隊在那塊擠成一個亂堆。

表面看來，洛治之戰似乎可以發展成功一個新的松山之戰。但是馬肯森頂外面的左翼，向前跳得遠了，單獨地陷於嚴重的困窮地步。俄國人從華沙調新隊伍來。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預備軍團的全部和禁衛第三師完全被包圍了。他們紮在布爾則齊尼<sup>18</sup>，向各方面作戰。俄國人想『爲三索諾夫報仇』。輸送德國俘虜的火車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有三個師團向後轉。在前面的是利坎曼<sup>19</sup>將軍統帥的禁衛第三師，向敵人後方去。夜間，那包圍的環已被打成了幾塊。各師帶着他們全部輜重和一萬俄國俘虜來。

但是這唯一的一路德國軍的攻勢已經疲憊了，俄國大公曾以一軍團一軍團地去對付它，不

17 Lodz 波蘭城名，濱洛特卡河(Lodka)

18 Brzeziny 波蘭城名，在洛治的工業區。

19 Litzmann (1850—)

料他自己的中軍也衰弱下去，把到細勒西亞、波森和柏林的思想都埋葬了。雖然從西方來的德國軍團現在都到了，攻擊還只是一步一步向前進。洛治於十一月六日攻下，洛威次<sup>20</sup>於同月十五日攻下。

自從馬肯森的攻勢開始以來，俄國大公已經損失了二十五萬人。德國人捉了八萬俘虜。東方又拯救出來了。由一個未曾有過的勇猛的、富於韜略的戰爭中拯救出來了。

德國人奪取洛治和洛威次的那些日子，奧國人在利馬諾瓦<sup>21</sup>對於克拉考南面新闢進的俄人，也得了一個重要的軍事上的成功。他們在三天的防禦戰中阻塞着俄人到德軍南翼的路，因而補充北方德軍的成功。洛治之戰和利馬諾瓦之戰組成一個戰略上的統一。俄人進細勒西亞有兩條路，一從波蘭，一從加里西亞的西部，現在都阻塞着了。

俄國冬神的利爪也伸到波蘭來了。但是大公還沒有想到把他的隊伍遷到塹壕裏去。

20 Lowicz

波蘭城名在洛治之東北華沙之西。

21 Limanowa

## 第八章 喀爾巴阡山與馬蘇爾湖

西方協約各國的責備是很嚴厲的。俄國的結果在那裏？它的結果與它那大言不慚的預言，成功一個什末比例？到柏林的希望比以前任何時都遼遠了。但是無論在什末地方，都應該叫戰事有個勝負的決定。人不可只是躺到塹壕裏，等候一切自然發展呀！

目前在西方不能得到任何成功，是顯而易見的事。法人、英人爲了捕獲德軍的衝擊，曾經盡了他們的死力。德軍整個的攻擊力，差不多都放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紮在北海和瑞士之間的堅固的正面上。

但是當德人得到機會，於來年春季震撼這個正面以前，俄國人還來了一次。一不做，二不休，兩次進擊都失敗了，只得再作第三次。重大損失的顧慮與俄國冬季一樣，都不得佔重要位置。人在冰雪中也可以作戰的。

大公知道他對於他的協約國應負什末責任。他最初攻擊德軍兩翼是失敗了，消滅中軍的企圖得到了一個悲哀的結果，現在他還要向兩翼試一試。尤其是對於南翼。十一月的各戰已經顯示奧軍是如何地衰弱了。

這是十二月俄國的冬季白亮亮地臥在從默麥爾<sup>1</sup>到折諾維次的廣大的正面上。在這裏只作過一次較大的戰爭。本月初間，奧國人在利馬諾瓦的三天戰事中，把從泰諾夫和培斯基頓<sup>2</sup>中間渡過杜納耶克河侵入的俄國人驅逐了。

這個局部戰事不曾怎樣擾亂大公。他冷靜而強韌地準備他的新攻擊。那攻擊將在兩千公尺高的，完全為雪所蔽，為冰所蓋的喀爾巴阡山上舉行。

計劃是如此巨大，只有在一位有勢力的斯拉夫人物的腦筋中纔能產生。人們在那山上定要凍死的顧慮，都在一切考慮之外。他對於俄國兵士還可以要求一切。他服從小父俄皇，還同服從親

1 Memel 原為德國港口，濱庫利灣，一九二三年割與立陶宛。

2 Beskiden 喀爾巴阡山頂外面的弓形，在捷克斯洛伐克東部。

愛的上帝一樣。一百萬人是犧牲了，再來一百萬，不用埋怨。

大公這個計劃，不獨只是準備重新攻擊那可惡的，曾經迅速了結俄國人對於他們中軍攻擊的德國人。他還要阻止德國人，不准他們那些薄弱的軍團在一千公里長的整個正面上到處演習，時而這裏，時而那裏，按照他們戰略上的考慮，去規定遲鈍的俄國隊伍的行動。這只有用一個根本的清算纔能成功。

勒嫩坎夫是從東普魯士消逝了。因為他當時無所事事，以致三索諾夫和訥勒夫河軍歸於滅亡，大公不會寬宥他。大公叫他暫時做在波蘭中部新組織的第一路軍的總指揮，但是這個極光榮的位置只是撤職的過渡。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新第十路軍已經插到勒嫩坎夫的涅門河軍與三索諾夫的訥勒夫河軍的殘餘隊伍當中去了。十月，舊涅門河軍與新第十路軍合併。

這一路軍的總指揮是西威爾斯<sup>3</sup>將軍。

這一路軍逐漸得了許多軍團，以致到年頭歲尾時，西威爾斯有了二十五萬人，以便攻擊紮在的爾西特、安革爾堡和約翰尼斯堡，由柏羅將軍統率的第八路軍的單薄後備軍部隊和國民軍部隊，這一次要做個消滅德國軍隊的工作。

對於喀爾巴阡山口和到匈牙利去的攻擊，應在一九一五年一月第二週內開始。這樣或許能夠把德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移轉到南方，因此在北方更易於殲滅他們。

孔刺德是個思想敏捷的人物，在這種情勢之中也不喪氣。他在與德國參謀總長討論的時候，提議德、奧軍隊在南北兩方，為一種新的共同作戰。與登堡極熱烈地贊助這個計劃。對於南部的作戰，孔刺德請求德國援助，奧人在以前數度戰爭中所受的損失太大了。

福根海十分聰明，供給這個幫助。西線的寧靜，他的流血經驗之後而得到的認識，即目前莫想在法國有一次野戰，更使他容易作這個決定。他的智力考慮着，如果同時因為奧人失敗種下一種大禍，那一切勝利對於德人都沒有益處。

於是組織一個德國南方軍，由林心根將軍擔任總指揮之職。隊伍和他們總指揮都是從德國東線來的。他們乘車過細勒西亞、奧地利和匈牙利，在鐵路上過聖誕節，集合於喀爾巴阡山中部南面的蒙卡契。<sup>4</sup>正月初間，他們接收奧國第三路軍和紮在布柯維納的普夫蘭折·巴爾丁<sup>5</sup>支軍中間的正面地區。在作戰上南方軍隸屬於孔刺德。在他方面，又有幾師奧軍受林心根的調遣。

喀爾巴阡山上的雪有幾公尺深。在特別寒冷的天氣，寒暑表指到零下三十度。前進的路都結了冰，難於行走。從山峯到山峯，在風吹雪舞的山坡上都是敵人的塹壕，遙遙相對。

德國隊伍遠離祖國，受一個生疎的軍事機關管理，得到一個全新的任務，都知道去適應。這件事應該辦成功。左右的奧國人，都有極誠懇極關照的友誼。他們對於德軍來助的感謝是真實的，坦白的。他們知道自己有什末毛病。

德國人不是要留在喀爾巴阡山上的，不是來賞鑑山間冬季的天然美景的。他們剛剛配備成

4 Munkacz 城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東部，濱拉托利加河（Latoriga）。

5 Pfantzer-Battin (1855—1825) 奧國的軍事指揮官。

功，攻擊的命令已下。孔刺德和興登堡都以為應該先發制人，在南北兩方去迎頭痛擊，以便制止俄國人預期的進攻。

尼可來·尼可來在維次方面，似乎也有同樣的思想。在德奧計劃攻擊之前不久，俄人集中於布柯維納。大公不是要向最南部的側面加以衝擊，使同盟軍的攻擊失去根據地嗎？

普夫蘭折·巴爾丁帶着奧軍的南翼退卻。不久，他離七堡和布柯維納中間的邊境已經不遠了。在這塊，喀爾巴阡山廣伸着它天然的壁壘。孔刺德不要在他實行進攻的前八天，任人奪去他作戰的根據地，派援軍給普夫蘭折·巴爾丁。普夫蘭折·巴爾丁受了林心根軍同時攻擊的印象，也能再事抵抗。現在俄國人退到科羅美阿和折諾維次去。

這時候林心根的隊伍上前集合。他們與俄軍的戰爭，忿怒而且複雜。敵人無論如何，都不肯放棄對於匈牙利平原的希望。每天都須有麻煩的準備。輸送和給養的困難，難以言語形容。裝置大礮是一項特別技術。夜裏的嚴寒更令人痛苦。

8 Stehenbürgen 喀爾巴阡山東部的地名，現屬羅馬尼亞。

雪落得這樣厚，以致人不能看到五十公尺遠。爲了直接射擊的利益，調了山砲兵來。保持步兵內的戰鬥連絡，幾乎不可能了。各班人都好像是在陌生地方的一組高山旅行家，大家都迷了路。

一月底，高山脈落到德國人手裏。喀爾巴阡山西南斜坡上沒有俄國人的足跡了。他們爬到山口北方的斜坡上去了。

這是緊急的時候。大公的各種準備已經就緒了。

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在伊凡諾夫指揮之下，向喀爾巴阡山正面集合，以便把奧國軍隊從山頂上驅逐下來，無論如何犧牲，在所不惜。

在這個巨大的俄國人浪從加里西亞平原向山口掀起以前，命運又給了大公和俄國一個新的打擊。

這打擊的時間短促，劇烈而且具有殲滅作用。它是由頂北方的德軍舉行的。它在兩星期之內，

又犧牲了大公一整路的軍隊。它來得是這樣突然，在大公從麻木中覺醒之前，那一路軍已經從地面上消逝了。

西威爾斯等候攻擊東普魯士命令。對面的德國人似乎沈入於極深刻的冬眠之中，他們毫無動靜，顯然完全不知道他們要遇着什末事。這一次，西爾威斯要比勒嫩坎夫做一個較好的工作。三索諾夫的仇還沒有報呢。

大公爲什末猶豫呢？西爾威斯等得不耐煩了。人不能把一路這樣的大軍，持續在敵人面前隱藏着，雖然這個敵人還是這樣不注意，而且還有許多別樣的事要做。

俄國人在這時候築堡壘。他們密密地擠在一塊，弄得大家都互相討厭。該軍總指揮部對於築堡壘的事不大十分注意。因爲在短時間內他們仍要向前進。但是各部隊總應該找點事做。又運動也足禦寒，這種寒冷也是俄國人的神經難對付的事。這時候，在的爾西特——約翰尼斯堡線以東被掠得的地方，都受俄國人的姦擄燒殺。

二月初開始落大雪。約翰尼斯堡沙地上的樹林，洛民特森林<sup>8</sup>和音斯特爾堡周圍的松樹，都

在雪壓之下彎曲着。路都被雪埋着認不出了。

以後突然極冷，颳着銳利的冰冷的東風，天朗氣清。

大地變成一幅白色的美麗的畫圖。湖沼凍成銀板。在散兵壕裏人還可以找到辦法。小圓鐵爐在掩蔽部中燃燒着，尚稱適意。藍色火烟升到雪上。

但是在外面塹壕的哨兵卻凍得和冰柱一樣。那裏不能用力踏腳，不能用力伸臂，更沒有在家裏用的羊毛的護臉帽。這是一種悲慘的冷。人們想在肩牆後面，躲避從俄國人那方面吹來的寒冷的東風，但是沒有益處。

在全部戰線上是一個真正的冬季安靜，所有的人都與嚴寒作戰。這裏那裏有幾個礮聲，但沒有十分嚴重的意義。人只顧得禦寒去了。

在這個冬季美景之中，二月七日的清早，礮兵一齊射擊，射過約翰尼斯堡森林，那聲音好像湖上的冰炸了似的。在俄國軍隊對於突然發了瘋的德國人未曾充分驚訝以前，德國散兵縱隊已經

突破低地，過了森林的空處了。

西威爾斯將軍不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德國人要在約翰尼斯堡做什末呢？顯然的，這是一項純粹地方事件。現在人要派一師生力兵，把他們從森林中擊退。

有人報告他，這是一種深刻的突入，已經達到彼塞克。小河，一氣跑過全部森林，並且持續向北延長。這衝擊的深度在中部已經快到十五公里了。

西威爾斯咬着嘴唇。他的總指揮部急忙工作。最先應該查一查，爲什麼能夠發生一件這樣令人傷心的事變。一定在某某地方有某某人沒有盡他的職守。如果眼光完全注在喀爾巴阡山的大公知道了這件事，定要給一個嚴厲的處分。他們做得很好，把總指揮部給作戰統帥部的頭幾次報告盡量加以粉飾，說得毫不礙事。不等大公認識這突入範圍，就應該把那地方恢復過來。

夜裏同前幾夜一樣冷。尖銳的東風變成狂風暴，在清朗的天氣，毫不憐憫地向人類和動物吹來。人幾乎拿不住鎗了。腳凍得疼。

9 Pizsek 東普魯士河名，其下游名畢薩河。

二月八日，西威爾斯將軍覺得事情不好，嚇得一跳。當德軍突入約翰尼斯堡幾乎擴大到三十公里深和二十五公里寬的時候，在的爾西特東邊和哀賓能附近的德軍北方正面，也照南方的樣子辦。哀賓能東北和斯塔魯波能<sup>10</sup>附近的森林已經都克服了。頂北方有強大的敵軍縱隊經索勒爾<sup>11</sup>森林朝南向喜爾文特<sup>12</sup>和皮爾卡倫<sup>13</sup>逼來。

中午有人報告，說南方德國隊伍破壞所遇着的一切，以其右翼平行地向波布爾河<sup>14</sup>，以其左翼向里克前進。

於是那幅畫圖展開了，十分清楚。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以非常的速度和極端的祕密，再把德國

10 Stallupönen

東普魯士哀賓能區縣城。

11 Schorell

12 Schirwindt

13 Pillkallen

東普魯士哀賓能區的縣城。

14 Bober

波蘭納勒夫河的支流。

東方的軍隊，加以完全的轉用改編。他們把可以拿得到的一切部隊都從波蘭中部調來，再加上福根海送來的新軍團，在幾天內，使直到現在紮在的爾西特和約翰尼斯堡當中的德國第八路軍的陣地，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形式。目的是要把西威爾斯業已配備完全候命前進的軍隊，在他們不會向前動一步之前，加以襲擊和殲滅。方法是一個新的坎泥之戰，用單薄的中軍，強大的兩翼。

在的爾西特和達爾刻門<sup>15</sup>之間，舊第八路軍之北，組織了一個新十路軍，由愛喜和倫<sup>16</sup>元帥統率。柏羅帶着第八路軍，防守達爾刻門與約翰尼斯堡中間的地區。在他面前臥着的馬蘇爾湖妨礙他。但是他應該帶着他的中軍和左翼，正如愛喜和倫帶着他的右翼一樣，盡量作長時間的抵抗。在約翰尼斯堡附近和南方，紮着屬於第八路軍的利次曼的部隊。

愛喜和倫的北翼是北方的鉗子爪，利次曼是南方的鉗子爪。他們應該非常迅速非常有力量地朝前衝，把在蘇瓦爾吉和奧古斯妥窩中間的俄國隊伍，一齊趕到蓋着雪的紛亂的森林裏，一個鍋

15 Darkhemen 東普魯士城名，濱安格拉卜河。

16 Eiehorn (1884—1918) 後為烏克蘭總司令，被布爾塞維克黨人暗殺。

裏。愛喜和倫的中軍和右翼，柏羅的左翼和中軍應作相當的追隨。

愛喜和倫的左翼被阻在索勒爾森林旁邊。西威爾斯將軍認定這塊是自北包圍的關鍵。俄軍失望地支持着。但是愛喜和倫在森林南邊向斯塔魯波能和愛特苦能<sup>17</sup>撞了一個楔子進去。

俄國人不得不從保護他們的森林中出來。現在他們恰恰做愛喜和倫所企圖的事。他們小部分逃到科甫諾求保護，但是大部分卻任人趕向東南，差不多向正南對着馬利阿姆波爾<sup>18</sup>和洛民特森林裏去，到奧古斯妥窩和蘇瓦爾吉鍋裏去。

這時候，德國的中軍向哥爾達卜——里克線前進。他們逗留地作戰，免得太早達到鍋子的西邊。在里克附近湖間窄地的作戰，極爲劇烈。德國後備軍，第一軍團的幾部分，第四十預備軍團，於血戰損失之下，攻擊西伯利亞的第三軍團。西伯利亞軍團擊退一切攻擊，以後於夜色保護之下從湖間窄地撤退。二月十四日，他們也把里克城放棄了。

17 Eydtkuhnen 車站名，在東普魯士斯塔魯波能之東，與立陶宛交界。

18 Mariampol。

利次曼像一道閃電一樣，從鄂索威次<sup>19</sup>要塞旁邊過去，向格羅德諾衝去，然後朝北旋回，準備沿着奧古斯妥威爾<sup>20</sup>砲臺逼近敵人的後方。他在冰天雪地之中，在狂風暴之下，在嚴重戰鬥之中，於七天之後，走了一百二十公里。

從格羅德諾和鄂索威次方面，來了強大的俄軍，攻擊利次曼的背部。利次曼派了他各師的一部分向南抵抗。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向北作成大鍋。愛喜和倫從馬利阿姆波爾和洛民特森林方面，以迅速的前進來從事包圍。

在俄國人從他們麻木不仁的感覺中驚醒以前，事業已成功了。突然來了融解冰雪的天氣。軟雪塊把大路變成池沼。森林裏的路本來少，現在更幾乎行不得了。德國方面的人，似乎還不知道鍋裏面究竟容納了幾多人，只是曉得，凡是在裏面的都沒落了。

現在俄國人不能像以前在松山戰爭時一樣，長久地竄來竄去了。他們擠得太緊，不能動彈，只

19 Osrowiez。

20 Augustower。

得麻木地服從運命，任人引走。

德國人驚訝不已，因為俘虜的數目無窮。總是有新的縱隊從森林中出來。二月二十日，包圍成功。到了二十三日，共獲了十一萬人，三百尊大礮，此外尚有無數的輜重。

馬蘇爾湖的冬季之戰，是一個坎泥之戰，其規模比松山還要大。俄國第十路軍是殲滅了。

當西威爾斯將軍把結果報告給大公時，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為生氣。但是他又很快地振作精神。幾天之后，他用在三索諾夫軍陣地上新編第十二路軍，從諾窩·喬治耶夫斯克——鄂斯特洛倫卡區地中，準備對德國東普魯士陣地的南方側面，舉行一個新的援助攻擊。但是德國人又上了他的前，略取普爾薩斯尼次。<sup>21</sup>但是他們的兵力太單薄。俄國第十二路軍於數度血戰中，奪回普爾薩斯尼次。於是卡爾維次和摩爾根。<sup>22</sup>將軍在這塊停止攻擊。

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對於北翼和東普魯士第二次的攻擊，在能够自然發展之前，得到了

21 Przasnysz

22 Morgen

與第一次攻擊相同的運命。

三索諾夫之後有西威爾斯。松山之後有馬蘇爾湖。

一九一五年二月底至三月中，奧人援救他們的要塞普爾則密斯爾，仍然徒勞無功。俄人擊退了一切攻擊。

現在開始的喀爾巴阡山之戰，狂猛而且劇烈。

俄國大公在東普魯士和加里西亞的二重攻擊的第一半，是如此迅速地失去了。於是他不惜孤注一擲，要得着第二半。他再仔細調查他的準備，覺得還有許多事應該改良。如果這一次再不穩妥，那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了。

三月中旬下攻擊令。

以後一場戰事的畫圖展開，這場戰事在攻擊者方面所浪費的人數，是前無其比的。頭幾次的進擊毫無所獲。於是反復地來。這裏和那裏，奧國陣地退讓一部分，如一個山脈，幾公里的地方，一個

山坡。以後來一個反攻，奪回俄國人所得到的地方。最後每日進擊。

德國各部隊的正面在中間，沒有退讓。他們沈着地等候日常的衝擊。他們看着俄國人尸體在他們障礙物前面突然增高。一浪復一浪地掀來，破碎了，千篇一律，極爲可怕。

普爾則密斯爾被圍絕糧，於三月二十二日繳械。庫斯馬內克<sup>23</sup>將軍帶着七萬五千奧國人做俘虜。俄國人增加了幾個軍團。大公趕他們去打喀爾巴阡山。一次、兩次、三次以至於十次。

俄軍大受損失，疲乏得要死。大公叫他們交代。新來的人走到在那塊戰死了的他們前任的尸體上，沒有看見敵人，就在這裏死了。已經瓜代了的隊伍，被收容到陣地後面。恐怖尚在耳中時，他們又朝前進，躺到從前代替他們的人的尸體上。

各軍團長和各師師長都免了職。神經比較健全的參謀本部的人員來代行他們的職務，每日趕隊伍去攻擊各山口，過了一星期又一星期。

在耶蘇復活節左右，爲了做奧匈第三路軍的支柱，德國培斯基頓軍團在馬尉慈將軍統率之

下，被插進去。

到了四月初，雪化了，從山上流到谷裏，惡獨潮濕。流到加里西亞去的雪水，都被血染紅了。現存的藥彈數量減少。俄國的工業趕不上消費的速度了。大砲缺乏。至於人數方面，自然還比較單簡。各省還有人源源而來。

大公沒有看到他的兵士改變了。戰事損傷了他們的神經。怨恨暗中沸騰。小父俄皇能夠要他們每天非流血不可嗎？小父俄皇是這樣殘忍嗎？他不至於如是，小父俄皇原來是好人——但現在仍然如此，這話恐怕不的確吧？

四月中旬，喀爾巴阡山上終於漸漸成了墓地似的寂靜。花草羞答答地，從地面上擡起頭來。大公的妄想，犧牲了小母俄國的五十萬人。

尸丘後面已經顯露着俄國的將來。俄國軍隊完了。他們不能打仗了。他們在這許多重大損失的戰事之後，再忍不住這樣的放血了。數目的清算暫時還不可怕。內心力量清算，是絕望的，而且是一九一五年夏季的可怕的預兆。

數目可以看到，它的變動可以測量。內心力量 and 精神的逐漸變化，不可看到，不可測量。崩壞在暗中準備着，有一天要使俄國當局和人民恐怖。這是他們最痛苦的事。



## 第九章 巡洋艦戰殖民地與封鎖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有一個十分特別的消息，通過全世界所有的海底電線，也達到了德國。該電內容是，有一個德國巡洋艦隊在海軍中將斯表<sup>1</sup>伯爵指揮之下，在智利西岸，離法爾巴來索不遠，與科羅內爾<sup>3</sup>緯度相等的地方，攻擊了一個英國的艦隊。海戰的時間很短，但很劇烈。兩隻英國的大巡洋艦「古德胡柏」號<sup>4</sup>和「蒙穆斯」號<sup>5</sup>沈了。小巡洋艦「格拉哥」號<sup>5</sup>帶着補

1 Spee, Maximilian (1861—1914)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與優勝之英國海軍戰，死於福克蘭羣島 ( Falklandinsel )

2 Valparaiso 智利的主要輸入港口，濱太平洋。

3 Coronel 智利港口，在法爾巴來索之南。

4 Good Hope 亦譯「好望角」號。

助巡洋艦「俄特蘭陀」號<sup>5</sup>受了重傷，於夜間逃出。

英國人受了一種奇恥大辱，大有損於他們在世界上的聲望。德國人歡呼慶祝。

以後有一個月之久，沒有聽見說什末。陸地戰的事變羈伴着人們的興趣。幾乎沒有人想到科羅內爾的勇敢的勝利者了。只有國內的海戰統帥部與艦隊在那裏思想。與他們一致的爲下列各種人物，卽有丈夫、父親、兄弟和兒子在游弋於太平洋上的各船中的人物。

十二月中發生了應該發生的事。海底電線又工作起來。一個新的戰爭。這一次是在南美洲的東邊，緊靠福克蘭羣島之東。

海軍中將裴伯爵離開太平洋，繞過南美洲的南端侵入了大西海。他要毀壞不列顛在福克蘭羣島上的艦隊根據地威廉軍港！<sup>6</sup>或許他在那裏能夠給英國兵力一個新打擊。

十二月八日的清早，德國各船駛向威廉軍港去。八九點鐘的時候，「格奈塞瑙」號與「努連

<sup>5</sup> Monmouth, Glasgow, Otranto。

<sup>6</sup> Port William。

堡」號7看到港口燈塔，知道港內有若干英國戰船，他們覺得數目可疑。

半點鐘之後，第一隻英國裝甲巡洋艦「肯特」號8，離開港口，走到兩隻德國船附近，那兩隻船也正向英人駛來。

斯斐伯爵總還是不知道敵人有多少。當頭幾個極重的溜彈從威廉軍港方面，打倒「格奈塞璣」號周圍時，他於九點半鐘打無線電報給他的兩隻前衛艦道：「不要作戰，集合速跑。」

十一點左右，德國艦隊在威廉軍港東南集合。現在德國人可以觀看八隻英國大船開駛了。有兩隻是戰鬪巡洋艦。

德國人忽然知道，他們應同一個強大的優勢兵力周旋。英國艦隊已由本國送了兩個大的戰鬪巡洋艦「無敵」號和「不撓」號9，增強了。以前，該艦隊只有三隻裝甲巡洋艦「卡那賈」號。

7 Gneisenau und Nürnberg。

8 Kent。

9 Invincible und Infexible。

「康瓦爾」號<sup>10</sup>和「肯特」號。小巡洋艦「布里斯托爾」號<sup>11</sup>和「格拉斯多」號以及補助巡洋艦「馬其頓」號。<sup>12</sup>

藉一個演習脫離敵人，這時候已經太晏了。一點鐘前的幾分鐘，在距離十六公里的地方，「不撓」號對着在德國艦隊尾巴上跑的「來比錫」號<sup>13</sup>開火。

不久以後「無敵」號的裝甲礮塔也咆哮起來。

斯裴伯爵知道他艦隊的壽數到了。英國艦隊的速度和大礮的口徑都遠勝於他。伯爵下了大膽的決心。爲了至少救出較快的小巡洋艦，他於一點二十分用信號給「來比錫」號與「德勒斯頓」號<sup>14</sup>和「努連堡」號的命令，叫他們各個離開，不要管遲緩的大巡洋艦，以便逃出戰地。

10 Carnarvon, Cornwall

11 Bristol

12 Macedonia

13 Leipzig

14 Dresden

三隻小巡洋艦轉向旁邊去，兩隻英國裝甲巡洋艦和一個小巡洋艦迫着它們。但是各號重船以「無敵」號和「不撓」號居首，開始用它們優勝的火力，向德國兩隻大巡洋艦放射。

四點鐘後不久，即兩小時半的戰爭之後，德國的旗船沙淪和斯特<sup>15</sup>帶着飄揚的戰旗沈下去。一個人都沒有救出來。斯裴也死了。五點半鐘，受了重傷的「格奈塞璣」號朝右邊翻了，又一小時半後沈入海底。

直到深晚，各小巡洋艦都在與它們的敵人作追擊戰。「來比錫」號和「努連堡」號都在優勢之下沈沒，接着大巡洋艦死難。

小巡洋艦「德勒斯頓」逃脫了追擊。它有三個月之久迷了路，惶惶不寧，在太平洋上遊來遊去。以後它在中立國的海面為英人襲擊。船被擊破了，幸免於難的船員，被拘禁於智利。

斯裴伯爵預先知道他的艦隊定要滅亡，已於八月十四日，令海軍少校米勒<sup>16</sup>統率的「挨姆

頓」號<sup>17</sup>脫離艦隊集團。「挨姆頓」號應該獨立地去作巡洋艦戰，盡其力之所能及地，去根本破壞敵人的商業。

會飛的荷蘭人的故事<sup>18</sup>在印度洋上變成了事實。不久，「挨姆頓」號在日本海上擊沈一隻俄國汽船，不久，它出現於孟加拉海灣，<sup>19</sup>不久，它到了瑪德拉斯，<sup>20</sup>不久，它又到了麻刺甲。<sup>21</sup>不久，一隊人登岸去破壞陸地，不久，它擊沈一隻商船，不久，它又同周圍的敵人巡洋艦決鬥，不久，它的溜彈在各碼頭的油站中爆裂，發生大火。

全部商業都停頓起來。如果在海上沒有保護，各商船的船長都不肯駛行。轉運公司不要運貨

16 Müller, Karl v. (1873—1923)

17 Emden

18 Die Sage von fliegenden Holländer 荷蘭航海家的故事，意謂在海上到處飄泊，永遠不息。

19 Meerbusen von Bengelen 在印度東。

20 Madras 印度東部的一省及省會名。

21 Malakka 亦譯馬六甲，在英屬馬來半島西岸，新加坡之西北。

了。保險公司爭論不絕。英國人和日本人派了一隻巡洋艦又派一隻巡洋艦，但是捉不到這個迅速的怪物。靠暗接無線電報和審訊被捕船員，產生一種超羣絕倫的情報勤務，常是指出該船可以逃避的處所。敵人商業所受的損失有好幾千萬。

但是它也不能永遠如是。十一月九日，「挨姆頓」號泊在離蘇門答臘<sup>22</sup>西南一千公里的可斯羣島<sup>23</sup>的前方，船員四十人登陸，擬擾亂岸上的英國無線電臺。

事有偶然和不幸，英國巡洋艦「西德尼」號<sup>24</sup>朝那裏來了。戰鬥開始。「西德尼」號按照後來幫助英人在福克蘭羣島得勝的同一方法，從遠處射擊「挨姆頓」號。船着了火，完了。「挨姆頓」再不加害於任何人，驚嚇任何人了。

艦長米勒叫正在燃燒的船急駛岸邊。一部分兵士落到英人手裏。

22 Sumatra 爲馬來羣島的第二大島。

23 Kokos-Inseln。

24 Sidney。

這時候海軍上尉米克<sup>25</sup>帶着他的四十個人在岸上逛，心神安定地從事破壞無線電臺的工作。

這是怎樣呢？「挨姆頓」忽然動起來，難道開了嗎？難道它忘記了它的陸戰隊嗎？

英國巡洋艦已經看得見了。米克同他的四十個人看那場戲，毫無辦法。船正在燃燒，又向岸邊駛去。其餘的事都可想而知了。

無線電臺是燬滅了。它只有時間打「外船在港口」的電報。

呂克藏着，直到看不見西德尼號時爲止。以後他們到碼頭上去。一隻久已損壞了的小帆船在那裏。那船叫「阿耶沙」<sup>26</sup>，只有一百餘噸。

他們在夜色和濃霧之中開始冒險的航行。他們到蘇門答臘島上的把東，<sup>27</sup>又從那裏入海。

<sup>25</sup> Mücke, Helmut v. (1881— )

<sup>26</sup> Ayeshah

<sup>27</sup> Padang 亦譯拔當在蘇門答臘西岸。

「阿耶沙」在海洋上漂泊了一月之久，沒有無線電，沒有地圖，沒有大砲，沒有武裝。

船員偷着上岸，找他們生活所需的東西。他們打聽來追他們的敵人的運動。以後他們勇敢地從事小規模的掠奪戰，常是有比「阿耶沙」弱些的敵人，只須防備找錯了人。

以後幸福之神送了一隻小德國汽船來。忠實的「阿耶沙」永眠於海底了。現在的境遇大大改善，可以想到永遠脫離敵人的事了。

大小戰役，長途行軍，作戰人物和物質，說來是如此單調可怕，好像是中古傳奇的一段和一千零一夜<sup>28</sup>的一頁。米克和他的忠實士兵，在阿刺伯海岸登陸，開始陸地行軍，與敵方沙漠中的阿刺伯族周旋。「挨姆頓」號的人幾乎沒有彈藥筒，他們的衣服早已破爛了。阿刺伯的太陽，使他們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口渴到十二分。

世人因為事變的繁忙，早已把「挨姆頓」號忘記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旬，有一小羣變得不能認識，衣服襤褸的人，到了大馬色，<sup>29</sup>他們說是「挨姆頓」船上的船員，他們說的是德國話，他們

的報告似乎可信。關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以來的戰事發展，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聽到的最後的消息，大約是土耳其的參戰。這是十一月的事。他們有得救的希望，便是建築在這項消息上。

五月二十四日他們乘黑查斯鐵路<sup>30</sup>火車抵君士坦丁堡。

一九一五年七月，最後在外國的一隻德國巡洋艦「玉山」號<sup>31</sup>在非洲東岸遭遇了它的運命。最初有四隻英國巡洋艦追着它。它不能在任何地方裝煤。一九一四年九月，該船駛入盧非基河的河口，順流而上，變成一個陸地要塞。水手建築堡壘，盡量佈置障礙物。

於是來了一個長久的陣地戰。經過整個的冬季一直延長到次年夏天。敵軍的優勢愈過愈大，

29 Damaskus 現敘利亞南部城名，亦譯達馬士革。

30 Hedscheshahn 自大馬色至麥加 (Mecca)，長一千八百公里。

31 Königsberg

32 Rufji-fluss 在英代管之東非坦噶尼喀 (Tanganyika)。

甚至還有礮隊。德國人的彈藥漸漸完了。他們沒有絲毫補充品。

他們於一九一五年離開那隻幾乎被毀滅了的船，帶着大礮。那些兵士打過東非，然後與勒陀·福柏克<sup>33</sup>上校統率的德國守備隊聯合。

現在大洋上面安靜了。德國的海戰旗再不飄揚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日本駐德大使把他本國內閣的一封最後通牒交給德國政府。日本要求德國立刻交出所租借的膠州灣和青島。其要求沒有任何理由。租借條約是一件純粹的中德兩國事件。但日本和英國有一個海戰協定。它要利用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劫奪德國在東亞的勢力根據地。它雖然與俄國有舊仇，但是捨不得這大的利益，仍加入協約方面。

德國首相令人通知日本大使，說他沒有回牒。於是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33 Lettow-Vorbeck (1870— ) 自一九一三年始為德屬東非 德國守備司令，世界大戰起後，抵抗敵軍極度壓

迫，直至休戰時為止。一九二八—三〇年為國會議員，屬德意志國家黨。

德國青島總督爲海軍上校邁爾·瓦爾德克。<sup>34</sup>他沒有準備，沒有人想到戰事。瓦爾德克知道，在日本宣戰以後他的位置是沒有了的。八月二十四日，他打電報給德皇道：『誓竭全力謹守職務。』

九月中旬日本人來了。他們有五萬人登陸，帶着一百五十尊大礮，各種口徑都有。還有一千五百名英軍在他們一起。他們都紮在中國地面上——英國和日本，都不尊重中國的中立，更與美國毫不相干。日本和英國的巡洋艦擔任封鎖海灣的職務。

邁爾·瓦爾德克所統率的爲海軍步兵第三營。『黃鼠狼』、『美洲虎』、『山貓』、『老虎』及『海鵜』<sup>35</sup>等艦的守備兵，增強那個隊伍。人把這些礮艦的礮拿到陸地上去用，因爲幾乎沒有礮隊。

奧匈巡洋艦『依利薩伯皇后』號<sup>36</sup>是一隻沒有作戰價值的舊船，它的礮也被拿到陸上。一

<sup>34</sup> Meyer-Waldeck (1864—1928) 亦譯威爾達克。一九一一年任膠州總督，一九一四年在青島抵抗日軍。

<sup>35</sup> Itis, Jaguar, Luchs, Tiger und Cormoran。

<sup>36</sup> Kaiserin Elisabeth。

雙唯一的水雷艇「S九十一」號是在海上作戰的兵力。

散居在中國各通商口岸的德國預備兵約有千人，都湧至青島。這樣懂得射擊的總計約五千人。

一個迅速構築的德國野戰陣地，橫貫膠州半島。在強烈的砲兵射擊之後開始步兵攻擊。

短小的日本人都很強韌。這一層是我們從日俄戰爭中他們奪取旅順口知道的。在建設堅固的陣地周圍作戰是他們的專長。他們在這塊有十倍的兵力，戰事是德人失敗，自始就一定了。

在每日作戰中，塹壕一個一個地失掉。沒有恢復失地的工具。第一是沒有充分的彈藥。人對於彈藥應該十分節省。糧食分配的限制，甚是嚴格。

「S九十一」號突過英日海軍的封鎖，炸毀日本巡洋艦「高千穗」號，以後自動駛到海岸觸礁，其船員由中國看管。

當最後的榴彈和最後的彈藥筒都射完了，最後的重炕麵包都吃完了時，當敵人直接站在燃燒的城市之前時，邁爾·瓦爾德克遂結束不必須的流血。四千德人至日本為俘虜。攻擊者的犧牲

數目較德國人多四倍。

十一月七日，英日兩國的旗幟，一齊在青島市上飄揚。中國人看到搖頭。義和團戰役的勝利者自相殘害，他們只能高興。

德國的戰旗還在喀麥隆<sup>37</sup>飄揚。但是它已預備沈下了。德屬西南非洲和德屬東非還在作戰。多哥<sup>38</sup>已被掠奪。英法兩國平分那便宜的獲得。德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薩摩亞<sup>39</sup>、新幾內亞<sup>40</sup>、加拉巴<sup>41</sup>、馬利亞納羣島<sup>42</sup>和馬紹爾羣島<sup>43</sup>都接着青島之後被佔領分割了。英國和日本都在

37 Kamerun 從前德國在非洲西部的殖民地，濱幾內亞灣，現由英法代管。

38 Togo 濱奴隸海岸，東由法國代管，西由英國代管。

39 Samoa 在澳洲之東，現由英屬新西蘭代管。

40 Neu Guinea 在澳洲北，現歸英屬澳大利亞聯邦代管。

41 Karolinen 在澳洲北，現由日本代管。

42 Marianen 同上。

43 Marschall 在澳洲東北，現由日本代管。

場。英國到處都要佔最好的地方。同樣，它也是德屬西南非和德屬東非的穩定的看管者。這兩處是德國屬地中最肥的兩塊。英人把喀麥隆的一塊施給法國。法國的利益多數都在歐洲大陸上。

戰前支配德國海軍政策的基本原則，可以下列幾句話來表明：德國爲了保護它的殖民地，爲了鞏固它世界商業政策民族的地位，必須建造一個極強的艦隊，使任何敵人都敢冒險進攻，和在陸地上一樣。

對於這有兩項困難。一是人民只想到大陸利益，很少想到海上利益。二是在艦隊建造未完成之前，或許就有外來的軍事上的攻擊。

照情勢說，這個攻擊只能發自英國。英國十分努力不獨要保持它艦隊對於德國的優越地位，甚至想再加以擴大，這足以充分表明，英國不要讓德國海軍的基本原則實現。其實德國從來就沒有要與英國艦隊平等的意思。

抱有海軍思想的主要人物，在德國是海軍總長海軍大將提爾皮次<sup>44</sup>和皇帝威廉第二。國會

和民衆最初只是猶豫地，抱着很大疑慮地追隨着。但是到了最後，人民覺得了我們商業發展的巨大利益，也同樣贊助海軍政策。

就與英國起戰事衝突的一方面觀察，德國海軍的戰略形勢，自始就非常困難。英國支配着外面，我們緊擠在北海的潮濕的三角形上。至於我們不能用我們在國外的艦隊，從外面來爲有效的作戰，是顯而易見的事，因爲英國有巨大的海軍和所屬的自治區域。德國只能靠國內的艦隊作戰。那末應該怎樣辦呢？海軍大將提爾皮次自始就立在攻擊思想的觀點上，來看艦隊的建造。換句話說，如果同英國有了戰事，德國艦隊應該找個大戰，在公開的海戰中與敵人相遇。至於這個基本原則要與英人的戰略意志相抵抗，是自然的事。在戰事開始之後，英國艦隊馬上就要開進德國海灣，在那塊作一個劇烈的，有關勝負價值海戰，更沒有人疑惑。

德國建造艦隊的基本原則，在世界大戰開始時，究竟實現了幾多呢？一個單簡數字表，足以說

44

(0331-10381) z1jclit

德國海軍的創造者，一八九七—一九一六年任海軍總長，一九一一年進級爲海軍大將，一

九二四—二八爲國會議員，一九二一年提議舉登堡爲德國大總統。

明英國還正在十分努力，擴大他直到現在的優越地位。

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國共有六十隻戰艦，四十五隻裝甲巡洋艦，這一百零三隻船中，有二十五隻大戰船。德國有三十五隻戰艦，十三隻裝甲巡洋艦，其中有十七隻大戰船。在英國造船廠裏面有十七隻大戰船正在建造，德國造船廠裏只有十一隻。

對於德國更爲不利的是新造的別種船的比例。英國有七十三隻已造成了的和二十一隻正在建造中的小巡洋艦，德國只有四十一隻已造成了的，六隻正在建造中的小巡洋艦。英國有二百八十九隻水雷艇，在建造中的有三十，德國只有二百一十九隻，在建造中的僅十七隻。至於潛艇尙未被雙方極端重視，因爲人對於它的用途還沒有多大的經驗。英國有七十七隻供用，二十八隻在建造中，德國有二十八隻已成的，十二隻正在建造中。

如果我們再把俄、法兩國的海軍兵力算進去——俄國海軍常是在波羅的海牽制着德國的一部分艦隊，法國海軍給英人解除對於地中海方面的顧慮，使英國全部艦隊能集中於北海——如果我們想到奧、土兩國海軍的戰鬪力，沒有稱述的價值，再加上德國海軍在戰略地勢上的不利，

從海戰的頭一天起，就可以看到我們在水上的局面，呈一種慘淡，極爲可疑的形勢。

當時沒有人想到，英國要採取什末方法，把它艦隊戰略方面的優勢，變作一切時代最凶猛的戰具。因爲殘忍的，意在令德國絕糧，蔑視國際法上一切限制，並且強迫把中立國都拉入的海洋封鎖，使德國突然發生這個問題：「究竟是坐以待斃，或者是使用一切可使用的工具去奮鬥呢？」

大戰開始時，英國艦隊不曾加入，是令人最詫異的事。德國艦隊總是在出發港口中，升火待命。船員都急得發熱，要表示各艦的戰鬥力。雖至一點一滴都預備完全了。

沒有發生什末事，海上總是平靜的。

德國艦隊用它輕便的兵力作過許多次的前進。它派出快的巡洋艦和水雷艇。在許多次毫無結果的偵察之後，有六隻德國小巡洋艦帶着水雷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黑爾郭蘭島的西北，遇着由俾提<sup>45</sup>將軍統率的一支強大的英國艦隊。英國人計有六隻戰鬥巡洋艦，三隻裝甲

巡洋艦和兩隻小巡洋艦，帶着一批水雷艇。

要想脫離這個極佔優勢的敵人，時間太晚，要想與這個敵人作戰，則離自己的主力部隊又太遠，但是沒有辦法，德國各巡洋艦只得去擔任這個毫無希望的戰鬥。有三隻巡洋艦，「馬利恩」號、「阿利阿德尼」號和「哥倫」號<sup>46</sup>於短戰後，爲英人重榴彈擊穿，都沈沒了。

以下幾個月就在兩方偵察之下過去。未幾使用海軍飛艇，轟炸英國軍港和倫敦。此外海軍飛艇也做了極有價值的搜索工作。大型飛機的時代還不會來到。

但這並無補於下列事實，英國艦隊還是只限於鞏固英法兩國間的海上交通，逐漸肅清德國的海外巡洋艦，其他均停在蘇格蘭的北部，斯卡拔·夫洛港<sup>47</sup>和福耳司灣<sup>48</sup>內，做不列顛帝國的

46 "Mainz", "Aradne", und "Köln".

47 Scapa Flow 在英國北方門蘭島(Mainland)的南岸和最大的奧克尼島(Orkney)之間，爲英國艦隊駐紮所。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德國海軍中將路透(Reuter)指揮英人要求交付之德國戰艦七十艘，於此自行沉沒。

48 Firth of Forth 福耳司爲蘇格蘭河名，流入北海之福耳司灣。

最大的武力，未受絲毫損失。

英國人的舉動是由於冷靜的政治方面和戰略方面的考慮而產生的。他們艦隊的任務，只在阻止德國海軍突破英國的封鎖。英國傳統的基本原則，是不要犧牲自己，把作戰的主要負擔放到別國的肩膀上，在這塊得到了充分適當的用法。如果要激動英國，放棄這種顧慮，冒險做一切的事，必須要發生完全不同的事變纔行。

在這個海戰時期當中，還有一次較大的戰事。一九一五年一月底，一個德國巡洋艦隊出發作偵察航行，與英國俾提將軍統率之艦隊相遇於多革班克。<sup>49</sup>五隻英國戰艦巡洋艦，由七隻小巡洋艦和幾個水雷艇隊拱衛着，與四隻德國裝甲巡洋艦，「德夫令格」號、「賽得里茲」號、「毛奇」號、「蒲呂歇」號，<sup>50</sup>四隻小巡洋艦和兩個水雷艇隊作戰。戰事延到下午。「蒲呂歇」號被擊沈。俾提也只得把他受了重傷的兩隻戰艦巡洋艦調出戰爭地帶。兩造均離開戰場。

49 Doggerbank 北海中的沙洲名。

50 Derflinger, Seydlitz, Moltke und Blücher。

這時候，戰鬪已經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面容。兩造都開始用別種方法戰鬪。英國作開端。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英國海軍總長邱吉爾在倫敦市政廳大演講，於聽衆歡聲雷動之下宣言道：「我們有一個口號：『在歐洲地圖改變的時候，英國仍要照常做生意。』我們對於我們的艦隊，用了許多心思和財力。現在是艦隊償還這筆費用的時候了。事實上，我們是走的最好的路。以海洋封鎖制德國經濟的死命需要時間。只管忍耐着！我們現在纔在第三個月裏。我們等到第六個月、第九個月、第十二個月裏，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結果，那結果只能在暗中成熟，但是十分靠得住。正如到了秋天葉子要落下一樣。德國的滅亡是我們的目的！」

在他演說的幾天之前，英國政府宣佈封鎖德國的海岸。

實行海洋封鎖和商業戰爭，在國際法上有一定的法規。該法規載在所謂巴黎宣言<sup>52</sup>裏，亦會

51 Winston Churchill (1874— ) 一九一七—一八任軍政部長，一九二四—二九任財政大臣。

52 巴黎宣言發表於一八五六年，係一種海戰法規，其內容大要見黃沙樓國際法大綱頁九三（民智）。

由大不列顛簽字。

對於商業戰爭的法規，即一旦發生戰事，在原則上不准擾亂中立國的商務。中立國的船隻可以裝載為交戰國預備或由交戰國輸出的一切貨物，當作運輸品。惟一的例外，是執行封鎖的船隻，有權沒收中立國船隻上的所謂戰時違禁品，即為作戰而用的貨物。

違禁品分直接與間接兩種。直接的為兵器、彈藥和軍用器材。如果有這些東西被發現，就毫無限制地被沒收。間接違禁品指間接的戰用資源，如糧食、原料、牲畜和金錢。這些物件，必須說明為交戰團之一造所用，方能沒收。後一條法規，對於與德、奧連界的各中立國極為重要，是顯然的事。它們商業和經濟的存在可能性，都靠着那法規的遵守。

關於封鎖的規定，是如果封鎖「有效」，方能實行封鎖，換言之，英國可以封鎖德國海岸，只要它的武力能够實行封鎖。它只能夠封鎖德國與北海及波羅的海交界的地方。一個中立國的船隻要突破封鎖，就歸執行封鎖者所有，當作「捕獲品」。封鎖須按章預先通告。

直到此點為止，英國十一月四日的通告，都與巴黎宣言相合。但是不久，事變的經過便完全不

同了。

應用方纔所舉的國際法上的各原則，本來可以容許與德、奧連界的各中立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羅馬尼亞、丹麥——從陸路上供給任何範圍的間接和直接的軍用材料與德、奧。此外，各中立國度本據有無罣無礙的可能從別的國度由海道上輸入間接的軍用材料，如糧食和原料。沒有人能禁止它們將輸入的物產，從陸路上轉給德、奧。

因為對於德、奧作饑饉戰，甚至把與德、奧連界的各中立國也加以封鎖，把它們當作交戰國度一樣看待，毫無分別，實與英國也承認的國際法不合。

這樣違犯法律，對於各中立國的影響，十分厲害。它們都不作聲，任人侵犯它們的中立。自然它們沒有充分的武力去抵抗，如果它們抵抗，那它們就有與德、奧共亡的危險。它們也找不着保障它們法律的辯護士，像當時比利時馬上就得着了的一樣。能够做公理和弱者的辯護士的人，在當時只有一個國度，但它也容許英國不要把它自己當作例外。那便是北美合衆國。它的工業，它的資本和它的政策，當時已經都在爲協約國工作。它的利益在別方面，不在國際法和小中立國方面。『人

道主義的誠條』還不曾發明，因為人還不能對德國使用。

英人對於各中立國的封鎖，毫無顧忌地進行。那封鎖跟着時間發展，成功一個辦事處網，十分公開地蔓延於中立國各地，監督它們的商業。世界貿易中的各中立商行，如果不遵守英國的禁令，就被記於『黑表』<sup>53</sup>之內，加以嚴格的監督。不久就毫無自由通商之可言，只是英國有特殊權利。所以從國際法規中，產生了那種可怕的，其殘忍未之前聞的武器，英國用那個武器，在『文明和人道的名義下』對德國作戰，而且——得到了勝利。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有些小巡洋艦和水雷艇，自德國港灣駛出，以便偵探英國艦隊，同時也有十隻德國潛艇，離開威廉哈文<sup>54</sup>港口入海。

53 Schwarze Listen 對於販賣仇貨者的名單；世界大戰中用作實行封鎖的方法。（在俄國指一切政治嫌疑犯的名單。）

54 Wilhelmshaven 普魯士的港口濱北海。

它們要做什末呢？直到現在，人們都以為潛艇只能同沈重的海上武器一道使用。因為它的速度小得多，故在戰前人們都忽視它，雖然用水雷攻擊敵人，在戰術上的可能性使人詫異，大家都知道重視。

各潛艇司令的想法不同。他們以為雖然潛艇的本性如此，但亦可獨立使用，並且主張嘗試。海軍總司令部遂決定去冒險。

五天之後有八隻潛艇回國，兩隻沈沒了。它們的運命也同以後許多別的潛艇的運命一樣。海面永遠沈默，不知道它們的下落。

回國的八隻潛艇報告說它們一直到英國海岸附近，不曾看到敵人，也不曾射擊。

它們休息了幾天之後，人又叫它們出去。這一次它們都回來了。它們仍不曾發現英國人。

於是人知道了兩件事。第一英國人故意矜持，不要海戰，第二，潛艇很可以在遼遠的地方和長久的時期中，解決獨立的任務。

半個月過去了。人們沒有聽到潛艇航行的消息。以後緊連着來了兩件事變的報告，使全世界

的人都傾耳靜聽。

九月八日，潛艇U二十一號，艇長爲海軍上尉赫爾星，<sup>55</sup>在英國艦隊集合區域的愛丁堡，<sup>56</sup>用水雷射擊，把英國巡洋艦「巴特芬德」號<sup>57</sup>沈沒了。

九月二十二日，英國三隻巡洋艦「克勒西」號、「合古」號和「阿部基爾」號<sup>58</sup>在荷蘭胡克<sup>59</sup>附近——英國封鎖德國海面很遠的那邊——沈沒。擊中它們的是海軍大尉鄂圖·韋提根。<sup>60</sup>他的潛艇叫做U九號。

55 Hering (1885— ) 以後復擊沉英國戰艦兩隻。

56 Edinburg 蘇格蘭的首都，在福耳司灣附近。

57 Pathfinder

58 Cressy, Hogue und Aboukir

59 Hook 荷蘭港口，在海牙西南。

60 Otto Weddigen 後復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擊沉英國裝甲巡洋艦「豪克」號 (Hawke)，生於一八八

二年，自一九一五年三月失蹤。

巴黎宣言已經撕破了。英國不看它，創造了一種適合它的利益的封鎖和商戰的特殊形式，與舊有法規沒有一點相同。

英國對於它行爲方法的結果，毫不顧慮。倫敦政府在政治關係上所以能够如此，全靠美國的寬容和爲大不列顛海權所統制的各歐洲中立國的隸屬。人沒有想到對於軍事結果的可能性。德國成了被圍的，幾乎空氣都不通的要塞，應該怎樣找個方法，去解脫英國加到它頸上的繩索呢？

事件的發展又走着一條與預料不同的道路。頭幾次的潛艇偵察和頭幾次對於敵人本國海面上的戰船的極有成功的攻擊，惹起了德國海軍總司令部的注意。原來在這裏顯示着意外的可能！按照英國自己訂的新原則，突破北海和商戰的封鎖！假若十分努力地幹下去，則完全轉變海上情勢，封鎖英倫三島，似乎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大不列顛從鞘中抽出的劍，被人拿着做攻擊發明者之用了！

於是人馬上着手計算，看要幾多潛艇，並且逐漸派了許多潛艇出去偵察。十月間，有一隻潛艇

差不多在半路上淹留了三星期，周航大不列顛的整個島區。這只是一個試航，但是已經提出一個未曾預料的作戰可能性的證據了。英國在北海的水雷封鎖，對於在深處的危險的潛艇不算什麼。因為它在水雷下面航行。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計算得到了終結。海軍總司令部向政府交涉，請首相批准，公佈德國對英及其協約國的商戰和封鎖戰。

首相在良久仔細考慮之後，於十二月底方纔回答，說政府雖然明瞭這計畫在軍事上的利益，而且對於國際法方面也沒有疑慮，但是人應該注意各中立國在這種新狀況之下所受的痛苦。如果德國在陸地上有完全勝利的把握，然後纔能想到潛艇戰。

這是一種拒絕。潛艇戰應該是勝利的一種方法。如果人在戰鬪已有分曉之後再去用它，那它就失掉它的意義了。在他方面首相也有他的充分的理由。他在那時已經有德國若果公佈潛艇戰，必須與北美合衆國發生戰事的意見。他以為果真如此，就足以決定中歐諸國的軍事命運。

首相柏特曼·何爾味，希不曾注意到德國的民氣。在不列顛違犯法律的印象之下，德國人民

的憤怒，迅速而巨大地繼長增高。人應該開始認識敵人作戰的目標是在何處。在人還不明白英國的殲滅意志是如何十分嚴重可怕的時候，那賭生死的預感已經通過人民中了。

想德國作個對抗處置的要求，愈過愈爲急迫。德國不用那爲敵人所挑撥，在海軍方面視爲異常重要的武器，沒有人能够了解。

英國決定下了一道命令，准許並勸英國商船暨中立國的旗幟航行。這是破壞國際法的一個傑作，也是對中立國的一種異常挑戰。人們就這樣打算，迷惑德國的潛艇，保護不列顛的商業，尤其要使德國政府與各中立國發生衝突。各中立國的生命財產，都被人在冷酷計算之下，捲入了英國海戰行爲之中。世界上的憤怒沒有了。但是當這種行爲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發生以後，大家便憎惡德國。

英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下了它的祕令。二月四日，德國宣佈英國周圍的海洋連英吉利海峽一起，均爲戰事及封鎖區域，並勸各中立國的船隻，在英國北方的路上航行。自二月十八日起，凡來到封鎖區域的敵方商船都要擊沉。中立國的船隻應該按照國際法規和巴黎宣言

的條款待遇。可是它們因為英國政府違背國際法的那道命令，已經明明白白地受着危險。德國政府現在還是墨守舊章，雖然那種章程已經被英國撕棄了。

現在發生了奇異的事。合衆國政府遞了一封異常嚴重的抗議書給德國，聲明它將以斷絕外交關係來答復德國的違犯國際法規。協約國的戰事供給者，放棄了外交的慎重態度。海洋上充滿裝載美國彈藥的船隻。訂購一天多似一天，成了一項規模極大不可計算的好生意，簡直有不能充分供給的情勢。

首相早已料到美國的出臺。他自始對於潛艇戰的要求就只有一半的心腸。他迅速而客氣地回答美國的通牒。他說，華盛頓顯然沒有懂到德國公佈原文的意思，我們只要轟擊敵人的船隻，並且要盡其力之所能及，擔保「合法」航行的安全。

這對於潛艇司令就是說：「我們應該小心，不得擊沉一隻美國的或豎美國旗幟航行的英國船隻，就令我們看到那隻船直到救生艇下都是裝着榴彈，也不得擊沉——因為那是「合法的」航行。」

事實上，各潛艇還得到了一次清楚的命令：「不得擊掛有中立國旗幟的船隻，只能擊那種確實認為敵國的船隻。」老實說，照這樣要想真正攻擊那種船隻，實屬萬不可能。因為潛艇不能在海面作戰，如果叫它先去詳細檢查船隻，那潛艇自己就有被擊沉的危險。所以德國的商戰和封鎖戰在開始以前，因為美國的干涉已經失去了它效力的最大部分了。

命令究竟是命令。商戰雖然有海軍司令部的警告，仍然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開始。結果如人所預期的一樣。海上沒有掛敵方旗幟的商船了。英國人沒有這樣蠢。他們都掛中立國的旗幟。

服從這道不吉命令的勇敢的潛艇司令官們，浮起來走近那些船隻，檢查它們，看它們是否中立國的。從這些「中立國的」船隻上面，有暗置的大礮向下轟射。許多潛艇都因這道命令的乖張，被擊沉了。每毀一隻潛艇，英國就給那商船船長——他不是作戰的人根本就不合法——一筆鉅大的獎金。這是海上的便衣隊戰。

麻痺了的潛艇戰就是這樣延遲地進行，損失甚大。德國記着所擊沉的敵方船隻噸數，聊以自慰。但是那些數量不能與所企求的目的成個比例。美國榴彈裝在重載的船隻上，在海洋上航行，毫

無阻礙，德國潛艇見了它都敬而避之。那些榴彈在西方戰線上，從法國人和英國人的砲身中向德國兵士打來。各種戰鬪器材都接踵而至。商業隆盛到幻想的地步，鋼鐵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裏，  
向天騰漲。

7  
一九一五年四月，德國潛艇U二七號在英吉利海峽中一隻掛着中立國旗幟船前浮出來，向船走去，派了一組人去檢查，看它是不是中立國的船，裝的是什末貨物。這時候英國人——那是英國人，船叫巴拉隆<sup>61</sup>——對準他們藏着的砲。他們射擊得很好。那隻潛艇中彈沉沒了。凡不在艇內的德國水手，都無助地游在海上。於是英人拿出他們的槍，對着游泳者的頭上射擊。有幾個逃了出來，爬上停在附近的一隻英國商輪上。「巴拉隆」號的人們跟着他們到商輪上去，把他們一個一個地都打死了。

世界上沒有反響。

7  
五月初間，英國輪船「路昔推尼亞」<sup>62</sup>在紐約放洋。該輪裝着美國榴彈。駐在華盛頓的德國大使，曾經指出並勸人不要坐那隻船。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路昔推尼亞」號爲水雷所炸，船上的彈藥都爆烈了。船很快地就沉下去。許多美國人溺斃。

全世界發出一種憤怒的叫聲。

合衆國又送了一封新通牒來，要求賠償損失，即美國公民雖然得到警告，仍身冒危險去坐一隻載有戰時違禁品的英國輪船而受的損失。此外，它又要求德國馬上限制商戰，以免有同樣的情形發生。

這就是說，要德國給每隻敵人彈藥船隻一種權利，在它榴彈庫上放個中立國的公民，以便在各種危險之前得到保護。承認這條要求，就是放棄潛艇戰。從事攻擊的艇長絕對不能知道，某某中立國的船隻是否藏着一個中立國的人民。美國着手利用它的全部勢力，從德國手裏奪去那能使英國受致命傷的武器。這種武器的重要，是英國認識的。

六月五日，因為首相的催促，有一道命令給海軍司令部，說大的客輪就令認得是敵船，也不准用水雷去轟炸。德國給合衆國的回答提到這道命令，以便同時向英國公佈。

倫敦政府高唱凱旋，同時對於外面關於德國野蠻行為的憤怒呼聲，又竭力表示同意。於是英國人知道，他們運輸戰鬪器具，爲要十分安全，只有用大的客船。

海軍部長提爾皮次，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巴克曼<sup>63</sup>以及現役艦隊參謀長波爾<sup>64</sup>都請求辭職。巴克曼將軍的職務由荷爾曾多夫<sup>65</sup>將軍代替。提爾皮次與波爾依皇帝的命令仍供原職。德皇不准他們將來干與政府的政策。

潛艇戰在重大損失之下繼續進行着。許多潛艇都沒有回國。郭圖·韋提根也永遠留在外面。以後，國內的人每月也看到擊沉敵船噸數的一種統計。

一九一五年八月，更禁止各艇長擊沉小的客輪。

63 Bachmann

64 Pohl (1855—1916) 一九〇〇年（拳亂）曾任中國遠征隊司令，爲參謀長時，主持潛艇戰事宜。

65 Holtzendorff (1853—1919)

## 第十章 香賓，羅累托，阿拉斯

西線的第一個作戰冬季。人們遠離祖國，在掩蔽部和塹壕裏，在密密的鐵絲障礙物後面，在對壕頭的聽察哨位上，在備戰的舍營中，過第一個聖誕節。地點在納波爾的沙濱上，在伊彭前破碎的森林中，在羅累托山上，在公主路<sup>1</sup>上，在雷姆斯的周圍，在阿爾良森林裏，在聖米息爾<sup>2</sup>弓形裏，在多攏山<sup>3</sup>下，在哈特曼外科科普夫<sup>4</sup>山麓。

這是一種就令有極冒險的戰鬪幻想也不會夢見的現象。一條硬直的不離塹壕和障礙物的二重戰線，從北海直到瑞士。許多陣地順次排列着，沒有空隙，前後都有交通壕互相連絡。藉一個具

- 1 Chemin des Dames 恩河與厄勒式 (Ailette) 間的高路，爲路易十五之女而造。歐戰期間曾數度大戰於此。
- 2 St. Mihiel 法國總司 (Meuse 卽德國之馬斯) 省的城名，濱馬斯河。
- 3 Donon 服給姆 (Vogesen) 山脈的大小兩峯，一九一四年大戰於此。
- 4 Hartmannswellerkopf 南服給姆山的支脈，在上亞爾薩斯，一九一五年於此劇戰。

有精密神經，每分鐘都準備動作的有機體，發展成一種大勢力。從聽察哨的眼睛到連長，連長藉發火信號報告營部，再由營部報告在掩蔽壕台陣地裏面的野戰砲隊。

阻止射擊已經在自己塹壕上面爆發過去，這時候敵方來攻的人纔從他們塹壕裏出來，想穿過中立地方。

這一切異常的，幾百種器械已經在兩邊工作，藉一種緩和的衝突，藉頭幾個像黃色星宿的發光葡萄串，在最新戰壕中活動起來。

在第二條戰線上塹壕裏的預備兵，已經得到了警報，帶着突擊行李，穿過交通路向前跑去。通報工具已經在向左右往來了。

師部的參謀官已經在他的陣地圖上計算，收集各團的報告，編成一幅圖形。一切的人都在活動，直到老後面的軍司令部。

一切都異常緊張。人從後面看見砲火紛亂的畫圖，聽到百倍的喧囂。機關槍的細微答答聲，有時都聽得到。

但是這無濟於事，人應該等候報告。現在一切都靠着前面臥在塹壕裏面的人，瞄準，射擊，瞄準，射擊。大砲的發射與砲彈的着地都幾乎分不開。砲彈從塹壕上，交通路上，砲兵陣地上飛過，爆炸破裂。它們落在中立地上，發出兩重密集的紛亂的烟痕。

幾小時之後，喧囂沈默。巨大的機械開始弛鬆安靜。現在着手檢查發生的事。一切都要報告。報告愈到後面愈是增加。每個命令官都做個附註。警告，稱讚，批評。幾天之後，各種報告又回到原處。它們現在變作命令了。公文紙的戰爭。

這時候前面的人也做了決算。

那決算成自還在冒烟的新鮮彈痕，砲打壞了的塹壕，四分五裂的障礙物，喪失了的和毀壞了的對頭壕。連長根據各排的報告做死傷名簿，重新分配他的人。行軍灶送了飯來。夜裏放着塹壕複哨。

第二天早晨，在黑暗和黎明中間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繫好皮帶，蹲在坑道裏面，準備戰鬥。以後任何人都不准睡覺。人記下彈藥的消費，要求營部補充。機關槍應該搽乾淨。

夜裏，傷兵從交通壕裏跛行到繃帶所。衛生員來，用擔架接那些不能走的人。戰死者由送飯的帶到後方去。兵士的墓地在團本部附近。師部牧師要在明天把他們一起埋葬。

在外面中立地上，人可於月光中看到散漫的青灰色的點子。沒有人去埋葬他們。榴彈的黑色曳烟痕，在這裏和那裏跳躍。

快到黎明的時候，德國砲隊向敵人塹壕上面作了幾陣報復射擊的浪。

春天還沒有到。

雪彷彿是一塊白布蓋在中立地上。新鮮的彈痕組成這布中的黑洞。塹壕是這光明面上的黑暗的細脈管。飛行家現在容易將陣地線毫髮不異地攝到他的照片上面。這次新戰爭的學術，每天都有進步。

春天還沒有到。但是法國人和英國人，以為援助他們的協約國俄羅斯，是他們的義務。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看到德國人從西線把一軍團一軍團的兵運到東線來，甚是埋怨，實有理由。因為

他們在西線不會受到充分的牽制。德國南方軍已經到了喀爾巴阡山上，是確定不疑的事了。俄國人正在準備對東普魯士和喀爾巴阡山中的德奧兩軍的翼作第二次攻擊，要求在西方有個平行的動作。霞飛對此業已同意。法軍在冬天過得還算平安。他們可以作一次有力的打擊。

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戲劇在東普魯士的邊境上開始演奏，以後在奧古斯妥窩和蘇瓦爾吉當中的森林裏大團圓。二月十六日，霞飛在西線領導一個戰事，這場戰事是一個全新的戰史時代的開始。那是突破戰和材料戰。雖然只是一個開端，不會達到後來可怕的浪費程度，但是當時卻是一種未之前聞的新鮮現象，對於神經，人數準備和材料供給的要求，都是不曾預料到的。那只是一個信號，一個預告，一聲突擊號音。

二月十六日，法國在幾個月來已成測候角的香賓，裴特斯和塔府勒之間，開始攻擊，被擊退了。

二月——極爲嚴寒的冬季天氣，一切均在深雪之下——十八日的早晨，在十八公里寬的陣

5 Perthes und Tahuro 均香賓地方城名。

地帶上，蘇愛恩和馬西格之間，有劇烈的砲火對德國塹壕施放。

人們等着攻擊，一切都預備好了。前線的各連蹲在掩蔽部裏準備抵抗，注意法國砲火向前移動的那個利那。一切司令部和砲兵連都看着那作步隊開始攻擊記號的頭幾陣曳光葡萄彈的上升，等得不耐煩了。

直到中午還沒有舉行攻擊。

代替攻擊，法軍砲火於稍微緩和之後，繼續升騰。現在大都朝着後方連絡和德國砲隊區域中射擊。以後集中向前線塹壕上射擊，更加強烈。他們大抵要在下午來攻擊。

太陽落下去。

前面的一切人都在未曾緩和的砲火怒吼之下努力。砲火不停，而且逐漸加強。在晚間報告中，各連報告因為強烈的射擊受了重大損失。有些地方，報告者簡直走不過來。

由報告得到的圖形，甚是不好。塹壕和掩蔽部在這種射擊情形之下，絕對不能防備。有幾團表

示他們的意見，在夜裏用預備營去代替陣地營。因為他們怕那大為衰弱的陣地連沒有抵抗力。明天早晨敵人將來攻擊，是完全一定的事。

半夜以後砲火加倍。重砲隊加用曲射砲。這是從重鈍的爆發和深刻的咆哮中認識出來的。從前重砲只是在奪要塞時用。在五點左右來的朝晨報告中，有一種很嚴肅的令人不安的音調。各團長下令，在黎明時作極切實的緊急準備。各師都着手預備。

黎明終於來到。但攻擊仍未舉行。

砲火持續地放，毫不緩和。從遠處聽到彷彿像一種隱約的迴轉和震撼，像磨打大鼓皮的噲聲。這樣過了一整天又一夜。第二天也是如此。一連過了三整天又三夜。

二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在蘇瓦爾吉和奧古斯妥窩之間，有十一萬俄人投降，西威爾斯的一路軍殲滅了——有五師法軍作成密集縱隊開始攻擊。

德方塹壕都弄平了，破壞得認不出了。障礙物都破裂了。機關鎗大部分都已粉碎。德國野戰砲隊受了重大的損失。

各司令部都大大擔憂。誰應去阻止這種攻擊呢？曳光葡萄串升起去，分開，又熄了落下來。這裏和那裏都如是。前面還有人活着。

前面活着的人，比後方所想像的還要多。法國砲火向德軍後方陣地迴轉。幾天的射擊，使人麻木遲鈍，現在纔得到解脫。第八軍團和第八預備軍團的萊茵省的人，和第十九師的下薩克森的人，都從他們那被擊破了的掩蔽部裏爬起來，把機關鎗放到塹壕的斜面上和彈痕的邊上，拿着表尺，對着走過烟霧瀰滿的中立地上的密集縱隊射擊。

你看——左右也還有人！這從法人在彈痕中匍匐和分開疾走中可以看出。機關鎗到處答答地放着。野戰砲隊開始阻止射擊。

同時，法人初次採用連續速射——按照計算連續速射本是應該作完全破壞並消滅德軍陣地之用的——，產生了實際結果與理論計算不符的事實。那人數甚少且受了重大損失的德方剩下的兵力，對於密集的進攻者，在戰術上仍佔優勢，而且組成一種嶄新的，必須有了經驗纔能知道

的程度不可。想到將來，令人有恐怖之感。

法國步兵縱隊應該展開作戰。這絕不是口裏含着紙煙，皮帶上掛着鎗，走過德國陣地，卻是要在步兵攻擊之後，纔能掠奪這個陣地。

當前線少數德國機關槍在阻止射擊掩護之下爲破壞了的塹壕而戰時，預備隊也逐漸加入。幾小時之後，戰事已恢復了平衡狀態。這一天完了時，防禦完全勝利。在步隊攻擊開始以前，德軍受着嚴重損失。自步隊攻擊時起，法軍的犧牲卻異常重大。

在強大的材料使用之下，戰事繼續進行。有些地方發生了危險，但是敵人不知道利用它。喪失的只限於若干部分的塹壕。德國方面預備隊頗嫌不足。但是法軍初次有大規模的準備都不成功，以後就很難臨機應變，求其有效了。法軍既不會使德軍正面爲強大的彎曲，又不曾使陣地後移，更談不到去突破累泰爾了。

8 Bethel 法國城名，在恩河上流右岸。

三月下旬，霞飛只得停止這種方式的攻擊。他自己的方法沒有效果了。雪融的時候，香賓的冬季之戰也停止了。

在東方，俄國大公又成了進攻的脚色。他的各師團在喀爾巴阡山中都受了重大損失。在西方，大家都盼望英國人現在多努點力。但是還沒有到不列顛內部準備在歐洲大陸用其全力的時候。費賽起元帥只在很窄的基地上作新式的攻擊。三月十號，他在拉巴塞運河<sup>9</sup>北面攻擊諾易弗沙拍勒<sup>10</sup>。當他沒有成功時，馬上就停止攻擊。

在西線別的地方還有兩次局部戰鬪。四月初，法國人在馬斯河與摩賽耳河間打算衝進德國。突出陣地的聖米息爾弓形。這個嘗試失敗了。四月底，德軍在伊彭方面舉行一個偉大計劃的嘗試，由自己陣地上吹出戰鬪瓦斯，完成突擊敵人陣地的準備。計劃完全成功。但是沒有盡量利用已得到的突破。因為人沒有知道。

e La Bassée-Kanal

在羅果托之北。

10 Neuvechappelle

四月裏，大公的力量完了。他應該承認，在喀爾巴阡山口前面巨量的人的浪費，並不會給他一種利益。他絲毫不覺得，他屢次敗北的結果是如何深刻。他以為只要若干時的休息，又可以使他的隊伍去從新進攻。他更不會夢想到，在他面前要發生一種什末樣的雷雨，雷神的楔子已經準備好了，要劈破他的正面。

東方的情勢得了一種很可憂慮的特徵，這時候英人和法人都不隱瞞了。霞飛列舉理由證據，向費齊起說，爲了保持東方的協約國不遭嚴重的崩潰，必須英、法兩國巨大的努力。費齊起應該承認這種見解。

霞飛談到一個兩面攻擊的計劃，英人攻阿拉斯，法人攻雷姆斯。這是他心愛的思想，在這兩個地方突破，把德國中軍夾到鉗子裏。但是費齊看到他對英人的要求很大，提出異議。他說他沒有砲兵。實際上，他要保全他的隊伍。

因爲時間急迫，又因爲要發生變故，霞飛只有讓步。法人又應該使用一切氣力，英人只要幫助

作戰。他們聯合起來，在英、法陣地交界，倍丟恩與阿拉斯之間，二十公里寬的地方，舉行共同突擊。英國人的工作，只是復習他三月裏的攻擊。但是法國人卻用盡全力想在斯卡拍河<sup>11</sup>北方突破。他攻擊正面的中心是羅累托的塊狀山彙。

二月裏，德人對於俄國的西威爾斯軍，和法國在香賓的進攻，同時加以打擊——是爲馬蘇爾湖的冬戰與香賓的冬戰。五月裏，德國於英、法攻擊之前，在杜納耶克舉行巨烈突擊——是爲哥爾力擇<sup>12</sup>與泰諾夫間的突破戰，拉巴塞與阿拉斯間的突破戰。

運命又把勝利分配得不平均。當哥爾力擇——泰諾夫之戰逐漸擴大，使波羅的海與羅馬尼亞中間的整個俄國正面都崩潰時，只有幾個粉碎的村莊和一個石堆——那石堆從前叫做羅累托聖母教堂——在數度血戰之後落到英、法人手裏。

11 Scarpe

發源於阿拉斯之西北，流入些耳得河。

12 Gorlice

波蘭城名，在東培斯基頓山的北麓，泰諾夫之南。

培丟恩，杜亞和阿拉斯中間的塊狀山麓是一個風雲原來很多的地方。自從一九一四年十月，德國的第一個步兵踏脚到羅累托山上以來，自從法國子彈從部維尼<sup>13</sup>森林中，從卡勒取<sup>14</sup>房屋正面飛過來以後，這裏還不會有過安靜的日子。

那座山從東邊蘇契次<sup>15</sup>很斜地起來，然後向西伸展，逐漸傾斜，約達四公里之遠。從山上可以看得很遠，看到阿爾托阿<sup>16</sup>的低地，看到郎斯<sup>17</sup>，培丟恩，阿拉斯和杜亞等處遍地的烟囪。這裏是法國北部煤炭工業的中心。礦山與礦山相接，石渣堆與石渣堆相連。

但是為樹林和寂靜村莊所圍繞的羅累托山，彷彿是烟霧，煙筒，鍛鐵場，礦山，石渣堆和鐵道軌所造成的海洋中的一座島。

- 13 Bouvigny 羅累托山北部的村莊。
- 14 Carency 羅累托山南邊的村莊。
- 15 Souchez 羅累托山東南的村名。
- 16 Artois 法國北部的一省，與福耶登接界。
- 17 Lens 法國城名，在羅累托山之東。

山的東部轟着教堂。

從前，當法國騎士在阿爾托阿對英人作戰時，誰佔據了羅累托的聖母教堂，誰就得勝，是一定的事。在這次戰爭中，這個傳說同從前完全一樣流行。教堂那邊塹壕裏的每個法國兵都看着這個教堂的廢墟，死守到從德軍手中奪回的那一天。這廢墟已經換了三次的所有者。以後永遠成爲中立地。五月，陣地正面自北向南越過山崗，從教堂兩邊經過，阿布來因<sup>18</sup>和卡勒取兩個村莊都落在德國人手裏。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清早，法國人在拉巴塞運河的南邊直到阿拉斯附近的斯卡拍河畔，在攻擊正面的法國部分上舉行連續速射。

法國人在這裏只作了兩天的射擊，恰與他們在香賓所採用的辦法相反，但是卻激烈得多。英國人在他們運河北部的地區內，只作了一種普通準備，爲他的步兵攻擊，只發了一個四十分鐘的連續速射的浪。五月九日拂曉，法軍開始步兵攻擊，在整個正面上有十二個軍團在工作，更配以騎

18 Ablain

在羅累托山之南，卡勒取之北。

兵，以便立刻把突入擴大，到空地上去運動。

兩方的都學了一些乖，這一次對於劇烈襲擊的抵禦戰，比以前準備得好些，雖然對於以後各戰的程度，相差還是非常之遠。可惜德國人還不十分明白，應該把盡量少的人放到連續速射的具有粉碎作用的霰彈之下，應該把準備突擊的預備隊，留在破壞了的射擊地帶的邊緣，以便備戰。自動反攻的制度，還不曾訂為規則，沒有變成固定的戰術觀念，但是已經被戰鬪部隊，在這裏和那裏，當做一種自助的方法用了。

法國人也不會閑暇。他們在香賓之戰，明白了如果攻擊的時候，走過了自己砲火的直接掩護之外，就要發生極大困難。他們由此得到結論，他們的砲火要同一個輻子一樣，在衝鋒部隊之前，射得盡量地長盡量地寬。這一層辦到了之後，再令砲兵連成梯形向前，移到新的射擊陣地裏面去。處置與對抗處置繼續衝突。因為德國的步兵預備隊，比法國砲隊靈敏，所以勝利總是在防禦者方面。

英國人在運河以北毫無所得。法國人把德國人逐出阿布來因和卡勒取，佔據了羅累托聖母

### 教堂的廢墟。

德國指揮部怕新情勢的不利。他們被逼到羅累托山最外面的東峯上，應該等着敵人從卡勒取來作側面的突擊。晚間下了放棄全山並把戰線縮到蘇契次前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已經有了生力軍，他們再努力上山去攻擊法人在掠得的地區內，還不能有什末佈置的法人。阿布來因，卡勒取和教堂還是在敵人手裏。戰事就固結在這些地方的前面，不會移動。教堂周圍的尸山增高了。

霞飛又打算用反復不斷的攻擊，使敵人馴服。他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做「啃德軍的正面。」但是法國人咬到金屬物上面，把牙齒弄掉了。正如那時在香賓一樣，這裏亦然。局面還是和第一次進攻與第一次反攻後一樣，沒有任何變更。難道浪費還太少了嗎？材料戰還要完全不同的數量與代價嗎？

五月底，阿拉斯之戰化爲各個戰鬪，德國人在這邊，法國人在那邊，都打算改良他們的陣地線。以後陣地戰的規則也在這裏施行，逐漸成了固定的命令和幾乎難於改變的習慣了。

羅累托山成了一個彈痕和塹壕的亂雜無章的集合體。山上沒有綠色的樹和灌木了。爲戰爭毀壞了鐵絲網，又被人逡巡地佈成了。死人臥在中立地上沒有掩埋。斥候夜裏走着。間或有個十分鐘的黃色曳光葡萄串，從硬化中引出阻止射擊的凶惡的嗤嗤聲。

蘇契次是一個石堆。在碎石下支着地窖裏，蹲着備戰隊和營部。白天裏夏日無情地烤着。如果天空沒有飛機時，人可以坐到野外曬太陽。如果有個砲火襲擊，像閃電一般迅速地突然向廢墟鳴嘯而來，個個人都像老鼠一般跑到洞裏去。一切生物都被抹去了。

夜裏行軍灶來。前線塹壕裏各連拿飯的人已經到了。他們蹲在地窖洞口，吸着一根紙煙，默默不語。飯盒撞着輕輕地響。一陣砲火襲擊的反響，闖了下來聲音精雜，聽不清楚是什末。那襲擊大約是落在教堂南面的教壇陣地上。

以後分配那熱騰騰的湯。人們像影子一樣，在到山坡上去的交通壕裏消逝了。

東方的大戲在夏天和秋天開幕，變成俄皇軍隊的悲劇。霞飛和費齊起，又有了全新的任務在

面前：怎樣纔能強迫德國人把戰事重點移到西方呢？

霞飛又提起他從前的計劃。他又提議在阿拉斯和雷姆斯作兩面攻擊。費齊起說，好，但是在北突擊的事，應由法軍擔任一大部分。霞飛沒有別的法子，只得照辦。因為英國總還是沒有決定實行徵兵制，法國又應該擔任攻擊負擔的四分之三。

二月間，霞飛在香賓出場，帶了五百尊大砲，毫無成功。他這一次在阿爾托阿和香賓，一起帶了五千尊砲來嘗試。美國的彈藥源源而來，用之不竭。

兩處戰事將在同日開始。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協約軍舉行阻止射擊，只是間或停止。英國人又比較節省些。二十五日，天還未亮的時候，在北方培丟恩和阿拉斯之間，在香賓、蘇愛恩和馬西格之間，開始步兵攻擊。

德國各師團因為劇烈的砲火受了重大損失。前線好多部隊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戰略的預備隊沒有了。一切都用在東方，或用在下面的塞爾維亞，進行一個新的戰事。在東方的勇敢行動差不

多要得到報應了。

英國人達到拉巴塞和郎斯當中的小城洛斯<sup>19</sup>。各師的局地預備隊塞着突入地點，向旁邊遮斷他們。陣線因為反攻的原故又凸出去。

法國人第二次走過羅累托的山坡，向蘇契次和吉芬奚<sup>20</sup>下去。蘇契次仍在他們手中。戰事對於德軍的損失很大，有時竟造下一個嚴重的局勢。一點一滴地使用極可省節的預備隊，竟能防止陣線的繼續凹進。兵力既不足，損失又重大，故不能反攻，收復失地。第一天所喪失的地點，竟成定局。香賓的情勢更要危險。從蘇愛恩到索姆·匹<sup>21</sup>，德國的防禦在砲火與集團突擊的劇烈壓迫之下，弄得四分五裂。手頭沒有戰略預備隊。

原來在這裏，敵人已經作了局部的突破。第三路軍的總指揮部打算退到累泰爾。但是被衝破

19 Loos 在拉巴塞之南，郎斯西北。

20 Givenchy 村名，在蘇契次東，郎斯南。

21 Somme-Py 在蘇愛恩之東北。

了的德軍，從兩邊向突入的敵軍射擊。敵人失掉了移動彈幕射擊的利益，沒有把握，不會認識情形的便利。最後來了少數的預備隊，打到破口裏面去。機關槍又答答地放起來，逼着法軍縱隊倒下。第二天晚間突破的危險可算已經排除了。

「散兵巢」是這次富於變化的戰事的新現象，現在第一次發現，密集在一塊的少數人，逃脫連續速射的恐怖，固守着幾個彈痕，向前向後，向左向右，用他們的槍和機關槍，控制着不斷喧囂的戰場。

這樣的抵抗巢，好像是分佈在戰鬪沸騰的海中的羣島一樣，敵方整營的兵，都在這前面被打得四分五裂。這些巢裏面的人或由偶然，或由勇敢，或由幸運，大家都團結起來。他們組成後來預備隊插進去的戰線的角柱。有時他們好像有一天和一夜多被切斷了似的。他們可以用唯一的工具——光彈，報告他們的戰友，說他們還活着，而有解困的希望。

有時候，敵人重砲的一個完全命中彈，把所有人都殲滅了。

在這些大戰的羣島上，產生了防禦戰的大師，後來，當防禦戰得到它那巨大可怕的形式時，一

切都與這有關係。

十月間，這次二重戰事也擱淺了。第二個戰鬪冬季慢慢的來到。

一九一五年給了西方戰事一個新面目，指出了一個新方向。但這只是到以後兩年的一種過渡。在以後兩年中更使新的戰術極度發展完成，並且向人類和物質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尚不能想像的要求。

西線不會動搖。但是在世界各戰地的周圍，卻起了巨大的變化。

## 第十一章 勒謨山，華沙，維爾納<sup>1</sup>

德國最高統帥部把戰事重心一直從西方移到東方的計劃既不是一天決定，也不是一下實行的。那計劃的產生有幾個月，並且是由事變的進行自己決定的。

主張這個計劃最有力的是東線的幾個人物：興登堡、魯登多夫和孔刺德。福根海遲疑地隨着。但是當他深信可以斷然行動時，他就盡力運兵給東方的各路軍，以便他們實行巨大的任務。他在西方情勢異常緊張的時候做這件事，因此他就負着一種極大的責任。

正在開始實行的時候，政治狀況也偏着在同一方向作其他的決定。一九一五年正月，已經可以算到意大利定要參戰。因此，奧軍的大部分，要被牽制在新的亞得里亞海戰線方面，是應該預料到的事。預先擊敗俄人，似為加倍重要。奧匈軍隊一天比一天疲乏，也有取同一趨向之必要。此外還

<sup>1</sup> Wilna 波蘭東北城名。

要顧到羅馬尼亞，因為它的中立已逐漸採取了可疑的形式。在東方情勢轉變到不利的時候，羅馬尼亞將接受協約國的要求，是不可否認的危險。

最後巴爾幹半島上的情勢，也逼着要有一個解決。中歐戰事早已突破了它的境界，波及到歐洲的極東南部，甚至蔓延到整個土耳其領土直到高加索山直到波斯灣和蘇彝士運河。德國更有一切理由，替給養惡劣，因兩次苦戰<sup>2</sup>而衰弱了的土耳其的軍隊害怕。

協約國對君士坦丁堡作兩面攻擊的準備，自從二月以來已經被認出了。英法兩國在埃及集合了一個遠征軍，以便攻擊達達尼爾海峽。俄國在敖得薩集合了一路大軍，以便實現它的巴爾幹夢。如果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就打開到俄國去的路，協約國和美國的整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都可自由踏進俄國去。這是無論如何都要設法避免的事。保加利亞因為一九一二年塞爾維亞的叛變，甚為憤激，只是等着一個良好的機會，加入中歐方面作戰。我們應該歡迎它，以便排除它最後的疑慮。

<sup>2</sup> 指一九一一年與意大利之戰，一九一二年巴爾幹半島之戰。

因此，在德國大本營裏，早已發生了遠征塞爾維亞的計劃。這計劃的前提似乎是擊敗俄國。雖然如此，福根海還是躊躇了許久。爲擊俄計劃便利起見，擱置征塞計劃，他每想到這一層，都覺得很爲難。最後和從前一樣，爲顧慮同盟的奧國，纔加以決定。多瑙帝國的東北有俄國，西南有意大利，南有塞爾維亞，或許東南還有羅馬尼亞來攻擊，它有崩潰的危險，在當時已經組成了德國大本營的最大的憂慮。俄國是最強的敵人，而且是最先可以接觸的，應該先被打擊。

在決定攻擊俄國以後，不久對於新作戰的地點，兵力和戰略目的發生新的辯論。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眼光遠大的計劃，又與福根海的謹嚴的算術相衝突。東方總司令的意見，以爲人應在北方科甫諾，格羅德諾附近，在南方從喀爾巴阡山正面上，把一個巨大鉗子的兩個鉤合攏，以便包圍並殲滅在波蘭的整個俄國中軍。這樣勇敢這樣偉大的計劃，與福根海按部就班的戰略相反。他指出雖有好的戰術結果，卻無好的戰略結果的二月各戰，那時人曾經打算作相似的事，在北攻擊西威爾斯，在喀爾巴阡山攻擊伊凡諾夫，沒有成功。他的頑固變成一種不可戰勝的反抗。當孔刺德站到與登堡一方面的時候，他還是不退讓。

福根海說——東方總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意見的不幸的紛歧，在一九一五年夏季的東方大戰期間，表現得最爲厲害——只能作目的有限的戰事，因爲兵力也有限。如果我把這有限的兵力再分爲二，一半用到北方，一半用到南方，那我就要冒毫無所得的危險。就令情形極其順利，我在南北兩方，都達到了突破的目的，但是兵力有限，無論如何，都不能利用偉大的戰略。因此只有集中兵力的問題。兵力應該集中在中部，以便保持向兩方作戰的自由。集中足使突破有最大的把握。利用突破是以後纔能決定的事。人可以再四突破，或者作別種決定。行動的自由總是保持着。在因爲兵力有限，目的不在殲滅俄人，只在充分地削弱他。最後，福根海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當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企圖消滅俄軍時，福根海只要有有限的戰略目標，用持續地打擊，使俄國在道德方面銷沈，以便使它向中歐列強討個便宜的和約。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只得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選定外悉塞爾河與杜克拉山口中間的奧軍正面做突破地點。由一路德國軍去實行攻擊。準備極端祕密，以便盡量利用攻其不備出其不

8 Dukla Pass 在東塔斯基頓山中，高五〇二公尺。

意的兵法。

作戰指揮隸屬於在特申<sup>4</sup>的奧匈軍高等司令部，該部現在的命令範圍爲華沙南面自布柯維納至皮利卡的全部東線。德國最高統帥部，從西線移到上細勒西亞。

德國東方總司令得到了命令，預先在極北作一次出乎敵人意料以外的突擊，以掩蔽並引導主要攻擊。在東方總司令部方面，當實行這次突擊時，還努力追求一種不會說出的意旨，即創造一種順利的出行陣地，使這次作戰的結果，於或種情形之下，仍可實行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原來計劃的巨大的兩翼運動。

在西方，材料戰的流血時代開始。一種嶄新的戰鬪典型逐漸組成。在二十公里左右寬，深度極微的地方上，進行異常集中和集團的戰事，使土地破裂，一師一師的人粉碎。

4 Teschen

戰前奧國細勒西亞的城市，自一九二〇年起分爲波蘭特申濱俄爾薩河 (Odra) 右岸，捷克特申，濱該河

左岸。

在東方，麻木的冬季過去了，戰事復起，在廣大的區域上作遼遠的運動。它的開端是按照西方模範的一個突破。它的結果，是在逐日不同的新方向中，對着逐日不同的新目標，在極遠的距離上，作其規模之大未曾夢見的一種繼續不斷的戰爭。在一星期內人已經可以說，從波羅的海到羅馬尼亞的整個東線正面，寬約一千五百公里，都在運動。

在西方沒有臨機應變的事，沒有什末作戰韜略了。在那塊的統治者不是戰事思想家，却是算術家，材料供給的事都在他們手裏。在東方，整個戰事都建築在臨機應變與作戰韜略兩個觀念上。在西方，彈痕中那些抵抗巢，用它們的武器控制幾百公尺寬的地方，忍耐之後，戰事便見分曉。在東方，盡是行軍縱隊的成績，它們一面作戰，一面前進，實現指揮者的戰略思想。

同一戰爭，同時有兩個這樣不同的面目，是從來沒有的事。

東方的戰事像一篇活動的戲劇，一幕一幕地在十分不同的舞臺上展開，經過幾月之後，合成一篇整劇。如果智力和心情要記着全劇的大要，必須緊跟着它。至於詳細情形，雖然規模非常宏大，要想仔細加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事。正如戲劇的規則一樣，時而慢走，時而似乎靜立，時而大步前

進，時而任意變更舞臺，時而在某某事件上，十分注意，彷彿癡癡，非要人不喘氣地追着它發展的進度不可。在一切未達到運命所規定的目的以前，沒有停止，沒有時間考慮。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戲劇開幕。

德國勞恩斯泰因的集團軍，以很少的兵力，在極北默麥爾與的爾西特之間，突擊那毫無知覺的俄國部隊，更迅速向北逼近紹倫<sup>5</sup>，於五月七日佔據波羅的海的港口里堡。騎兵巡邏到里加海灣<sup>6</sup>附近和米陶<sup>7</sup>邊界上。

最先，大公還是安靜如常。但到最後，他也覺得危險大了一些。他迅速從他紮在波蘭的中軍裏，抽了一些兵去援救。同時他的目光總是射在鄂索威次和普爾薩斯尼次。他認得他的敵人。他在那

5 Schaulen 立陶宛北部的城名。

6 Rigaischer Meerbusen 在波羅的海的東岸。

7 Mikan 萊多尼亞的城市，濱德利克塞河 (Drise)。

裏期待與登堡攻擊俄國中軍的北面。

德人一面巡察全部庫爾蘭<sup>8</sup>，一面又於五月二日，在泰諾夫與哥爾力擇中間的杜納耶克，對俄人加以主要打擊，俄人毫無料到，也不會準備。

馬肯森元帥統率德國新十一路軍與連接在右邊的奧國第四路軍。他的參謀長是塞克脫<sup>9</sup>上校。軍司令部的砲兵專家是培楞特<sup>10</sup>上校。禁衛軍團由列日攻擊者厄米息統率的第十軍團，由佛朗索阿<sup>11</sup>將軍統率的第二十一預備軍團，一師普魯士兵，一師巴燕軍和奧國的一個軍團，組成戰鬪力又聚集了大批的砲隊。

我們不能像法國人和英國人作好多天的連續速射的浪費。材料不夠。因為不能持久，只得用

8 Kurland 萊多尼亞的四部。

9 Seeckt, Hans v. (1866— ) 後於一九一七年任土耳其軍參謀長；一九二〇——二六，任德軍統帥，組織國防軍；一九三四——三五，在中國任軍事顧問，著作甚多，所著國防軍一書，有本書譯者的譯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0 Borendt

11 François, Herm. v. (1856— ) 曾參與松山之戰與索姆之戰。

強烈去代替。

五月一日的下午開始動作。隊伍安靜而有秩序地走了一夜，那正是星月皎潔，氣候溫和的春宵。五月二日的早晨，集中起來，成功極強大的兵力。一起有四點鐘之久。俄國砲隊沒有聲音。正十點鐘時，步兵開始攻擊。

晚間，俄軍第一道障地完全被佔領了。攻擊者在第二道障地前。五月三日第二道障地陷落。五月四日，馬肯森到了衛斯洛卡河畔。五月五日過衛斯洛卡河。以後俄軍開始退卻。趕來的預備隊伍也捲入潰逃的漩渦中。突破業已成功，開始作戰略的利用。

俄人已經在外悉塞爾河那邊退到波蘭南部。他的縱隊已經從北部喀爾巴阡山口向下奔流。俘虜已經達到十五萬，大砲共計二百尊。

五月九日俄人退到散河後面，向普爾則密斯爾去。德、奧聯軍在這座要塞兩邊作戰，逼近河邊。中部喀爾巴阡山，現在也沒有敵人了。

現在大公醒了。他最後仍表示是個偉大的，難擊破的，不為任何事物所動搖的將軍。他以絕大

的精力，驅逐伊凡諾夫將軍的一路軍，在斯塔尼斯勞<sup>12</sup>和折諾維次之間向奧軍南翼進行，想藉一次狂勇的反攻，轉變散河旁邊的局勢。

普夫蘭折·巴爾丁不能對付這個令人見而失望的進擊。他退讓。照情勢看來，好像運命之神要獎勵大公了。

但是在普夫蘭折·巴爾丁旁邊站着一個敵人，他的隊伍只是等候着攻擊的命令。那便是林根將軍的德國南方軍。大公這個勇敢的策略遇着同樣勇敢的回答。林心根突破俄軍陣地，並且朝北向斯特里<sup>13</sup>突進。俄人不得不退過聶斯德河。林心根不讓他們喘氣。他這樣達到了他的目的。伊凡諾夫將軍應該削弱他在布柯維納的攻擊正面，以便能夠在林心根面前強大些出場。普夫蘭折·巴爾丁又站隱了脚步。南方的危險排除了。

事變不息氣地展開。馬肯森又擔任了作鎚子的角色。當林心根達到聶斯德河線時，德國重砲

12 Stanislau 波蘭城名，在東加里細亞，濱俾斯特利薩河 (Bistrizsa)。

13 Strzy

隊攻破普爾則密斯爾的防禦工事。巴威隊伍都上着刺刀，突擊北方的三個砲臺。

六月三日，要塞落到德國人手裏，俄國人失掉了散河陣地的隅柱。因此，他們在散河線東邊的防禦愈加頑固。同盟軍不得不從新集中攻擊。這需要一些時間。

六月十二日，第十一路軍於連續速射之下，在普爾則密斯爾和惹羅斯老之間，集中攻擊。俄國人於大至急之中，佈置了新的防禦線。他們是這一方面的能手。

馬肯森在四天之內，打開了一條血路，於六月十五日，紮到格羅德克北邊一個建築良好，由生力軍守着的俄國防線之前。

六月十九日的早晨，在這裏施行突破。這是自泰諾夫、哥爾力擇以來的第三次突破。格羅德克的陣地破了。右鄰奧國柏木·厄爾莫理<sup>14</sup>將軍的集團軍——馬威慈將軍的德國培斯基頓軍團亦在其內——在該地之東突入俄軍正面。

六月二十二日，他們辛辛苦苦地掙來的，直到現在的最大結果，落到同盟軍手裏。柏木·厄爾

14 Bühm = Ernoldi (1858) ) 以後復於一九一七年主持對俄的夏季攻擊。

莫理於短戰之後，佔了加里西亞的首府勒謨山。

這時候，林心根已經過了聶斯德河。普夫蘭折·巴爾丁也向東與前進運動取得了連絡。波蘭南部的正面早已向前進了。

自從五月初間以來，幾乎有五十萬俄國人做俘虜。德軍獲得的大砲有一千多尊。被捲入戰鬥的俄軍，都呈現一種可疑的狀態。

因為急須重新改編，尤其是要完全改變作戰的方向與戰場，同盟軍在勒謨山東邊的布格河畔停止對於戰敗者的追擊。在波蘭中部的皮利卡河與羅馬尼亞邊境上的折諾維次中間的俄軍都打敗了。差不多加里西亞的全部和布柯維納都解放了，此外，又掠得波蘭南部的一部分。

第一幕戲完成了。俄軍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傷口。將來要表示他們是否受了致命傷。

一個偉大的戰略和政治的利益已經獲得了。大公看到沒有辦法，只得把他預備攻君士坦丁堡用的在敖得薩的軍隊，調到奧國正面上來。君士坦丁堡的危險還是限於左邊，因為這時候英、法

遠征隊在英國艦隊保護之下，在加里波利<sup>15</sup>半島上站住了脚。德國桑得斯<sup>16</sup>將軍給土耳其人幫忙。德國潛艇在經過直布羅陀<sup>17</sup>與地中海的路上，一直突進到達達尼爾海峽，與英國海軍作戰。這便是德人當時能夠爲土耳其做的一切了。

在他方面，那久已害怕的事竟實現了。意大利人覺得有好處有利益，與協約國聯合起來。奧國只得把它幾近一半的兵力送到南方去。奧國的地勢，在戰略上的頗佔順利，於它有很大的益處。伊孫左河<sup>18</sup>戰役的時代開始。同樣的奧國各軍團，對俄有時沒有效力，對意卻極會作戰，可謂不幸中的出乎意外的大幸。但是增加了德人的一個極大的負擔，因爲他們現在不得不擔任整個東線的

15 Gallipoli 愛琴海中土耳其的半島在達達尼爾海峽西北。

16 Liman von Sanders (1875—1929) 一九一三年君士坦丁堡的德國軍事委員長；一九一五——一六，防禦達達尼爾海峽；一九一八年爲敘利亞的統帥。

17 Gibraltar 地名，西班牙最南端之地角與摩洛哥之休達 (Ceuta) 相對，中爲海峽，通地中海與大西洋。

18 Isonzo 在上意大利。世界大戰中奧軍於此作十一次之防禦戰。

四分之三的兵力。從現在起，繼續作戰的事，差不多完全放在德人肩膀上了。

福根海的戰略，總是按部就班的，他只是緩慢而猶豫地深信直到現在的東方的結果超出了期待，殊有作較大規模的繼續作戰的必要。現在他也是「無限制的繼續作戰」的有力的反對者，仍抱着他目標宜有原限制的原則。他的意見與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不同，他以為他所運用的一步一步的作戰法，卓有成效，固執着那種方法，把東方總司令提出的在北從科甫諾，格羅德諾，在南從勒謨山作個大鉗子包圍俄軍的計劃，冷淡地拒絕了。興登堡向德皇申訴，但是德皇庇護他的參謀總長。

福根海以為對俄國中軍加以直接的打擊，是唯一正當而且有把握的辦法。依托於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之間的俄國中軍，在南方陣線大變動之後，向西突出成一遠大的弓形。如果有人從普爾薩斯尼次，洛木紮向北方側面，從外悉塞爾河與布格河之間陣地向南方側面加以壓迫，那整個波蘭弓形都要崩壞。如果南北兩方的攻擊能夠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sup>19</sup>附近握手的話，或許竟

19 Brest = Litowak

在波蘭首都華沙之東，與華沙伊凡哥洛得成三角形之要塞。

可成功一個坎泥之戰。

在從新配備隊伍的時候，又把命令權作了一個徹底的新分配。爲得容易指揮作戰起見，福根海最先組織了兩個德國集團軍。北方集團軍由直到現在的東方總司令官興登堡大元帥指揮。他的陣線從波羅的海直達伊凡哥洛得區。隸屬在他手下的有涅門河軍——從前的勞恩斯泰因集團軍——第十、第八、第十二路軍和第九路軍與窩易爾士的支軍。南方集團軍由馬肯森大元帥指揮，隸屬於他的爲第十一路軍，由林心根統率的新編布格河軍，和奧國第四路與第一路軍。他們佔有從伊凡哥洛得到勒謨山地方的陣線。八月中間，從興登堡集團軍的右翼，包括第九路軍與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中間的窩易爾士的支軍，組成一個中部集團軍，由巴燕親王雷奧波爾德<sup>20</sup>大元帥指揮。從勒謨山直到羅馬尼亞的邊境，繫着奧國柏木·厄爾莫理的集團軍，即奧國第二路軍，德國南方軍——從前爲林心根，現在爲伯爵波特麥爾<sup>21</sup>將軍——和奧國第七路軍。德國各集團軍

20 Leopold von Bayern

21 Bothmer (1852— ) 巴威邦的元帥。

的戰略指揮，是在上細勒西亞德國最高統帥部手裏。

七月十三日，卡爾維次<sup>22</sup>將軍領着他的隊伍在普爾薩斯尼次的兩邊突破，迅速前進，達到訥勒夫河。大公早已期待德人對他中軍作兩面的攻擊，在這裏用強大的預備軍抵抗。攻擊停頓下來。砲兵應該接着來，以便迫擊防禦工事甚堅的訥勒夫線。

幾天之後馬肯森集團軍在外悉塞爾和布格兩河間攻擊，特別重用的是第十一路軍和布格河軍。最先向盧布林和科爾木迅速前進。但以後發生了和在訥勒夫河畔一種相似的情形。大公盡其力之所及，支撐他在波蘭中軍的側面。

這時候查出來，他再沒有資格作大規模的對抗戰爭了。運命轉變了。他在加里西亞各戰中的損失太大了。如果他不能用攻擊自助，那他就要以同樣的惡辣，同樣的實力和迅速去使用別種的方法。

他在側面頑固防禦的目的，只是要迅速而且完全撤去整個的中軍。當卡爾維次達到訥勒夫

河畔，馬肯森向盧布林和科爾木前進的那一天，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已經着手按照方纔認出的情勢，作極其精密的對抗處置。

波蘭的俄軍正面陷於動搖。華沙和伊凡哥洛得西邊的一切俄國軍團都在退卻。巴威雷奧波爾親王的第九路軍和窩易爾士的支軍，緊追着退卻者。俄人受着重大的損失。一直到了訥勒夫河與外悉塞爾河的後面，纔組成一個新的防禦正面，那正面依托於俄國最強固的各要塞：伊凡哥洛得、華沙、諾窩、喬治耶夫斯克、浦爾吐斯克<sup>23</sup>、羅慘<sup>24</sup>和鄂斯特洛倫卡。

大公的實力又拒絕同盟軍實行一個坎泥之戰。福根海打算從已成情形之中，藉新的臨機應變，得到一種盡量宏大的利益。七月二十七日，窩易爾士的支軍於一次光榮的攻擊中，在伊凡哥洛得北面的窄狹基地上，渡過外悉塞爾河，據着橋頭，抵抗敵人強烈的攻擊。差不多在同時，馬肯森舉行第二次攻擊，在盧布林和科爾木之間向東北打了一個深楔子進去。幾天之前，卡爾維次逼近訥

23 Putusk 在華沙西北，濱訥勒夫河。

24 Rorau 在浦爾吐斯克東北。

勒夫河，在羅慘和浦爾吐斯克之間突破，深入俄軍陣線。馬肯森和卡爾維次都朝着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走。鉗子威脅着。

德軍從南北兩方打穿了，俄國中軍陷於不可救藥的可怕的局勢中，連大公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支配。他隊伍疲乏的程度，比大公的精力大得多。他們完了。大公對於他們的要求太多了。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在這些極爲痛苦的日子裏，只有一個思想。無論如何，他絕不讓人使他遭受三索諾夫與西威爾斯的運命。人雖然可以說他是打敗了，但是人應該鄭重地說。他不顧一切犧牲全部中軍，向他的隊伍提出未之前開的要求，恐惶與潰亂的怪物已經在他們上面翱翔。放棄戰略上的弓形——在北由訥勒夫河，在西由外悉塞爾河，在南由布格河組成的弓形，實在是末日的開始。俄國人再不能在他天然的，因爲法國許多億法郎以人工加強的集中地區中作戰了。普利彼得河<sup>25</sup>畔的沼澤地帶，已經伸着可怕的兩臂，無情地在他們背後威脅着。

25 Pripjat 俄國尼柏河 (Dnjepr) 的右岸支流。

八月五日華沙不戰而陷落。伊凡哥洛得迅速繼陷。它的命運總是同它的華沙大姐相聯接的，在好的時候和不幸的時候都是一樣。

八月二十日，克服安特衛普的柏塞勒，在短時期圍攻之內，略得了諾窩·喬治耶夫斯克，在該城內俘虜了十萬俄國人。

不幸的是這種禍害向北蔓延。訥勒夫河畔有堅強的成效卓著的三個要塞，鄂斯特洛倫卡、洛木紮和鄂索威次，頭兩個已經於八月初間喪失，現在，鄂索威次也於短期攻擊之後陷落。

九月四日涅門軍正南方的角柱格羅德諾陷落，於是那一切正在崩壞中的要塞的環合摧了，這個環在一月之中，犧牲了大公最良好的，最堅固的防禦武器，即他每次進攻必不可少的據點。這時候他各師團的退卻變成了逃竄。每天都留下萬把精疲力竭的俘虜，幾百尊大砲和乘具，無數的材料。最後所以不得不停止的，不是因為敗者的抵抗，卻是因為這種強行軍的過度辛苦，與追擊隊伍爲了彈藥和糧食一天比一天困難的原故。

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是第二幕劇的最後的一項。八月二十六日，它被第九路軍佔領。

俄國的中軍在四星期之內，被人從外悉塞爾河趕到布格河的要塞後面去了。距離有二百五十公里。新陣地從格羅德諾筆直朝南到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然後順着布格河的上流，一直伸入加里西亞，復在加里西亞之東與第一幕所達到的正面——沿着次羅塔·利帕河與聶斯德河直達羅馬尼亞境界——相接觸。

又做了一項巨大的工作。

本劇的第三幕在這時候已經開始了。

這一幕是由同盟國在東方最強大最可怕的敵人的個人悲劇開的端。尼可來·尼可來、貝維維次大公，按照他姪兒俄皇的命令，於九月八日卸下俄軍總司令之職，被任為高加索的俄軍統帥。小俄國要求一個犧牲。這是真正的俄國和俄皇的思想，他恰恰找出這個因為他的實力，幹練和不撓的精力，屢次保持俄軍不受最惡劣命運的人做犧牲。

尼古拉第二<sup>26</sup>自己擔任他軍隊的總司令。小父俄皇親自出馬，一切都應該變好些了。但是這位惶惶無主，優柔寡斷，內心不願作戰，以其帝位的光輝和威嚴作最後手段的人，只是個人影子。發蹤指使的是布魯息羅夫<sup>27</sup>和伊凡諾夫兩位將軍。他們同聖彼得堡的政客們聯合起來，成了最有力的主戰派的首領。他們現在極有意地——正如他們在平時努力戰爭一樣——極冷酷而卑鄙地——正如他們從前驅俄皇下動員令一樣——極無情地的逼着他，要他本國人民從新流血，大事犧牲，去鞏固他那動搖的帝位。

他們過於重視他們的力量和皇帝親率軍隊的暗示效果。他們只知道大公是個不好的將軍，把他們的各師團在正面去攻擊敵人。他們有大公的殘忍和毒辣，但是他們沒有他在戰略方面的

<sup>26</sup> Nikolaus II. (1868—1918) 一八九九年發起海牙和平會議；一九〇五年加冕，頒佈憲法；一九一四年受主戰派影響，下世界大戰的動員令；一九一七年革命前退位；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與其家族在耶喀忒利倫堡 (Jekaterinenburg)

地窖中被槍斃。

<sup>27</sup> Brussilow (1853—1926)

靈敏。

他們最強大的敵人，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在東線上始終一致地安靜地工作。因為福根海的反對，已經兩次奪去了他們要求完全決戰的可能。在加里西亞和波蘭的第一二幕主要作戰的指揮不會受他們的影響。他們看到打了大勝仗，但是他們很痛心，德軍不知不覺地逐漸深入俄境，沒有得到一個異常重要的，把俄國永遠排出敵人之列的勝利。

那時是九月初間。戰事已經延長了四月之久。還有一個半月——秋季將要禁止它的繼續。福根海在七月裏，拒絕了『無限制』地擴張戰事。難道用這種方法不正是陷入無限制的境地嗎？

佔據一個這樣巨大的掠得的地帶，需要巨大的隊伍數量。在華沙設了一個總督府，由柏塞勒主持。已毀鐵路的建造——俄國人用的軌道較寬——大路和橋樑的修復，兵站線的大大延長——一切都需要時間，材料和人力。恰巧這三項因素，都是我們應該節省的。

照着一八一二年的模範<sup>28</sup>，俄國把這塊地方當作沙漠遺棄了。房屋和城市都燒了。牲畜被趕

<sup>28</sup> 是年夏季，拿破崙征俄，法軍的大部分從科甫科向東渡涅門河而去，俄人堅壁清野以待之。

到沼澤和森林裏去，讓它們餓死。居民被逐出他們的故鄉。這些不幸者組成一望無際的縱隊，停滯在作戰的兩造之間，只得由德國政府方面去給養。

當追擊俄軍中堅，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附近，慢慢擱淺時，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又作第三次建議，在這最後的一小時內，使用大鉗子。在今天，這個計劃與第一、二次的面目完全不同。如果在今天，要做這個全部工作，就應該在北方經過度那堡<sup>29</sup>——維爾納向明斯克<sup>30</sup>，在南方經過窩里尼因的三角要塞盧斯克——度普諾——洛甫諾伸張，以便雙方在羅基特諾<sup>31</sup>沼澤後面相會。這是一個範圍異常廣大的作戰。這還可以實行嗎？隊伍還能夠做得這多的事嗎？

出乎意外的事來了。福根海批准這個建議。孔刺德馬上贊成，並答應把奧國隊伍放在南方，實行這個計劃之用。

29 Dunaburg 萊多尼亞東南的要塞，離波蘭不遠。

30 Minsk 蘇維埃共和國白俄羅斯的首府，與波蘭接壤。

31 Rokitno-Sumpfe 在波蘭與俄國交界的波勒斯耶 (Polesje) 地方，普利彼得河流域。

這個巨大的兩翼作戰，在五月裏作第一次是否可行，七月裏作第二次，以後在九月作第三次，是否還可以實行，是不用作無益的爭論的。事實是，在九月裏比七月裏難，七月裏比五月裏難。此外，事實上，九月裏在開始以前已經撤去了強有力的軍隊，因為馬肯森的集團軍解散了。馬肯森自己帶着第十一路軍到塞爾維亞的正面上去，以便實現福根海的計劃。這路軍帶了許多良好師團去。其他各師應該送到西方去，法國人和英國人正在阿爾托阿和香賓着手他們巨大的材料兩面戰爭。

自從大劇開始以來，興登堡和魯登多夫未嘗須臾疏忽最上部的北方。他們常是打算，要保持並改良以後實行他們巨大的兩翼作戰的可能。抱着這種意見，他們已於四月底和五月初用勞恩斯泰因的支隊，佔據了半個庫爾蘭，直達汝道<sup>32</sup>——紹倫<sup>33</sup>——科甫諾線。以後又把該支隊擴大為涅門河軍，由柏羅將軍統率。

32 Windan

萊多尼亞西北港埠，濱汝道河入波羅的海之處。

33 Schaulen (Siauliai)

立陶宛北部城名。

當本劇第二幕在波蘭中部扮演時，興登堡在北方作了一個新的處置。除開最高統帥部所預備的外，他沒有另外要求一個兵，一尊砲，於八月初間用第十路軍去攻擊洛甫諾的外堡。

涅門河軍早已從他們在五月裏所達到的陣線上，去作新的突擊了。柏羅渡過杜必薩河<sup>34</sup>，略取紹倫，同時朝北對里加，朝東對度那堡前進。當第十路軍於八月十八日克服科甫諾要塞時，涅門河軍把它的北翼作成半圓環繞里加，佔領米陶。它的右翼紮在從科甫諾到度那堡的半路上，在那裏與第十路軍取得聯絡。

從這個配備裏，開始本劇的第三幕即最後的一幕。

南北兩個突擊軍團，差不多同時運動。

所爾茲將軍的第八路軍和卡維爾次將軍的第十二路軍從格羅德諾區向東北突擊。愛喜和倫將軍的第十路軍與柏羅將軍的涅門河軍從科甫諾區與其北部開來。他們的突擊方向是朝東

和東南。這四路軍組成北方突擊軍團，最先包圍維爾納，然後向明斯克前進。

九月十九日維爾納在數度劇戰之後陷落。軍隊繼續前進，不可遏抑，於九月底達到頗斯塔尉<sup>35</sup>——斯摩爾良<sup>36</sup>線。第十路繼續向北突出，達到度那堡前面。新正面沿度那河<sup>37</sup>而下，經過雅各城<sup>38</sup>和腓特烈城<sup>39</sup>，直達米陶，並在里加西邊與海相連。德國戰船控制着里加海灣。俄國人作防衛聖彼得堡的準備，他們以為一個德國陸戰隊可以使他們的首都受危險。

在南方，情勢的發展開始時也順利。孔刺德的冒險精神，不只是一要與軍參與打通窩里尼因三角要塞的攻擊。他要全部正面，從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南邊的科威爾起，經過勒謨山東的布格

35 Postawy 波蘭北部鎮名，在維爾納東北。

36 Smoleńsk 波蘭北部鎮名，在維爾納東南。

37 Dvina 發源於俄國西部瓦爾戴連岡 (Waldaihöhen)，流過俄國及萊多尼亞，入於里加灣。

38 Jakobstadt 在萊多尼亞度那河左岸。

39 Friedrichstadt 同上。

河線，沿次羅塔·利帕河及聶斯德河直到折諾維次，一齊運動。從北到南的隊伍，爲奧國第四、一二路軍，波特麥爾將軍統率的德國南方軍和奧國的第七路軍（普夫蘭折·巴爾丁）他們伸張一個二百五十公里寬的正面。

八月三十一日，浦哈諾<sup>40</sup>取了窩里尼因三角向西突出的盧斯克要塞。九月八日又略取了南方的柱子度普諾，奧人繼續向洛甫諾突擊，慢慢地從連絡整個三角爲唯一防禦系統的強固的各野戰築壘中打過去。南方波特麥爾和普夫蘭折·巴爾丁的兩路軍，前進到塞勒特河畔。

正如戲劇在快完結之前，那些反對團圓的人物還抬一次頭，抱着要推翻直到現在一切情勢的意思，令人感受威脅一樣，這裏亦然。在這次作戰中，俄國部隊最後一次大反攻的時候來到了。至於它能夠採用一種如此危險的規模，足以明白表示奧軍雖有本年的大勝，但其衰弱進展到如何程度，殊足令人痛心。

一九一五年東方這部大戲的最後一幕，已經預告將來還有一部更大的戲，要在同一舞臺上

開始，極爲不祥。一九一五年九月妨礙這次全部作戰最後勝利的俄人對奧軍的攻勢，只是一九一六年布魯息羅夫攻勢的預兆，那攻勢與西方索姆河畔的攻勢有關係，引起了一個痛苦的，在今天也可以說是戰事的重要的轉變。

伊凡諾夫將軍從俄國內搜集了可以抓得到的一切新兵，輜重隊，兵備營，補充部隊和騎兵。他把這些武裝惡劣，沒有任何戰鬥情緒，在下意識中覺得不如人的各師團拿去對付奧國人。攻擊應同法國人和英國人在阿爾托阿和香賓的努力同時發動。協約國又以爲能夠給俄國戲劇一種別樣的轉變。瑪倫河畔奇蹟的回憶浮上他們的心頭。一九一五年的一切事變，夠使協約各國的痛心，應該用一次唯一的打擊去加以修改並且取消。

由興登堡和魯登多夫領導的北方突擊部隊，按照秩序紮在維爾納和明斯克之間。在南方，奧國人的前進停頓了，伊凡諾夫的對抗行動已經宣佈了。

在這個時期中俄國中軍逐漸崩潰。巴燕雷奧波爾德集團軍的隊伍達到巴拉諾威池<sup>41</sup>——

41 Baranowischki 波蘭西部鐵路交叉點，在白羅俄斯首府明斯克西南。

平斯克<sup>42</sup>線。俄國人的背部緊靠着可怕的羅基特諾沼澤。布魯息羅夫把大公在八月裏在華沙弓形中所應用的藥方，如法泡製。無論如何都要退卻，不顧損失，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包圍。

伊凡諾夫現在可以開始他的行動。

九月底新運來的俄國各師團達到塞勒特河畔的奧軍南翼。普夫蘭折·巴爾丁從塞勒特河向聶斯德河及次羅塔·利帕河退卻。他受着意外的重大損失，等於幾師的潰散。但是德國的南方軍仍保持着原有地位。波特麥爾撥出強大的兵力給他的右鄰，他們纔能阻止俄軍在次羅塔·利帕河與塞勒特河間的突擊。十月初間，德軍舉行反攻，迅速地又把正面移到塞勒特河畔。在那裏僵化爲陣地戰。

伊凡諾夫馬上又向北去對窩里尼因三角的柏木·厄爾莫里軍和浦哈諾軍作他的演習。他小心謹慎地總是搜索爲奧國佔領的正面地區。形勢與前相同。奧軍受着異常重大的損失，被虜人數甚多，於是退卻。發生了一個深刻的凹入。

42 Pinsk

波蘭彼那河 (Pina) 畔的縣治，在巴拉諾威次南。

但是北鄰林心根將軍統率的德國布格河軍卻同南方軍所作的完全一樣。他向南方旋回，撥了一些部隊給浦哈諾，又恢復了均勢。度普諾仍在俄國人手裏，盧斯克在德國人手裏。十月底，這塊的正面也僵化爲陣地戰。

伊凡諾夫整頓精神，又作一次最後的突擊。林心根馬上去對付他，奪去了他一切局部的獲得。於是伊凡諾夫的力量也完了。以後數度的攻擊只是臨死時的掙扎而已。

第三幕即最後的一幕也完了。

這次大戰的結果，對於俄國人是十二分厲害的。他們在半年中犧牲了三百萬人。兩百萬人死了，一百萬人做了俘虜。失去的大砲無數，大約總有好幾萬。這便是俄軍在一九一四年動員之後，所有的那多人和那多砲。

庫爾蘭、立陶宛和波蘭都落到德國人手裏。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都解放了。十六座要塞——即俄國對德奧所有的一切要塞，唯度普諾與洛甫諾爲例外——都陷落了。這樣一個受了極度損

失的軍隊，以後怎樣還能夠舉行一個巨大的動作，是令人夢想不到的事。

因為福根海的催促，德國政府在聖彼得堡暗示，說德國願意同俄皇締結一個名譽的和約。最高統帥部知道，同俄國締結了和會，該有如何重大的關係。因為德國軍隊和德國人民的任務，雖然有這些光榮燦爛的勝利，仍開始擴大到無限制的地步。

俄皇沒有明白運命的這個最後的好意。他左右玩弄他的人，逼着他拚命，這般人知道，如果他們現在結束戰事，就令有個良好的和約，那他們的地位就要失掉了。

俄國政府拒絕。法英兩國高唱凱旋。德國和俄國失掉了運命之神供給它們的一個未曾預料的好機會。這個機會喪失的代價，是俄皇的地位與生命。對於德國的代價，不獨失去了這次大戰的結果，而且已經隱伏了——如果我們回頭想想——失敗的萌芽。這種失敗把當時在聖彼得堡妨礙締結和平的人們也扯到漩渦裏去，是天公地道的事。運命把他們掃除了，凡是沒有在他們本國人槍彈和斧頭之下做犧牲的人都流亡到他邦異國去了。

因此，一九一五年的大戲，只成了一本更大的戲的序幕。由軍隊的戲發展成功人民的戲。

## 第十二章 伊孫左河，達達尼爾海峽，塞爾維亞

一九一五年的戰事，有三項因素做特徵。第一個是西方開始防禦戰的時代，這時代已經指出這個觀念在以後兩年有很大的升騰。第二個是東方的大戰，這戰役雖然有不斷連串的勝利而且得到了最大的占領地，但是仍不會徹底把俄國排出我們敵人隊伍之外。第三個是南方和東南方的各戰地的增加與擴大，蔓延到意大利，到塞爾維亞——希臘和土耳其全境。

這三件事在兩點上有一個共同特徵。第一，它們表示我們敵人要用盡一切力量繼續作戰，再把戰地盡量擴大的意志。第二，它們表示德國必須擔任一天比一天大的任務。我們的同盟國是一個可歡迎的和不可缺的助力，同時也是我們的一個重大負擔。因為顧念它們，不得不把我們的兵力繼續大大地分散，轉移那唯一的重要目標。那目標是擊破三個大敵人，東方的俄國人，西方的法國人和英國人。

從一九一五年起，到戰事結局爲止，我們可以容易追求這二重原則的大賽跑——一面是協約各國的滅敵意志，一面逼着德國分裂。它的升騰最後變成一種惡運，人的勇敢和一切材料力量的緊張，都不能抵抗那惡運的鉄面無情。在一九一五年內，已經產生了三年後災禍從那塊開始的一些戰地，雖然我們做了若干前無古人的事業。

意大利參戰的前史對於它是永遠可恥的一章。達到它的政治目的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意大利從前曾與德奧締結三國同盟，那同盟是防衛性質。對於有戰事時的軍事協定，原來規定德國在亞爾薩斯的正面，做幾個意大利軍團的陣地。

意大利政府利用純粹表面的事實——德奧爲最先正式宣戰的國度——馬上在柏林宣言，說同盟條約已不適用。在戰事爆發時，它的的確確說守中立。這是第一個步驟。於是法國放心大膽地把它繫在意大利邊境的各軍團，調到西方戰地來。英國在地中海方面的一切顧慮都解除了。不久就來第二個步驟。意大利對於它的中立要報酬。戰事愈延長，中歐列強的形勢愈緊張，它

討的價錢也就愈大。德國派它的前任首相畢羅<sup>1</sup>公爵到羅馬去，因為公爵在意大利負有偉大的聲望。他的任務是辦那項形勢逼迫我們不得不做的痛心交易。意大利的價錢又提高了。

第三步是暗中與英法接洽。羅馬當局開始找他做商人的利益，因為他的貨物雙方都要。但西歐列強不止是要他中立，而且還要他參戰。因此，他們答應滿足他一切政治上的希望，並且暫時在書面上，把直到布楞納<sup>2</sup>的提羅爾<sup>3</sup>、伊斯特利阿<sup>4</sup>和達爾馬西亞<sup>5</sup>，在阿爾巴尼亞<sup>6</sup>的支配勢力和他所希望的掠得的土耳其的一部分，都交給他。他們樂得做順水人情，因為這些都是同他們交戰的各國的地方。如果協約國要意大利與從前的同盟國背約，並去作那種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1 Bernh. v. Bürow (1849—1929) 於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為德國首相。

2 Brenner 提羅爾的山口，高一三七〇公尺，為一九一九年以來奧意界限。

3 Tirol 奧國的西部，北界巴燕，南界意大利。南提羅爾現屬意。

4 Istrien 亞得利亞海北邊的半島，戰前屬奧，戰後屬意。

5 Dalmatien 亞得利亞海東岸巨哥斯拉夫屬地。

6 Albanien 國名，濱亞得利亞海，與巨哥斯拉夫、希臘接界。

的戰爭，那它們所出的價錢自然是很明白很巨大很誘人的。

只要同盟國所能容許的事，畢羅都答應了。維也納政府在德國壓迫之下，聲明願意滿足意大利十分之九以上的希望。

這件事對於羅馬，只是得了一個再提高它的要求的機會。奧國人切齒痛恨。但是無濟於事，我們不得不想各種各樣的法子，避免戰事的繼續擴張。維也納也願意放棄的里雅斯德<sup>7</sup>。

但是意大利想到，用這種方式達到它政治上的目的，如果中歐列強戰勝了，或許有不舒適的結果。它覺得要把它勢力的重心完全放到毀滅中歐列強的方面，要比較隱當些。當維也納和柏林的交涉，表面上還在繼續進行時，羅馬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同巴黎和倫敦，締結了一個秘密協定，意大利須於四星期之內參戰。

來了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變。五月二日，俄國在泰諾夫和哥爾力擇的正面被突破了。一種未之前聞的德、奧聯軍的勝利事件正在開始。俄國人的損失數目極為可怕，不久就增加到人想從

意大利得到的全部人數。正如一塊脆布一樣，俄國正面繼續朝南朝北裂開。在西方五月九日有拉巴塞和阿拉斯間的戰事。英、法各師團雖然費了很大的辛苦和犧牲，不曾越過幾座被擊碎了的村莊。

羅馬開始嚇呆了。但是來不及了。協約國要求遵守那個協定。它們不要受人家的騙。爲攻達達尼爾海峽而用的一個英國艦隊和法國全部艦隊都在地中海。意大利的海岸伸展在它們面前，面積既甚廣遠，而且又沒有絲毫的保障。

所以意大利只得採取最後的步驟。它在祕約規定時期四星期的最後一天，向它的同盟國與地利宣戰。它暫時避免對德國做這同樣事件。因爲就令它十分願意作戰，也找不着絲毫藉口的理由。但是在新正面頭幾陣射擊落下之後，意大利人也遇着一個與奧國人比肩並立的德國師團。新正面的最大部分，都不適宜於意大利的攻擊行動。提羅爾的阿爾卑斯山是在北方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天然的防護壁壘。唯一的希望是伊孫左河岸邊閣爾茲的左右。

卡多爾那<sup>9</sup>將軍帶着他的各師團一步一步地向這個地區前進。他的躊躇，給了奧國人佈置的時間。孔刺德從前在關爾茲只留下了薄弱的警備部隊。他的意思走到山脈附近，以便在那裏抵抗。在對俄戰役未了結以前，人只得取防禦步驟。

意軍沒有達到警備區，奧人甚爲驚訝。現在孔刺德纔決定前進，大約在直到現在的警備線上從事抵抗。

伊孫左河各戰的次序開始。幾年中共有十二次。意大利人血流成河，只得了些不關重要的地方。

兩年之後，只有一路德國軍，協同奧國幾師人，就把意大利的隊伍從阿爾卑斯山坡上掃下去了。各師在極度紛亂之中，湧過威尼西亞<sup>10</sup>平原，逃到皮阿味河<sup>11</sup>之後。

9 Cadorna

10 Venetien 意大利東北部的地方。

11 Piave 在意大利北部，流入亞得利亞海。

對德戰事在意大利從沒有得到普通人民的歡喜。直到德奧聯軍前進到皮阿味河畔，意國政府纔指出祖國的危急，在人民中創造一種對德作戰的情緒。

土耳其雖因兩次戰爭而衰弱，雖因內部行政怠忽而受損失，但是它知道它與德奧有共存共亡的關係。俄英兩國只是等着屠殺這個「博斯普魯斯海峽旁邊的病夫」。俄國要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在平時已經同協約國成立了協定。英國保有那最有企求價值的兩塊肥肉巴勒士丁<sup>12</sup>和美索不達迷亞<sup>13</sup>。法國是敘利亞<sup>14</sup>的所有者。總而言之，我們只要把戰後的地圖一看，便可認得協約國對土耳其作戰有什末目的了。

直到一九一五年十月，土耳其的作戰都是靠着它自己。我們沒有方法，給它以規模較大的援

12 Palästina

地名，在亞洲西部地中海東南岸，敘利亞之南。現由英代管。

13 Mesopotamien

在土耳其南，波斯西，現名伊拉克王國，實為英國之附庸。

14 Syrien

在土耳其之南，地中海之東，伊拉克之西，現由法代管。

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以及當時尚守中立的保加利亞，阻着陸路，英法艦隊阻着海路。由桑得斯將軍指揮，平時業已紮在土耳其的德國軍事委員和戰事開始時逃到達達尼爾海峽的兩隻德國巡洋艦「哥本」號<sup>15</sup>與「布里斯勞」號，便是唯一無二的直接輔助方法。以後有潛水艇來，因為它們繞過直布羅陀的冒險航行成功了。

土耳其人在高加索<sup>16</sup>對俄人，在美索不達迷亞對英人，在蘇彝士運河對英人與英人的援兵，勇敢地作戰。他們的後方聯絡，全靠陸路，狀況甚為不良，使他們難於作事，故在高加索遭受了嚴重的失敗。

但是直到協約國準備直接進攻君士坦丁堡時，土耳其的情勢纔變成極度嚴重。協約國的意思要用武力打開到俄國去的道路，德國的意思是無論如何要在陸路上幫助土耳其。當德國還未能着手這項事件以前，英國早已去開始工作了。一九一四—一五年的冬季，已經有一個強大的英法

15 Goeben

16 Kaukasus

山名，在歐亞交界，黑海與裏海之間。

遠征隊聚集在埃及。爲要從兩面進攻起見，俄國人準備了一路軍在敖得薩。

一個流血的序幕。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英、法兩國派了一個強大的艦隊向達達尼爾海峽進攻，以使用力打開海峽。五十隻裝甲鐵艦來到在德國人指導下建造的土耳其海岸砲臺之前。三百架重的，約一千架中等的海軍砲，開始作極猛烈的射擊。海岸砲臺不得不極力節省它的彈藥。土耳其沒有可用的彈藥製造廠。德國潛水艇來參戰。敵方艦隊陷於水雷區域，受着重大的損失。晚間，它們開始退卻，有一打船已經被擊沉了。它們在希臘稜諾斯島和忒內多斯島<sup>17</sup>附近尋找安全的埋伏所。

然後扮演正戲。

協約從英國、印度、澳洲調了五師人，從法國和它的殖民地調了三師人，都由埃及輸送到忒內多斯島和稜諾斯島去。這兩座島是中立國希臘的地方，但是不要緊。爲這次戰役用的材料堆積如山，不計其數。

17 Lemnos und Tenedos

均在達達尼爾海峽之西。

一九一五年耶穌復活節的那一天，四月二十、二十五日，英法艦隊離開它們的隱蔽所，配備在土耳其的海岸砲臺前，從薩羅斯灣<sup>18</sup>直到忒內多斯島。艦隊又開始射擊。許多小時之後，密集在戰艦上的大艇與小艇，都從戰艦上放下來，想在戰艦砲火掩護之下登陸。

他們預備登陸的地點有八個。有三個地方成了功。土耳其人分配得太單薄，又因砲火受着重  
大損失。重新整頓需要時間。不久查出來，法國人在亞細亞岸上庫姆·卡勒<sup>19</sup>附近，英國人在對過  
加里波利的南端赫勒斯灣<sup>20</sup>和該地北面阿利·部爾努<sup>21</sup>都有了根據地。

當統率土耳其軍的桑得斯將軍認識了這些登陸地點以後，他就用他保留着的預備隊去作戰。土軍謹遵古代土耳其的遺風，向各種民族混合的陸戰隊襲擊。於是發生極爲恐怖的狂戰。土耳

18 Golf von Saros 在達達尼爾海峽之北。

19 Kum Kale

20 Kap Helles

21 Ari Burnu

其人用刺刀和佩劍作戰的本領，比用槍砲作戰的本領大。

英國人運來新兵。土耳其人調援兵來。如果沒有敵人的海軍砲隊，如果土軍不受彈藥缺少的禍災，那掃清沿岸敵人，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攻擊者不能越過他砲火範圍的一步。

三天血戰之後，在亞細亞岸上的法國人都被趕回艦上，艦隊在古代廢墟特羅亞<sup>22</sup>之下，英國人被迫緊背着水，幾乎不能動彈。

防禦的組織越過越好。攻擊者大傷元氣。他們原來用八師人，以後逐漸用到二十師人。七月間，英國人還繼續向北登陸一次。但是他們在那塊也不會脫離狹窄的桎梏。

德國潛艇逐漸增加。海軍上尉赫爾星統率的U二十一號，炸毀了兩隻英國裝甲戰船。

這項戰事對於英國，從第一天起就是一項有損失的事件。當德國經過塞爾維亞，以武力打通到君士坦丁堡的陸路後，變成了重大的不幸。

22 Troja 早期史上的城市，在小亞細亞西北希臘英雄傳說中有特羅亞之戰（荷馬的伊利亞特）。其廢墟為史里曼（Schliemann）所發掘。

那不幸於耶穌復活節開始。聖誕節的前三天，英國人在夜霧之下，裝載他隊伍的最大部分上船。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續載其餘的部分。二十萬人逐漸繼續登陸。損失的有十五萬人。一打裝甲戰船蓋着海峽前面的海底。君士坦丁堡脫離了一切危險。英國在東方的聲望，受了一種劇烈的損失。

加里波利的企圖與塞爾維亞戰役同時告終，塞爾維亞戰役，是由德、奧和保加利亞聯軍，在一個半月之內，所謂把錶拿在手裏舉行的。

在開戰的頭幾個月裏，奧國人在塞爾維亞的陣地上，喫了一次大敗仗，自是以來，沿薩夫河<sup>23</sup>與多瑙河，都很平靜。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各羅因為兩次巴爾幹戰爭都衰弱了，只能牽制強大的奧軍。直到土耳其參戰時，但尤其是一九一五年春季君士坦丁堡從南北兩方受着恫嚇危險，才使中歐列強明白，塞爾維亞是它們與同盟國土耳其直接聯絡的障礙。

東方的大戰役總是妨礙這種計劃的實行。但是福根海和孔刺德不會有一天忘記它。最後到了晚秋，似乎可以見諸實行。遂因保加利亞的願意參戰而決定。

一九一五年九月底，奧國第三路軍和德國第十一路軍，在匈牙利南部集合，對着柏爾格刺德。奧軍在柏爾格刺德的右邊，沿着薩夫河紮着，德軍在它左邊，沿多瑙河紮着。保加利亞的第一路軍在所非亞<sup>24</sup>的西北塞爾維亞的境界上。保軍第二路集合在所非亞的西南叩斯頓提爾<sup>25</sup>區域內，以便直接幫助北方的同盟國，共同作戰。第三路奧軍，第十一路德軍和第一路保軍，概歸馬肯森大元帥指揮。

與他們對抗的有四十萬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各羅人。他們都是有作戰經驗的人，而且休息了許久。他們在適於防禦的山地作戰，保衛他們的鄉土。薩夫和多瑙的寬廣河身，臥在他們的槍前做掩護。

24 Sofia 保加利亞的首都，在威多士山 (Witosch) 北麓。

25 Kistendil 保加利亞西境城名。

十月六日砲火向河那邊轟射。夜裏下了雨。薄霧臥在水上。天方黎明時，有幾百鐵舟離開北岸，裝滿負着重擔的步兵。工兵把造橋材料放到岸邊。野戰砲隊駕着裝束齊備的馬。騎兵都扶着他的馬。在北岸的人屏聲息氣地等候南岸的發展。

最先什麼都不會聽見。最後塞爾維亞的砲噓噓地響，因為自己砲隊的喧囂幾乎聽不見。不久也有稀薄的機關鎗聲。

等到人知道詳細情形時，一小時過去了。佔據了南岸一帶窄狹地方，是件幸事。但是塞爾維亞人抵抗極為頑強。在許多地方發生了激烈的刺刀戰。

將近正午，形勢漸漸明瞭。插在奧國第三路軍中間的德國隊伍，在柏爾格刺德西南薩夫河中兩個齊戈內爾島<sup>26</sup>上佔着了根據地。他們左邊有奧國頭幾個部隊紮在多瑙河南岸柏爾格刺德內城的緊下面。德國第十一路軍在塞門德利阿<sup>27</sup>附近和沿多瑙而下的其他兩個地方，強行渡河。

26 Zigeuner

分大小二島，大者在南，小者在北。

27 Semendria

多瑙河畔巨哥斯拉夫的要塞，在柏爾格刺德東南。

在敵人岸上到處都有薄弱的步兵。他們有被塞爾維亞人趕到水中且被消滅的危險。

人們一心等着夜的來到。以後一營一營地過河。

十月八日拂曉時，德國步隊到處突擊。塞軍只得離開防禦甚為堅固的河岸。晚間，德軍已經向前得了很多空地，可以開始運砲隊過河了。

十月九日柏爾格刺德陷落。德奧兩國的旗幟，一齊在內城上招展。

以後的一切戰鬪都異常激烈。同盟軍已經陷入重山裂谷之中，敵人是在那塊防禦的能手。幾年功夫準備的陣地，一道一道地臥着。

他們慢慢地達到了一條戰線，那戰線在多瑙薩夫兩河南邊約十公里的山地上。塞軍又在那裏站着了。人們應該陸續克服七個造好了的陣地。

人們不得不作一個正式的突破，砲隊準備需要時間。十月中旬舉行攻擊。現在人們迅速而不停留地達到克拉古耶發茲<sup>28</sup>的高地。

28 Kragujevac 巨哥斯拉夫的城市。

保加利亞的第一路軍也終於準備前進，幾乎遲了一整星期。保加利亞人抱着激烈的復仇心情，向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攻擊他們背部，騙去他們一切獲得的兄弟撲去。

當十一月二日爲塞爾維亞所焚燒的克拉古耶發茲落到同盟軍手中時，保加利亞人在寬廣的正面上達到尼斯<sup>29</sup>左右的摩拉發河<sup>30</sup>。戰役已經決定了。

在叩斯頓提爾附近的保加利亞第二路軍有兩重任務。它應該對着羽斯屈布<sup>31</sup>附近的瓦達河<sup>32</sup>前進，使在北方被擊敗的塞爾維亞人把路線向南移。同時它應該防止那已於十月初間在薩洛尼亞<sup>33</sup>登陸的英法聯軍，越過希臘國境來幫助塞爾維亞。這兩項任務都辦成功了。

北方各路軍隊追趕飛跑的塞爾維亞人，經過冰天雪地，深山窮谷，辛苦得說不出。敵人受着三

29 Nisch 巨哥斯拉夫東境城名，濱尼沙瓦河 (Nischava)。

30 Morawa 巨哥斯拉夫境內多瑙河右岸支流。

31 Ťsküb, Skoplje 巨哥斯拉夫南方的城市。

32 Wardar 自巨哥南部流經馬其頓入於薩洛尼亞海。

33 Saloniki 希臘薩洛尼亞海上的港口，世界大戰中爲協約國根據地。

面的壓迫，他們自己向路徑稀少的地方去，越集越密，沒有充分自由運動的地方了。馬肯森馬上決定，從正面抽出幾師團人來。他們先到匈牙利，於短期休息之後，被送到西方去。

塞爾維亞的軍隊開始完全崩潰。他們逃得很蠢，留下了很多的材料。

他們這樣達到普里斯提那<sup>34</sup>附近的阿姆塞爾腓爾德<sup>35</sup>。準備抵抗的最後試驗，在萌芽時期已經被斬絕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消滅了的軍隊的殘部，逃到亞爾巴尼亞的山中。大約有五萬人逐漸集聚到都拉索<sup>36</sup>，以後由意大利的船運到可府島<sup>37</sup>。

為雪所遮蔽的阿姆塞爾腓爾德充滿了餓死和凍死的兵馬。各種輜重屯積所和砲兵陣地都荒涼地排着。塞爾維亞人被俘的有十五萬人，死傷的有十萬人。殘部同他們的老王在國外。全國都

34 Pristina 巨哥斯拉夫的鎮市。

35 Amselfeld 地名，在普里斯提那南。

36 Durazzo 亞爾巴尼亞的著名輸出口，濱亞得里亞海。

37 Korfu 在希臘西岸前，為伊奧尼亞羣島 (Ionische Inseln) 中最北的島。

在勝利者的手中，沒有例外。這一切都是一個半月內的事。

塞拉熱窩的暗殺，得到了一個可怕的代價。

法國人和英國人怎樣來到中立國希臘的港口薩洛尼亞呢？

英國參戰是要懲罰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的，所以這是大戰中英國破壞中立史上的特殊的一章。希臘內閣總理威尼則洛斯<sup>38</sup>，有意同他憲法上的元首國王君士坦丁<sup>39</sup>作對，自由行動，與英、法兩國締結一道密約，允許兩國軍隊在薩洛尼亞登陸。這是外交史上的一項新事件。

還有第二項新事件——協約國把這個純粹私人，而且很特殊的協定，當做條約公佈，不願希臘的抗議，令軍隊實行登陸。

威尼則洛斯被他的國王免職，希臘聲明它的中立。英、法暗示希臘，如果它採取抵抗壓迫它領

38 Venizelos (1864 — ) 一九一〇——一五，一九一七——二〇，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三三，數度為內閣總理。

39 Konstantin (1868—1923) 在位時期為一九一三——一七。

士的手續，就把它當作敵人看待。國王君士坦丁在它們壓迫之下，只得解散動員。協約國在薩洛尼亞的軍隊，由五萬人迅速地增加到二十萬人。

保加利亞的第二路軍，從叩斯頓提爾區域向羽斯屈布進攻，阻止了從薩洛尼亞越過希臘邊界，向塞爾維亞境內去的協約隊伍，不能按照計劃，收編失敗的塞軍。因為保加利亞人不用在北方去肅清塞軍，於是向南旋回，十一月底在普利勒普<sup>40</sup>——斯特盧米卡<sup>41</sup>線上遇着薩拉意<sup>42</sup>將軍統率的英法聯軍。

薩拉意率軍應戰，被擊敗了，只得沿着瓦達河向希臘境界上撤退。這時同盟國的北方各路軍，已經在阿姆塞爾腓爾德肅清了塞軍。馬肯森調了強大的部隊到新成立的馬其頓<sup>43</sup>正面上來。一

40 Prilep 巨哥斯拉夫的城名，在南塞爾維亞。

41 Strumica 同上，在土地東，離希臘和羅馬尼亞不遠。

42 Sarraïl (1866—1920) 法國將軍，爲薩洛尼亞之英法聯軍司令；一九二四年在敘利亞砲轟大馬色。

43 Macedonia 巴爾幹半島上的地名，一部在巨哥斯拉夫境內，一部在羅馬尼亞境內，大部爲希臘北方地帶。

101279747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 柒月廿叁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07497





國家圖書館



002407497



普